

陳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羊之民
始有完衣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戚密學

戚密學倫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撰虛訟公
至以術漸摩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其箠挺絙索比他
邑數倍民已悚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
風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誦以申規警立限曰諷誦半
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
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
出虛兼實枷鎖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徃徃有
本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祀其先櫛沐蟻虱
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違者

許仲宣

許仲宣青社人三爲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曠征江南軍中之頃當不備之際曹武惠公固欲試之凡所索則隨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曰未夕運鍾宣不食耶旣膳無器可乎預科陶器數十萬夜半爨成食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率類此征交州爲廣西漕士死於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與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於廣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又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乞內附遣使修貢仲宣上表待罪 太宗褒詔大嘉之 並玉壺清話

陳從信

太宗居晉邸知客押衙陳從信者心計精敏掌宮帑輪指節以代運籌絲忽無差開寶初有司秋奏倉儲止盡明年二月太宗因語之從信曰但令起程即計往復日數以糧券併支可以責其必歸之限運至陳留即預關主司戒運徒先候於倉無淹留之弊每運可減二十日楚泗至京舊限八十日一歲止三運每運出淹留虛程二十日歲自可漕一運太宗以白太祖遂立爲永制一歲晉邸歲終籌攢年費何啻數百萬計惟失五百金屢籌不出一蒼頭偶記之晉王一日登府樓遙觀尋種者賞歎精捷令某府庫取金五百與之時從信不在後失告之

承昭

太祖欲開惠民五丈二河以便運載吏督治有承昭

者江南人諳水利使董其役承昭宣以絙都量河勢
長短計其廣深次量鍤之闊狹以鍤累尺以尺累丈
定一夫自早達暮合運若干鍤計鑿若干土總其都
數合用若干夫以目奏上 太祖嘆曰不如所料當
斬於河至訖役止衍九夫上嘉之又令督諸軍子弟
濬池於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後以防禦使從征太原
晉人嬰城堅拒遂議攻討以革內壯士蒙之爲洞而
入雖力攻不陷師已老 上深憫之且將視其洞携
藥劑菓餌慰撫士卒時李漢瓊爲攻城總管挽御衣
以諫曰孤壘之危何啻累卵矢石如雨 陛下宜以
社稷自重遂罷其幸止行頒賚而已既不克又欲增
兵承昭奏曰 陛下有不語兵千餘在左右胡不用
之 上不寤承昭以馬策指汾

太祖遂曉大笑曰從何取土承昭乞紉布囊括土投上流以塞之不設板築可成巨防用其策投土將半水起一尋城中危蹙會大暑復晉人間道求契丹援兵適至遂議班師

魏侍郎

魏侍郎權初知廣州忽子城一角頽執得一古塼塼面範四大字云委於鬼工蓋合而成魏也感其事大築子城纔罷詔還除仲待制簡代之未幾儂智高寇廣其城一擊而摧獨子城堅完民逃於中獲生者甚衆賊退帥謫筠州朝廷以公有前知之備加諫議再知廣二年召還公築城之効自論久不報有感懷詩曰羸羸霜髮一衰翁蹤跡年來類斷蓬萬里遠歸雙闕下一身閑在衆人中螭頭賜對恩雖厚雉堞論功

事已空淮上有山歸未得獨揮清涕向春風文潞公
采詩進呈加龍圖閣尹京魏詩甚精處五羊書事曰
誰言嶺外無霜雪何事秋來亦滿頭

錢若水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胷臆決事不
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已而果朝
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
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
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
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弃屍水中遂失其
屍或爲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
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
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聽事諾之曰若受

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熟觀其獄詞邪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恠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趣詣若水聽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貲以飯僧爲若水析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其

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

周諫議

周諫議湛善射弩十發十中的隔屋射亦然嘗謂予曰其法雖由審固然亦自有神用今以架縛弩施箭其上往往不中至於用神之專無不中的非神用而何湛爲鹽鐵判官三司文帳煩夥吏胥蔽欺若不究者爲之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計帳七千道又括天下隱戶三十三萬發其詭號九十二種湖南之民掠良人踰嶺賣爲奴婢湛爲廣東提點刑獄下令提溺及

令自陳得男女一千六百餘人還其家而卅少知之
蓋古良吏也

薛簡肅

蜀人正月二日三日上塚知府亦爲之出城置會是
時薛簡肅公以二日會于大東門外有戍卒叩鄭龍
腦家求富貴鄭即以銀匙筴一把與之既出隨以告
人至第二巷尾卒升屋放火殺傷人相次都監至捕
者益多卒自知不免即下就擒都監往白簡肅公公
指揮只於擒獲處令人喫却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
相攀引旬月閒未能了得又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范文正

范文正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輿賦博州置場
納青民大患輦置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踊公止

戒民本州納價每斛三錢給鈔與之俾簽幙者輓金
往幹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論又足下之婦翁也
携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賫巨勝數十
道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肯假廩寄僧舍可也簽
稟教行焉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爲厚價所誘買者
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行斛金尚餘數千緡按
等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

文潞公

文潞公謂予言初及第授大理評事知絳州翼城縣
未赴任有客李本者三見訪而後得見之且言某有
壻爲縣中巡檢幸公庇之又言曰某非獨奉干亦有
以奉助某嘗知其邑戶口衆人猾難治因出一策文
字皆景跡人姓名其首姓張比潞公至姓張人事已

敗縣未能結正簿尉皆云某等在此各歲餘豈無過
失爲此人所持幸君之來必辨之矣於是公盡得其
姦狀上于州決配之邑人皆悚畏其次即石務均也
初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於翼城逋人飯鏹
執而入縣務均之父爲縣吏爲償錢又飯之館之於
其家而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不中節
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恐
懼逃竄然王豈有意害之乎小人自隱如此也至是
事敗潞公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爲御史中丞矣未幾
封一銚銀至縣葬務均之母事少解尋而王爲參知
政事奏務均教練使而務均亦改行自修終公之任
邑中無敢肆橫者以此見潞公之才新及第已能嫉
惡而屏除之矣又見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

東齋記事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二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三

官政治績

文潞公

一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勝斗以糶或抑方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 記事

二

傅永曰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以上若短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爲民紛然以爲邊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歸鄉間間必相聚爲盜賊緣邊諸將爭之尤甚是時文公執

政龐公爲樞密使固執行之不疑是歲陝西所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恨已不得去傳永曰陝西緣邊計一歲費七百萬貫錢養一保捷是歲邊費凡減二百四十五萬陝西之民由是稍蘇

陳水紀聞

王文康

王文康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太苛會劉暭召還爲右正言 真宗召問凌策王某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某值歲小歉慮民爲盜故以法治之使之易治則皆然真宗善其言

程文簡

程琳知益州治大體略細務嚴肅簡重蜀民畏而愛

之蜀州有不逞者聚惡少百餘人作灌口二郎神像
私立官號作士卒衣裝鏡鼓簫吹日椎牛爲會民有
駿馬者遂遣人取之曰神欲此馬民拒之其馬遂死
又率良民從其羣有不願往者尋得疾病蓋亦有妖
術爾有白其事琳皆捕而戮之曰李順由此而起今
鋤其根本且使蜀中數十年無恙

並本朝名臣傳

二

夏秋公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頗碎慶曆中有
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帙鈔程文簡爲三司使獨
以謂仍舊爲便若沒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言鹽
麴則致重複此亦善慮事也

東齋記事

田况

田况移守成都其在蜀治尚和易法去苛細獎進儒

素禁戢姦暴以德化人人不忍欺時謂張乖崖之明
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之愛公皆兼而有
之入爲三司使金穀利害纖悉罔不備舉時有副使
不甚曉事京師號爲皮燈毬以况處事通明號爲照
天蠟燭議者謂三司使自陳恕李士衡之後惟况爲
稱職也 本朝名臣傳

張客省

瀛州城本隘狹景德中幾爲北虜所破自講和之後
居民軍營悉在南關張客省元守郡日召郡中高貲
戶謂之曰聞若等產業多在南關吾欲城入之然而
計工匠樓櫓之費非十餘萬緡不可咸曰苟得圍入
大城願備所用工公令富民自均其數未經旬日不
督而集乃命官籍其數募廂庫禁卒以充役旣成始

奏取旨或曰不俟朝命罪必及焉公曰苟俟中覆而爲城必不立矣今興工而後奏俟朝旨允與不允吾城已築過半矣儻或得罪不過斥張元耳民獲百世之利又何疑焉其後城垂就而公坐不先上聞果被左遷漕司或疑有乾沒俾官窮究無毫釐之欺治平中河朔地震瀛之中城地因而斲去之今爲大郡寇戎苟至亦不可攻圍矣公昔守鄜州鄜州有兩城守居北城上佐廨宇器甲軍財之帑皆在南城渡一小澗幾百步方入北城北城可容南城三四公亦先定謀而後聞遂併南入北省守陴者十之三朝廷亦不之罪近時聞邊建水利繕城壘必先計已之恩賞厚薄然後爲之校乎張公之心一何異哉

倦遊雜錄

趙閱道

趙閱道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饑死者十五六州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閱道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揚文公談苑

王拱辰

王拱辰以宣徽使尹南都外郭之外築一道通中出入朝廷聞而俾毀之奏曰臣所治當水陸衝要往來賓客旁午或開筵遇夜城門已闔不敢輒啓恐冒于法臣開此道亦設關鑊以備賓客夜出然踰城甚於啓關矣

韓維圭

河東人衆而地狹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爇取骨

燼寄僧舍中以至積久弄捐乃已習以爲俗韓稚珪鎮并州以官錙市田數頃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之地古者反逆之人乃有焚如之刑其士民則有斂殯祔葬之禮惟胡夷洎僧尼許從夷禮而焚柩齊民則一皆禁之今韓公待俗以禮法真古循吏之事也

倦遊雜錄

韓忠獻

韓忠獻公億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爲它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之爲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之畜嫂姪皆訴于州又提刑轉運司每勘劾多爲申行賂於胥吏其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矣洎韓至又出訴韓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

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
罪子母復歸如初 東軒筆錄

楊譚林特

至道中國家征夏虜調發陝西芻粟隨軍至靈武陝
西騷動民皆逃匿賦役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聽
便宜從事不牽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
水部員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長安人歌之
曰楊譚見手先教鑠林特逢頭便索枷長安多大豪
及有陰戶尤不可號令有見任知某州妻清河縣君
者不肯運糧譚錄而杖之於是民莫敢不趨令譚特
令民每驢負若干每人擔若干仍賣糧若干官爲封
之須出塞乃聽食怨嗟之聲滿道旣而京兆最爲先
辦民無逃棄者諸州皆稽留不能辦比事訖人畜皆

死者十八九由是人始復稱之二人以是得顯官譚終諫議大夫特至尚書三司使

胡順之

胡順之爲浮梁縣令民藏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犬數十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租前縣令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與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邪第往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順之使平力繼之又曰不能入使押司錄事繼之又白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邪乃命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臧氏人皆逃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其家男子年十六以上盡痛杖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旣焚爾宅

又杖爾父子兄弟可速詣府自訟矣臧氏皆懾服無
敢詣府者自是臧氏租常爲一縣先府嘗遣教練使
詣縣順之聞之曰是故欲來煩擾我也乃微使人隨
之陰記其入驛舍及受驛吏供給之物既至入謁色
甚倨順之延與坐徐謂曰教練何官邪曰本州職負
耳曰應入驛乎教練踖踏曰道中無邸店暫止驛中
耳又曰應受驛吏供給乎曰道中無芻糧故受之又
曰應與命官坐乎教練使趨下謝罪順之乃收械繫
獄置閹室中以糞十甕環其側教練使不勝其苦因
順之過獄呼曰令何不問我罪順之笑謝曰教練幸
勿訝也令方多事未暇問也繫十日然後杖之二十
教練使不伏曰我職負也有罪當受杖於州順之笑
曰教練使久爲職負殊不知法杖罪不送州邪卒杖

之自是府吏無敢擾縣者州雖惡之然不能罪也後
爲青州幕僚發麻氏罪破其家皆順之力也 真宗
聞其名召至京師除著作佐郎

張齊賢

張齊賢 真宗時爲相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
訴訟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齊賢曰
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 上許之齊賢坐
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
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從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
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
止明日奏狀 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

陳堯咨

長安多仕族子弟恃蔭縱橫二千石者鮮能治之陳

堯咨知府有李大監者堯咨舊交其子尤爲強暴一旦以事自致公府堯咨問其父兄宦遊何方得安信否語言勤至旣而讓曰汝不肖亡賴如是汝家不能與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贖刑無復恥耳我與爾父母善義猶骨肉當代汝父兄訓之乃引於便坐手自杖之數十下由是子弟亡賴者皆惕息然其用刑過酷有博戲者杖訖桎梏列於市置死馬其旁腐臭氣中瘡皆死後來者繫於先死者之足其殘忍如此

向文簡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以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

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窰井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井中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故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嫗嘆息曰今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人安在嫗指示

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爲神

包希仁

一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樞密副使包拯薨車駕臨幸其第拯字希仁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爲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三司使樞密副使薨拯爲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於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愎此人所難也

二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即鄉里也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皆屏息

孔中丞

李明公曰孔中丞道輔知仙源縣諸孔犯法無所容貸

王立

王立字成之維州北海人咸平三年進士及第補宣軍判官天聖四年爲夔州路轉運使施州徼外蠻夷利得賜物每歲求入貢者甚衆所過煩擾爲公私患立奏令以貢物輸施州遣還溪洞又城施州通雲安軍道以運鹽朝廷嘉之歷江南東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使并州有羣盜攻劫行旅州縣不能制立行部

至并州選巡檢軍士十五人自隨陽云以護行裝徵
調知盜處掩捕盡獲之五日中獲十八人盜賊遂息
自河東徙知揚州明道二年以太常少卿為戶部副
使尋以足疾出知廬州遷右諫議大夫徙知密州秩
滿歸卒

王居卿

市易司法聽人賒貸縣官貨財以田宅或金帛為抵
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三過期不輸息
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貧人及無賴子弟多取
官貨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囚繫督責徒存虛數實不
可得刑部郎中王居卿初提舉市易司奏以田宅金
帛抵當者減其息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
年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負罰錢悉蠲之凡數

十萬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衆議頗以爲愜

李南公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南公召使前自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僞也詰之果服蓋南方有檉柳以葉塗膚則青赤如毆傷者剥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搥傷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毆傷者血聚內硬僞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戶稅不可督所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然則此村無用戶長知縣自督之書其村名帖於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稅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村存戶亡每歲戶長代納亦不可差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曹所典買耳與汝期一月爲我推究不則汝曹均分趣之及期盡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稅河

北提點刑獄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吏不敢考訊甚患之南公曰吾立能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且服罪人問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氣者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

並楊文公談苑

王罕

王罕知譚州州素號多事知州多以威嚴取辦罕獨以仁恕爲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理知州却之則悖詈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徼者屏逐之罕至嫗復出左右欲逐之嫗訴本爲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爲妾所逐家貲妾盡據之嫗屢訴於官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直其事盡以家貲還之吏民服其能察寃

顧方

丹陽顧方篤行君子也皇祐末登進士第再調明州象山令眎事之日召邑中父老詢究民間利害及境內士民之善惡善者召而勸之使勿怠惡者諭而戒之使自修又爲建學舍率其子弟之秀者教之暇日親爲講解誘掖使進於善逾年民大化服俄而方病邑民相率出錢詣塔廟祈禱者千人爲鬻股者十三人方竟不起百里之內號泣思慕如失父母相與立祠以歲時祀方余觀近世爲縣者類以簿書期會爲急務鮮有能及教化者而方獨以仁義禮教治其民使民之愛慕如此丹陽錢君倚毗陵胡完夫皆爲方記其事刻石祠中而士大夫以詩頌方之遺美者不可勝紀余賤不得列其事于史官傳爲循吏每以爲

恨

江翱

江翱建安人文蔚之兄子也爲汝州魯山令邑多曠土連歲枯旱艱食翱自建安取早稻一種此稻耐旱繁實可久蓄宜高原至今邑人多種之歲歲足食

揚文公談苑

范諷

御史有閹吏隸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聲喏之時以所執之挺視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挺此語誼於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閹吏每聲喏必橫其挺一日范視事次閹吏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范大驚立召問

曰爾挺忽直豈觀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教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劉彛

劉彛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飢歉民多弃子於道上彛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夭闕者一日謁曾魯公公亮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

論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彛曰士之淹速
拙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記錄而尚屈於不合之
論亦某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
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
罪政府行十年未見如君之言者

並東軒筆錄

劉僮

祥符中有劉僮者久困銓調爲陝州司法參軍廉慎
至貧及罷官無以爲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
魏野以詩贈行曰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
驢未幾 真宗祀汾陰過陝徵野赴行在野避不奉
詔 上遣中使就野家索其所著得贈僮詩 上嘆
賞久之語宰臣曰小官有廉貧如此者使召之僮方
爲江南幕吏至以爲京官知青州博陵縣後每有差

除上日得如劉儻者可矣未數年亟遷主客郎中
三司戶部判官真宗之獎拔廉吏如此然由野一
詩發之也

韓魏公

皇祐三年本路入州之民合數千人櫓登聞鼓願不
以三年代韓魏公上自以中山地重輟公未可乃遷
觀文殿學士再任其制略曰顧定武之雄塞控燕垂
之巨防克宣壯猷有嚴武服戎落畏附師屯肅和思
代爾庸良難其付且推進律之寵宜懋增職之留中
山之民又嘗相率走闕下願得生祀公以廟天子嘉
歎焉故龍圖李公詢序閱古堂嘗紀其事後公薨士
民追思不已相與立祠以成其志

魏王別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三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四

衣冠盛事

呂文靖

慶曆二年十二月詔拜呂文靖公司空平章軍國重
事元祐三年四月正獻公又以司空平章軍國事父
子繼以三公平章軍國古所未有也 澠水燕談

竇尚書

晉公言竇儀尚書本燕人為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
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
焉 晉公談錄

王相國

先公嘗言同年相國王 溥 二十六歲狀元及第後六
年拜相時年三十二又四年加守司空時年三十六

一品罷相守太子太傅時年四十二歸班在具慶下
每先太傅見客公以前宰相兢兢侍側略無惰容客
以不安席引去者甚衆當時搢紳之士無不以爲羨
談云在相府時恩門少保猶在公以機務少暇每遇
沐浴方得候謁申門人之敬乎少保嘗有詩寄相國
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爲白麻驟降恩
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勅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
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遇時

春明退
朝錄

陳諫議

諫議大夫陳省華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爲天下
第一晚年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
密院事次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劄誥每對客

三子列侍容不自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立侍常也
士大夫以陳氏爲榮

張文孝

張文孝公觀以真宗幸亳歲狀元及第仕至樞密
副使而其父尚無恙父名居業周易學究及第滯選
調三十餘年年六十餘始轉京秩以主客員外郎致
仕見其子入踐樞府受大府卿壽九十餘卒未逾年
張公亦捐館故謚文孝乃知張公貴達皆其父慶福
所致並灑水燕談

宋太師

宋渥後唐明宗之外孫漢太祖之駙馬歷累鎮節度
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女十五人開寶皇
后最居長韓樞密崇訓冠萊公王武恭公皆其婿也

多享國封

春明退朝錄

王文正

王文貞公旦釋褐知臨江縣時獄有合死囚公一夜不寐思以計活之方五鼓空中人嗚直更速起相公將出廳果斯須開堂門昇廳急呼死囚出問公之父中令晉公祐嘗曰此兇異日必爲三公因手植三槐於庭以待之有作詩紀其事者甚多晉國知制誥二十餘年最號淹遲文貞知制誥與父相去不十年入西掖墻壁間其父翰墨手澤猶在坐卧不易處長城錢公若水風鑒最高與公同直史館謂人曰王子明旣貴且壽吾進用雖在其先皆所不及也果長城公裁四十卒

湘山野錄

國朝歷三公三師者

國朝歷三公三師者 太祖即位天雄節度符魏王
彥卿自守太尉爲太師定難節度西平王李中令尋
興自守太傅爲太尉荆南節度南平王高中令保融
自守太保爲太傅

國朝宰相爲僕射者

國朝宰相爲僕射魏公仁浦趙令薛文惠沈恭惠宋
惠安李文正呂文穆呂文慧李文靖張司空王文正
向文簡王冀公寇萊公呂許公王沂公賈魏公陳恭
公韓魏公文潞公富鄭公會魯公三十二人樞相爲
僕射陳文忠曹襄悼張榮僖王康靖四人樞密使爲
僕射石元懿一人

竇氏父子

先公嘗言故右諫議大夫致仕竇禹鈞薊人累佐使

府頗著名府有子五人儀儼侃僖俱以進士及第
洎禹鈞懸車儀儼已居華顯瀛王馮中令嘗有詩贈
禹鈞云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
五枝芳儀終爲翰林禮部尚書儼終翰林學士禮部
侍郎侃終起居郎即吾同年第十二也侃左諫議大
夫參知政事僖終左補闕儀儼以文學擅大名自侃
已下亦有清望俱不享壽考惜哉時人謂之竇氏五
龍焉

李相四美

先公嘗言致政之明年正月十五夜 上御乾元門
樓觀燈召公預焉初夕樂作酒三行上起凭欄四顧
見燈燭士庶之盛詔移先公近御座別賜一榻在丞
相上 上自取御樽斟酒并親賜菓餌因顧問先公

晉漢朝舊事久之聖意甚歡謂左右曰帝都人物駢
闐里閭道途非復昔時之溢陋也方之晉漢則繁富
百倍矣此惟李卿宿舊尚可記耳 上又目視先公
語侍臣曰李卿可謂善人君子矣侍朕十年兩在相
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餘可知也先公但俯伏拜
謝至中夜方退先公歸舍謂諸子曰吾策名仕版僅
五十年內省生平所爲雖不能建竒功異勲以耀簡
冊然不蔽人之善不忘人之進度德守分不媿屋漏
今聖君獎拔兩至相位又保全老朽令退其身顧眄
恩意甚厚於往昔又對羣臣目之爲善人君子惟四
者有一亦足爲幸吾何人哉而享是四美昔仲尼有
言曰善人吾不見之矣又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又
稱季札曰有吳延陵君子是知善人君子乃男子之

極善美之稱耳而金口獎訓論曲加於老臣吾何以稱之知己尚思殺身以報况辱斯言哉爾曹勉勵忠孝之節思聖君之所言念吾身之所行則無忝爾祖矣並春明退朝錄

同甲會

文潞公保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珣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亶亶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筆談

三學士兩閑人

少師趙公槩字叔平天聖初王堯臣下第三人及第

爲人寬厚長者留滯內相十餘年晚始大用參貳大
政治平中退老睢陽素與歐陽文忠公友善時文忠
退居東潁即自睢陽乘輿拏舟訪之文忠公喜公之
來特爲展宴而潁守翰林呂公亦預會文忠乃自爲
口號一聯云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兩
閑人謂公與文忠也

青箱雜紀

未五十登庸

國朝宰相趙令盧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萊公四
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賈魏公四十八

未四十入兩府

樞密副使趙令三十九寇萊公三十一晏元獻公三
十五韓魏公三十六參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六
王沂公三十九

少年掌詞翰

知制誥蘇侍郎二十六王沂公二十七盧相楊文公
晏元獻公宣獻公今宣徽使王公拱辰皆二十八夏
文莊三十學士蘇侍郎三十八晏元獻公宣徽王公
皆三十宣獻公三十五王沂公李邯鄲皆三十六楊
文公錢子飛皆三十三盧相今參政王禹玉皆三十
八

父子掌誥

父子掌誥自國初至熙寧元年九九家李文正昌武

王兵部文正王惠獻安簡晁文元文莊錢希白修懿

梁翰林莊肅呂文靖仲裕宣獻公敏求蘇儀甫子容

宰相三入

宰相三入者趙中令 太祖朝初相 太宗朝兩入

呂文穆 太宗朝再相 真宗朝一入呂許公張鄧

公在 仁宗朝皆三入

學士三入

學士三入李文正劉中山子儀中山三入玉堂集云

三入朝林皆待詔楊昭度宣召入院其舉自代皆宣

獻公

學士四入

宋景文范景仁四入

學士五入

李邕鄴五入而一不拜

侍中不珥貂

丁晉公馮魏公位三公侍中而未嘗冠貂蟬

為相而冠貂

杜祁公相甫百日當慶曆四年郊祠貂冠公袞又升輅奉冊改謚諸后並春明退朝錄

為相具慶

國朝宰相最少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

宰相丁憂

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宰相侍立

宰相王溥父祚少為太原掾屬累遷宿州防禦使既老溥勸其退居洛陽居常怏怏及溥為相客或候祚

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祿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

同時學士繼登二府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集賢曾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集樞密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並廬陵居士集

世代尚主

王丞衍尚秦國賢肅大長公主至曾孫師約又尚惠

和大主子殖又選尚惠公主昔東漢竇氏一門三公主於時親戚功臣莫與爲比唐薛儻與其子鏞相繼尚睿宗明皇女獨稱盛於唐代氏而尚三主又父子相繼者唯王氏一門灑水燕談

不墜門閥

李宗諤昉之子卒年四十九 真宗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身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耳又嘗謂曰聞卿至孝家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輩之保守門戶也范蜀公蒙求

子弟五人同日登科

慶曆五年 仁宗臨軒賜進士第刑詳議官祝諫侍廷中男唐中甲科次男虞第諮一婿忘其姓名皆擢

第季第許得同出身每唱一名即稱謝是日諫五拜
殿下 仁宗以問近臣對以皆子弟也 仁宗嘉賞
之 灑水燕談

父子狀元及第

祥符二年 真宗東封岱山六月放梁固已下進士
三十一人及第四年紀后土於汾陰十一月放張師
德已下三十一人及第固雍熙二年狀元顥之子師
德建隆二年狀元去華之子兩家父子狀元當時士
大夫榮之甘棠魏處士野聞而以詩賀之曰封禪汾
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洛陽耆英會

富韓公熙寧四年以司徒歸洛陽時年六十八是時
司馬端明不拜樞密副使求判西臺時年五十三二

公安閑冲默不交世務後十一年當元豐五年文潞
公留守西都慕唐白樂天九老會於是悉聚洛中士
大夫賢而以老自逸者於韓公第置酒相樂九十二
人既又命鄭兵圖形妙覺僧舍各賦一詩時人目之
曰洛陽耆英會而司馬公爲之序其相聚也用洛中
舊俗尚齒不尚官時韓公年七十九潞公與司封郎
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
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七十五
天章閣待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議大夫王慎言七十
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七十司馬
公七十四故潞公詩云當筵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
第二人韓公贈潞公詩云願我年齡雖第一在公勲
德自無雙潞公再荅曰惟公福壽并勲德合是人間

第一流是時宣徽使王拱辰公年七十一留守大名
貽書二公願預其數九十三人也

登第踐歷相繼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咸平景德間相繼狀元及
第其後更踐政府及罷相鎮青又爲交承故文正送
文定移鎮充海詩有錦標得俊曾相繼金鼎調元亦
踐更之句又云并土兒童君再見會替章紱我偏榮
盖文定再鎮充而青社文正鄉里也 並灑水燕談

入參父在

參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盧朱崖吳正肅與尚書張
公安道樞府陳堯叟張文孝吳文肅由登用而朝廷
多峻加其父恩命 春明退朝錄

科第爵位皆同

范質初舉進士時和凝知貢舉凝常以宰輔自期登
第之日名第十三人及覽質文尤加賞嘆即以第十
三名處之場屋間謂傳衣鉢若禪宗之相付授也其
後質果繼凝登相位亦以太子太傅封魯國公縉紳
以爲美談自從事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
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
處之灑水燕談

美事三者併集

和現字晦仁父凝晉宰相太子太傅魯國公現生之
年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平生美事
三者并集此子宜於我矣且名之曰三美范蜀公蒙
求

禮闈之盛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王侍讀范景
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
凡鏤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爲古律歌詩一百
七十餘篇集爲三卷禹玉爲余校理時武成王廟所
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
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
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
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願我宜
爲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
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澹墨題
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爲
詩友余嘗贈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
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勅敵也

前此有南省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史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諢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榜首三人皆登兩府

自太宗崇獎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蒙正而下大用者二十七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韓僕射琦西廳參政趙侍郎鼎第二第三人也余忝與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

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恠也

一榜之盛

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二十二人王沂公曾爲第一御試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爲第一故京師爲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隨章公得象參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仲微而注白青陽楷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並廬陵歸田錄

闕閱之盛

慶曆中一日丞相將出中書候午漏未上因從容聚廳屈指評及本朝文武之家箕裘嗣續闕閱之盛

諸公閑話若文臣惟韓大參億之家武臣惟夏宣徽守贊之家堂吏馳白韓夏二宅以爲羨報湘山野錄

賜錢贖第

李謙溥 太祖朝名將也在汾晉二十餘年大小百餘戰未嘗小衄每巡邊老小望拜呼以爲父晚治第於道德坊中爲小圃植花木竹石頗與朝士游久之以從弟謙昇女適皇子陳王平無資用遂以所居之第質於宋延僱後子允正爲通事舍人侍 太宗問曰爾父邊陲三十年止餘一第忍屬它姓耶允正具所以對 太宗即遣中使出內府錢付延僱還之王禹偁作記美其事名二亭曰克家肯堂宰相畢士安而下及諸名公賦詩紀述自成一編涇水燕談

玉堂之盛

國朝自建隆初至天聖四年入院九四十七人大拜

者十人李昉多遜盧多遜呂蒙正李沆畢士安王旦王欽

若李迪王曾錢惟演樞密使二人王欽若錢惟演參

政十五人李昉多遜李穆賈黃中呂蒙正李至蘇

易簡李沆張洎王旦王欽若趙安仁陳彭年王曾李

迪樞密副使六人錢若水宋湜楊礪錢惟演王旦晏

殊承旨六人陶穀李昉宋白晁迥蘇易簡李維三入

院一人李昉再入院七人竇儀李穆宋白錢惟演楊

億劉筠李維父子入院一家呂武父子兄弟入院三

家二竇二李二錢

第拜相兄草麻

錢希白於予為從父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予忝鈞

衡之命時希白當劄世稱第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

惟座主拜相門生草麻前代記之矣 並金坡遺事

賜宴觀御書

淳化元年八月一日李至召右僕射李昉吏部尚書宋琪左散騎常侍徐鉉及翰林學士諸曹侍郎給事諫議舍人等詣閣觀 御書圖書帝知之即召內品裴愈就賜 御筵出書籍令縱觀盡醉而罷二日又詔權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館學士縱觀賜宴如前

御書扇賜館閣學士

太宗每當暑月御書團扇賜館閣學士 並蓬山志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四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五

官職儀制

樞密使

唐以中官爲樞密使與中尉謂之內貴梁爲崇政殿院使後唐舊有帶相印者分東西二院晉廢國初復置與中書爲二府亦曰二院但行東院印耳其後除授不常以檢校官不帶餘使正官自趙普始帶節鉞自曹彬始簽書院事自石熙載始以文資官充使亦自熙載始知院自張士遜始以文臣知院兼使相自王欽若始簽書兼藩鎮自曹瑋始今官制復古而樞密之職復舊與三省長官通謂之執政官矣

三司使

唐末始分鹽鐵度支戶部專領財賦後唐明宗始號

三司總以一使國朝或曰判三司或曰權判或曰點檢三司開寶中以參知政事二人提點三司既而更用宰相爲都提舉興國中分二司同判三司逾年復析爲三使淳化中又合爲三司既而又以天下爲十道二京爲左右計置二計使分判十道別命三司惣計使判左右計事旋置三使如故咸平末三司各置副使其官輕則曰發遣迄元豐初不廢今悉歸尚書省矣

司理參軍

五代已來諸州馬步軍院都虞候以牙校爲之太祖慮其任私高下其手乃置司寇參軍以進士九經及第人充河東柳開先生初及第爲宋州司寇參軍後又改曰司理參軍至今俚俗猶以司理院爲馬步院

選朝官知縣

建隆中擇才能之士出宰大邑大理正奚嶼知大名府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選朝官知縣自嶼等始 太祖重縣令之任至矣

參知政事

國初趙普爲相朝廷欲用薛居正呂餘慶同政而不欲令與普齊難其名號詔問陶穀曰唐有參知政事知機務下宰相一等故以命居正等參知政事然不押班不知印按唐裴寂以僕射參知政事郭待舉以資政任淺於中書門下同受承進止平章事然則平章事亞於參政矣穀乃以爲參政下宰相一等失之遠矣其後因而不改迨官制更革始罷

進奏院

國初州郡各自置邸史散在都下外州將吏不樂久居京師又移符行下率多稽滯或漏泄密事太平興國中起居郎何保樞以爲非便奏置鈐轄諸道都進奏院以革其弊人給銅朱記一鈕院即石熙載舊第也起居王沂公外祖而余妻之曾祖父也

發運使

至道初朝廷始遣洛苑使楊允恭作坊副使李延遂太子中舍王子輿爲江淮兩浙發運使兼劄置茶鹽就江南創爲局後兼領荆湖南路旋又加都大字後廢景德中復置迨今事權尤重

提點刑獄

景德中真宗御筆六事以示近輔三曰提點刑獄支收一人判之開拆衙司一人判之憑由理欠一人判

之可於朝臣及武臣使副中選清幹者使提點一路刑獄按舉官吏賢否後又加勸農使迨今不廢而武臣廢置不常

糾察在京刑獄

祥符二年朝廷以京師獄訟之繁懼有寃滯始置糾察在京刑獄司以省寃濫命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緇爲之凡在京師刑獄御史開封府皆得糾之起慮屈抑者不能盡知許令糾察陳狀從之但不鞠獄耳

宣徽使

宣徽使位在樞密使之下副使之上咸平初周瑩爲宣徽使有所避乞居其下亦從之遂以爲例已上見

澠水燕談

中書五房

中書有制勅院院內有五房第一曰孔目房次吏房
戶房刑房禮房舊每房堂後官三人一人主生事第
二人主熟事第三人發勅向下逐房有主事守當官
名目行遣文書至道中逐房只置堂後官一人却置
主事錄事各一人仍別置提點五房一員迄今行之
察院一司二房

察院九管一司四房一司曰院雜司第一房曰兵房
次吏房戶房禮房逐房有副承旨一人次有主事令
史書令史貼房之人並行遣公事有都承旨副都承
旨承旨副承旨諸房副承旨諸名並都管一院之事
所置名目不定

三司子司

三司子司三部各有計院都磨勘司支收司拘收司

開折司憑由司理欠司三計院各一人判之都磨勘支
收一人判之開拆衙司一人判之憑由理欠一人判
之

刑部主判詳覆法直官

刑部主判官或一員兩員不定詳覆官六員主詳覆
天下斷訖大辟奏案法直官一員以流內人任之年
滿得京官

審刑院

審刑本中書刑房宰臣所領之職淳化年中析出置
審刑院每大理奏案須經審刑詳覆判院官同詳議
官一人進呈得旨後批送中書降勅始以樞密直學
士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以京朝官充並賜

緋

御史臺

御史自大夫至主簿並存六典舊式今只置中丞雜
端各一員共判臺事外有推直官或以他官充左右
巡史各一以御史充主簿一員與推直同管刑獄公
事舊更有推勘官主外勘公事今並存

大理寺官

大理寺判官各一員兩員不定少卿一員以它官權
詳斷官十二員法直官一員以流內人任之年滿得
京官

三班院

國初承舊制有東頭供奉官左右班殿直殿前承旨
凡三班隸宣徽院第其任使雍熙四年始別置三班
院以崇儀副使蔚進掌之較其勞績授以內外之任

其名籍仍隸宣徽後又增置左右班侍禁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奉職舊有借職承旨改爲三班借職復有殿侍亦隸焉自供奉官至殿侍凡六等此亦比古之三署郎漢百官表屬光祿勳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之類無負數所謂揔領從官預聞朝政事者也

騏驥院

在京有騏驥院舊名天廐坊左右天駟各二監此外又有毛駝崗退馬務駝坊養駝致遠務養牛驢

中貴帶將仕郎

祥符以前中貴人盡帶將仕郎階若太尉秦翰者左璫之名將累立戰功始以將仕郎內侍省內府丞局今則不聞翰後建彰國軍節度並見湘山野錄

禮部郎官

予治平初同判尚書禮部本部掌諸處納到廢印極多率皆無用按唐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百日內須知制誥故王元之與宋給事詩云須知百日掌絲綸又謂負外爲瑞錦窠負外郎廳前有大石諸州府送到廢印皆於石上碎之又圖寫祥瑞亦負外廳所掌令狐楚元和初任禮部負外郎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今之廢印宜準故事碎之

見春明退朝錄

南郊置五使

每南郊大禮循唐制命五使宰相爲大禮使學士爲禮儀仗使知開封府爲橋道頓遞使而禮儀使本太常卿事主事圖鹵簿使是其職也儀仗使排列之而鹵簿使督攝之其職頗相通

資政殿學士大學士

景德中上欲優寵王欽若乃特置資政殿學士以處之既而有司定議班在翰林學士下尋又置資政殿大學士亦以欽若爲之而班在翰林承旨之上則資政殿學士與大學士皆自王欽若始也

端明殿學士

後唐明宗不知書每四方章奏止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而重誨亦不曉文義宰相孔循請置端明殿學士二負班在翰林學士上以馮道趙鳳爲之則端明殿學士自馮道趙鳳始也國初亦嘗置此職而班在翰林學士之下尋改爲文明殿學士以侍郎程羽爲之序立乃在樞密副使下逮明道初復改承明殿爲端明再置端明殿學士而班在資政殿學士下以宋

綬爲之則本朝端明殿學士自宋綬始也

又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 國朝尤以爲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苑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御史言事不白長官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爲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雜端至今如此

龍圖閣官

本朝太宗御書及典籍圖書寶瑞之物並載於龍圖閣而閣有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故景德初杜鎬戚綸爲龍圖閣待制不數年鎬遷龍圖閣直學士班在

樞密直學士下至祥符中鑄又遷龍圖閣學士而班
在樞密直學士上則本朝龍圖閣待制龍圖閣直學
士龍圖閣學士皆自杜鎬始也又祥符末年以崇文
院檢討馮元爲太子中允直龍圖閣則本朝直龍圖
閣自馮元始也

天章閣官

本朝真宗御集御書並藏於天章閣天聖末始置待
制以范諷爲之景祐中又置侍講以賈昌朝趙希言
王宗道爲之則本朝天章閣待制天章閣侍講自范
諷賈昌朝始也 並青箱雜紀

三館

唐兩京皆有三館而各爲之所所以逐館命修撰文
字而本朝三館合爲一並在崇文院中景祐中命修

總目則在崇文院餘各置局他所蓋避衆人所見
太宗實錄在諸王賜食廳 真宗實錄在元符觀祥
符中修冊府元龜王文穆爲樞密使領其事乃就宣
徽南院使廳以便其事自後遂修國史會要名曰編
修院又修 仁宗實錄而 英宗實錄同時並修遂
在慶寧宮史館領曆日局置修撰二貲宰相爲監修
自置編修院以修撰一人主之而日曆等書皆析歸
編修院

三衛官

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爲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
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步軍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
自分爲二故與殿前司列爲三衛也五代軍制已無
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同三品同二品

唐時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中書令侍中皆正三品大曆中並升爲二品昔天福五年升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正二品國初樞密使吳延祚以父諱璋加同中書門下二品用升品也

觀文殿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爲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爲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爲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 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爲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旣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遽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不可以不學也

知州判州

九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唐內臣爲中尉唯
贈大都督國初曹翰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
品州也品同爲知階品爲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
子太保僕射爲判餘並爲知州

通判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旣非副貳又非屬官
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
舉動爲其所制 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
長吏同押九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
受施行自此遂稍稍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
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
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

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爲口實並廬陵居士歸田錄

東西頭供奉官

東西頭供奉官本唐從官之名自永徽以後人主多居大明宮別置從官謂之東頭供奉官西內具負不廢則謂之西頭供奉官

蛾眉班

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國初供奉班於百官前橫列王溥罷相爲東宮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後遂令供奉班依舊分立慶曆中賈安公爲中丞以東西班對拜爲非禮復令橫行至今初叙班分立百官班定乃轉班橫行參罷復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參用舊制也筆談

賜袂公服

文武陞朝官遇郊席展禮諸大朝會並朝服常朝起居並公服今百執事由常趨而上每歲誕節端午初冬各賜時服有差內公服舊制雖冬賜亦止單製至太祖皇帝在位訝其方冬而單衣詰諸有司對以遵用古法蓋前代之闕典上於是特命改製今公卿大夫之有袂公服自此始也

賜狀元金吾衛士

蔡文忠公自爲布衣時固已恢廓有大志而姿表秀異見者聳動祥符中擢進士爲天下第一真宗臨軒見其堂堂英偉進退有法大悅之顧寇萊公曰得人矣特詔給金吾衛士七人清道以爲榮尋詔自今第一人及第金吾給七人當直許出兩對引喝上聞公

單貧傭僦僕隸故有此詔

特詔佩魚

陳堯咨以龍圖閣學士換觀察使自陳臣本儒生少習俎豆今荷聖恩易以武■願佩金魚以示優異特詔從之並見滬水燕談

兄弟封贈

天聖中詔每遇恩霈朝臣中兄弟俱該封贈者許列狀陳乞特比常制例優加封叙從王子融請也燕談

賜衣服

國朝之制文武官諸軍校在京者端午十月旦誕聖節皆賜衣服其在外者賜中冬衣襖遣使將之舊制在內者中書樞密察院節度使至刺史諸軍列校以上學士金吾駙馬冬給袍有差而學士給黃師子錦

品極下淳化中改給盤鵬法錦在暈錦之亞九袍錦之品四曰天下樂暈錦以給樞宰親王皇族觀察使以上侍衛步軍都虞候以上節度使盤鵬法錦以給學士中丞三司使觀察使廂主以上軍頭團練使以上皇族將軍以上駙馬都尉舊宰相翠毛鋼錦以給防團刺史軍主軍頭領刺史者黃師子以給三司副使知開封府審刑登聞龍圖直學士旋欄錦之品十曰天下樂暈以賜節度觀察使領部署者次暈錦以賜尚書以上及學士管軍者盤鵬以賜觀察使丞郎翠毛以賜閣門使以上防團刺史管禁軍者倒仙牡丹以賜刺史以上方勝宜男賜諸司使領郡以上盤毬雲鴈賜諸司使方勝練鵲賜河北河東陝西轉運使副餘軍校復有黃師子寶照之品焉

賜帶

腰帶九金玉犀銀之品自樞宰節度使賜二十五兩
金帶舊用荔枝松花倒仙三品端拱中詔作瑞草地
毬文路方圓胯帶副以金魚賜中書密院其武臣有
宣徽樞密使者仍舊制學士三司使中丞觀察使管
軍四廂主而下賜二十兩金帶知制誥賜犀帶塗金
魚亦嘗賜金飾牯犀副以金魚非常例九面賜紫者
給犀帶賜緋者塗銀寶瓶帶其賜伎術官雖紫綠皆
給銀帶出使賜金束帶兩數如其官秩刺史而上受
邊寄者辭日亦賜二十兩金束帶其赴任者出賜塗
金銀帶諸司使至崇班出爲邊城鈐鐙者都監者亦
賜金束帶十五兩十二兩九二等唯駙馬都尉初選
尚賜白玉帶自親王皇族皆許通服工夫金帶雕玉

白玉通犀牯犀等帶

賜鞍轡

鞍轡除乘輿服黃金白玉雕玉玳瑁真珠等鞍垂六
鞞轡有三領諸王或賜金鞍者得乘之宰相使相賜
繡寶百花鞞八十兩開裝銀裹銜鐙參政副樞宣徽
節度使駙馬繡盤鳳雜花鞞七十兩陷銀銜鐙學士
中丞三司使觀察使麻皮錦鞞五十兩撒皇素銜鐙
復有三十兩決束鞍以賜東宮官屬

重戴

重戴者大裁帽也本野夫岩叟之服以皂爲之後魏
孝文帝自雲中徙代以賜百寮五代以來唯御史服
之淳化初宰相學士御史臺北省官尚書省五品以
上皆令服之

憲銜

唐德宗幸奉天還京應諸州郡衙吏並假憲銜後至有郡王者訖今用之

勅書樓

太祖朝令天下置勅書樓

並見楊文公談苑

賜飲宰相第

真宗朝歲時始賜飲於宰相第大兩省待制以上赴林尚書以諫議大夫為三司副使亦預既而并諸副使遂以為常王太尉主會惟用太官之膳少加堂殮自丁晉公助以家饌今皆踵之

賜金帶

國朝翰林學士得服金帶朱衣吏一人前導兩府則朱衣吏兩人金笏頭帶佩金魚謂之重金居兩制久

者則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黃處內廷久者又曰
眼赤何時兩腰金甚日重

真宗幸呂文穆宅

文穆有大第在洛中 真宗祠汾時嘗駕幸止其廳
後人不敢復坐閒以欄楯設御榻焉即今張文孝公
宅是也 並見倦遊雜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五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六

官職儀制

賜毬露金帶

毬露金帶俗謂之笏頭帶非二府文臣不得賜武臣而得賜者惟張耆爲樞密使李用和以元舅王貽永爲駙馬都尉李昭亮亦以戚里四人者皆兼侍中出於特恩

東軒記事

職田

天聖七年晏元獻公奏朝廷置職田蓋欲稍資俸給其官吏不務至公以差遣徇私僥幸者極衆屢致訟言上煩聽覽欲乞陳罷時可其奏但令佃戶逐年收課利類聚天下都數紐價均散見任官貞至九年二月忽降勅國家均敷職土以厲清白向因僥幸遂行

停罷風聞搢紳之間持廉守道者甚衆苦節難守宜布明恩悉仍舊貫審官三班流內銓今後將有無職田處均濟公平定奪差遣不得私徇

見湘山野錄

賜常參官冬衣

建隆二年十月賜近臣冬服有司言累代故事止賜將相學士諸軍大校太祖曰不賜百官甚無謂也宜亦賜之自是文武常參官悉賜春衣自此始

清話

玉壺

宰樞聚廳見客

王元之嘗謂宰相於政事堂樞密於都堂同時見客不許本廳私接議者以爲是疑大臣以私也遂寢或以元之所請爲當但難其率宰相於政事堂共見耳其後二府乞以朝退時聚廳見客以杜請謁從之卒

如元之言灑水燕羹

又

天禧中宰臣奉中書樞密院接見賓客然兩府慎密之地亦欲咨訪天下之良苦早暮接待復滯留機務又分廳言事各有異同欲乞今後中書樞密院每有在外得替到闕及在京主執臣僚如有公事並逐日於已時以前聚廳見客已分廳即俟次日急速者不在此限非公事不得到中書樞密院

玉壺清話

學士預曲宴承旨預肆赦

故事便殿宴勞將帥翰林學士預坐開寶中閣門使梁迥輕鄙儒士啓 太祖以曲宴將相安用此書生輩遂罷之淳化中蘇易簡知政事始引故事爲請詔自今後當直學士與文明樞密直學士並預長春殿

曲宴又引元稹承旨廳記御樓肆赦唯承旨得升丹鳳樓之西南隅

楊文公談苑

前兩府白事宰相掇案

熙寧中曾孝寬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公事未幾以父魯公憂解去服除判司農寺舊例百官以事至中書即宰相据案百官北向而坐前兩府白事即宰相去案敘賓主東西行坐時謂之掇案及孝寬之至司農也吳正憲公當國不以前兩府之禮待之每至中書不爲掇案自後每有建白止令同判寺太常博士周直孺詣中書孝寬不至矣正憲頗疑之未幾除直孺爲兩浙提刑以張璪判寺璪爲翰林學士班在端明之上乃本寺官長也異時白事皆璪詣中書而孝寬亦竟不至於是正憲知其果以掇案爲嫌而

世亦譏其隘矣

兩制下獄

仁宗朝兩制近臣得罪雖有賊汙亦止降為散官無下獄者旋亦收叙熙寧初龍圖閣學士祖無擇始以臺官下秀州獄是時鄭公知杭州上章救解言甚切直爾後許將沈季長劉奉世舒亶相繼下臺獄而天下習熟見聞莫有救解之者已上見東軒筆錄

前任班赴辦

唐朝官有定負闕則補之後唐長興二年詔諸州得替節度防禦團練刺史並令隨常朝官逐日立班二年放免常朝令五日赴起居國初尚多前資官今閣門儀制尚有見任前任防禦團練使

倦游雜錄

節度使罷降麻不降麻

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樞密使除罷降麻不降麻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况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為故事

又

漢乾興中除樞密使始降麻如將相之制本朝循之石元懿罷為僕射亦降麻高文莊田宣簡呂寶臣罷止舍人院出告

三衙官不敢謁舍人逢之則立馬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見王景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舍人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膀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慶曆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於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斂馬駐立前訶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于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爲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斂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

有偶出一時而爲故事者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爲故事者契丹人使見辭賜宴雜學士負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祗召

當直一員餘皆不赴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時偶因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內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爲定制也

三班喫香羣牧喫糞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涖事于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釀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爲殮錢羣牧司領白外坊監使判官比佗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擊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爲之語曰三班喫香羣牧喫糞是也

官稱訛謬

官制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爲恠皇女爲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

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爲郡馬縣主者爲縣馬不知何義唐制三衛者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爲正衙放朝唱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樞密使侍宴賜衣循唐舊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旣而退就御厨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爲之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爲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爲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朝遂號爲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

與宰相均惟曰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
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
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出歸田錄

禮遇講讀官

崇政殿之西有延義閣南向迎陽門之北有邇英閣
東向皆講讀之所也

仁宗皇帝新即位多御延義每初講讀終篇則宣二
府大臣同聽賜飛白書或遂賜宴其後不復御延義
專御邇英春以二月中至端午罷秋以八月中至冬
至罷講讀官移門上賜食俟後殿公事退繫鞵以入
宣坐賜茶就南壁下以次坐復以次起講讀又宣坐
賜湯其禮數恩渥雖執政大臣亦莫得與也

出澠水

堂劄子

唐中書指揮謂之堂帖子曾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略如今之堂劄子也

宣頭

予爲史館檢討時樞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予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詔皆寫四本一本爲底一本爲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郎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于籍謂之宣底今史館中尚有梁宣底二卷如今之聖語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使郭崇韜安重誨爲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

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參政以次向下
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式以次向上以此
爲別頭子惟給驛馬之類用之

並湘山野錄

宣敕

樞密院問降宣故事具典故申院按今有梁朝宣底
二卷朱梁正明三年四年事每事下有月日云臣李
振宣或除官差官或宣事於方鎮等處其間有云宣
德宣命旨者梁朝以樞密爲崇政院始置使以大臣
領任以政事正明年是李振爲使當是以宣傳上旨
故名之曰宣而樞密院所出文字之名也似欲與中
書敕並行雖無所明見疑降宣始自朱梁之時晉天
福五年改樞密院承旨爲承宣亦似相合其底乃底
本也繫日月姓名者乃所以爲底聞今仍舊名

熙寧

七年六月十三日

或問今之敕起何時按蔡邕獨斷

曰天子下書有四一曰策目二曰劄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自隋唐以來除改百官必有告敕而從敕字予家有景龍二年敕其制蓋須由中書門下故劉禕之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唐時政事堂在門下省而除擬百官必中書侍郎宣奉舍人行進入書敕字此所以爲敕也然後政事堂出牒布於外所云牒奉敕云云也慶曆中予與蘇子美同在館嘗携其遠祖珣唐時敕數本來觀與予家者一同字不載敕字而近世所用也

春明退朝錄

百官見宰相

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聲唱一聲屈則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唱謂之屈揖

待制以上見則言請某官更不屈揖臨退仍進湯皆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外朝則坐京官已下皆立後殿引臣僚則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拜不宣名不舞蹈中書略貴者示與之抗也上前則略微者殺禮也

籠門謝

唐制丞郎拜官即籠門謝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則拜舞于子門上百官拜于門下而不舞蹈此亦籠門故事也

並湘山野錄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惟顏真卿與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

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此亦略見當時故事今錄于此以備闕文

湘山野錄

請修時政記

梁修撰周翰一歲後苑燕九從臣各探韻賦詩梁得春字曰百花將盡牡丹坼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稱之爲史館修撰上疏自今崇德長春二殿皇帝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令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九于對拜除授沿革之事悉條報本院仍令舍人分直皆從之

見玉壺清話

宰相許纔午歸第

太祖受禪以趙韓王普有佐命巨勲除右諫議大夫

樞密直學士未幾范質罷相以公爲門下侍郎平章
事既冠台符參摠朝權參政呂餘慶薛居正雖副之
但奉行制書備位而已不宣制不預奏事不押班每
候對長春殿啓沃小大之務盡於公兼權之議誼於
時論會李繼遷擾邊用公計封趙保忠守夏臺故地
令滅之保忠反與繼遷合謀大爲邊患河西搔擾咎
歸於公因不得專政詔令參政更掌印押班奏事分
其權也舊制宰相報到未刻方出中會歲大熱時許
公才午歸第遂爲永制

見玉壺清話

丁晉公自節度使以制除參政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爲參知政事
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爲學士以
爲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出

納節不降麻

唐制節度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天禧中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先公在西閣當制至和中韓魏公自武康軍節度使除工部尚書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請立家廟者子孫襲三品階勳及爵

皇祐中宗袞請置家廟下兩制禮官議以爲廟室若當靈長身歿而子孫官微即廟隨毀請以其子孫襲三品階勳及爵庶常得奉祀不報

文武官朝參

唐在京文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官五品

以上及監察御史貞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參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參其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準職事參其洪文館及國子監博士每季參若雨露沾服失容及泥潦並停以上唐儀制令九在京百司有

常參官謂五品以上職事八品以上供奉官以上唐

六典正元二年敕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並不常朝參其在三館等諸職掌者並朝參訖各歸所務是年御史中丞竇參奏常參文官准令每日參自艱難以來遂許分日得待戎事稍平即依常式其武官准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參三品以上每月六參二品以上更加三參頃並停廢

今請准令却復舊儀十三年御史臺奏諸司常參文
官隔假三日並以橫行參假其武班每日先配九參
六參九參謂一月九次六參謂一月六次今後每經
三節假滿縱不是配入日並令文官例橫行參假以
上唐要用後唐同光三年四方館奏今後除隨駕將
校及外方進奉專使文武兩班三品以上官可於內
殿對見其餘並請正衙從之天成元年御札文武
百僚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每月朔
望日賜廊下食唐室承平時常參官每日朝食謂之
廊食自乾符離亂罷之唯月旦入閣日賜食明宗即
位請文武百僚五日一起居見帝於便殿李琪以爲
非故事以五日爲繁請每月朔望日入閣賜廊下食
罷五日起居之儀至是宣旨朔望入閣外五日一起

居遂以爲常天成元年敕今後若遇不坐正殿未御
內殿前便令閣門使傳宣不坐朝班退是年御史臺
奏凡新除官及差使者合於正衙謝辭若遇內殿起
居日百官不於正衙叙班其差使及新除官辭謝不
得令參謝每內殿起居日百僚先叙於文明殿庭候
辭謝官退則班入內殿從之晉天福二年中書門下
奏在庭諸司使等每除正官請令赴正衙謝後不赴
常朝其京官未升朝官祇赴朔望朝參從之國朝諸
在京升朝官每日朝其制免常朝者五日一參起居
國朝令文按唐制文武職事官並赴常參武班五日
一參又有三日一參五日參并朔望爲六參三日參
乃九參所謂常參官未有無職者由後唐同光中乃
分常朝內殿凡隨駕官將校及外方進奉使文武三

品以上官即於內殿對見其餘並詣正衙至天成初
詔文武百官每日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其趨
朝官遇宣不坐放朝各退歸司本朝之制文德殿曰
外朝凡不釐務朝臣日赴是謂常朝垂拱殿曰內殿
宰臣樞密以下要近職事者并武班日赴是謂常起
居每五日文武朝官釐務不釐務並赴內朝謂之百
官大起居是則奉朝之制自爲三等蓋天子坐朝莫
先於正衙殿於禮羣臣無一日不朝者故正衙雖不
坐常參官猶立班後放朝乃退唐有職事謂之常參
今格外朝不釐務者謂之常參

參假橫行之禮

舊制凡連假三日而著於令者宰相至升朝官盡赴
文德殿參假謂之橫行次日百官乃赴內殿起居近

年連假後多便起居而廢橫行之禮

執宰押知印

開寶六年六月敕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於都堂與宰臣趙普同議公事是月又敕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今後宜令宰臣趙普與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輪知七月既而復有釐革

又

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置參政摶位在宰相之後至道中寇萊公爲參知政事復與宰臣輪日知印正衙押班其摶位遂與中書門下一班書敕齊列銜街衢並馬宰相使相上事并有公事並升都堂及萊公罷遂詔只令宰臣押班知印參政止得輪祠祭行香正衙摶位次宰臣之下立凡有公事並與宰臣同外都

堂如宰臣使相上事即不得升景德四年六月敕臣僚自外到闕及在京主執如有公事並逐日於巳時以前中書樞密院聚廳相見其後復分廳見客慶曆八年禁止之如景德之制

賜笏頭帶

太宗製笏頭帶以賜輔臣其罷免尚亦服之至祥符中趙文公罷參知政事爲兵部侍郎後數載除景靈宮副使真宗命廷賜御仙花帶與繡鞵遂服御仙帶自後二府罷者學士與散官通服此帶遂以爲故事予親見蔡文忠罷參知政事爲戶部侍郎服此帶蓋曾爲學士用詔文金帶曾經賜者許繫之先公爲翰林及侍讀學士玉清災落職爲中書舍人初舊服金帶舊例皆如此景祐三年八月方著詔其宰相罷

免雖散官並依舊服笏帶李文定公天聖中自秘書
監來朝除刑部侍郎並服笏帶近者罷參政者黑帶
佩魚而入非故事也入兩府自黑帶賜笏者 太宗
朝例甚多祥符中張文節自待制為中丞而參政事
天聖中姜侍郎自三司副使為諫議大夫而樞密並
賜如上已上各見春明退朝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六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七

官職儀制

對別判銓

吏部流內銓每除官皆去權判正衙謝復正衙前殿引選人謝辭由唐以來謂之對別判銓與選人同入起居畢判銓於殿前近北西向立選人謝辭訖出判銓官亦謝而出近止令選人門謝辭判銓不復入

罰俸例

罰俸例一品八貫二品六貫三品五貫四品三貫五百五品三貫六品二貫七品一貫七百五十八品一貫三百九品一貫五十

除節度使例

外臣除節度使景德以前止舍人院作劄楊文公外

制集載潘羅支廝鐸督朔方軍節度使數制是也其
後遂學士院降麻如大禮加恩在將相後數日方下
然不鎖院不宣麻近年遂同將相例鎖院告庭矣
尚書以下不得鞞鞋過都堂門

尚書省舊制尚書侍郎郎官不得着鞞鞋過都堂門
諫議班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
也戲語謂之帶墜並見春明退朝錄

五司廳

予爲鄜延經略使日新一廳謂之五司廳延州正廳
乃都督廳治延州事五司廳治鄜延路軍事如唐之
使院也五司者經略安撫總管節度觀察也唐制方
鎮皆帶節度觀察處置三使今節度之職多歸總管

司觀察歸安撫司處置且歸經略司其節度觀察兩案并支掌推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經略安撫司不置佐官以帥權不可不專也都總管副總管鈐鏑都監同簽書而皆受經略使節制

銀臺司

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乃給事中之職當隸門下省故事乃隸樞密院下寺監皆用劄子寺監具申雖三司亦言上銀臺主判不以官品初冬獨賜翠毛錦袍學士以上自從本品行案用樞密院雜司人吏主判食樞密厨蓋樞密院子司也

步行學士

叔黃鑑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步行學士嘉祐中於崇文院置總校局校官皆許乘馬至院

門其後中書五房置習學公事官亦緣例乘馬赴局

衛士

車駕行幸前驅謂之隊則古之清道也其次衛仗衛仗者視闌入宮門法則古之外仗也其中謂之禁圍如殿中杖天官掌舍無官則供人門今謂之殿門天武官極天下長人之選八人上御前殿則執鉞立于紫宸門下行幸則爲禁圍門行于仗馬之前又有衛門十人隊長一人選諸武力絕倫者爲之上御後殿則執檣東西對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賁人門之類也

三司使班

三司使班在翰林學士之上舊制權使即與正同故三司使結銜皆在官職之上慶曆中葉道卿爲權三司使執政有欲抑道卿者降勅時移權三司使在職

下結銜遂立翰林學士之下至今爲例後嘗有人論列結銜雖依舊而權三司使初除閣門取旨間有叙學士上者然不爲定制

三告官打杖子持藤杖

三司開封府外州長官外廳事則有衙吏前道告喝國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書翰林學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所經過處闈吏以挺扣地警衆謂之打杖子兩府親王自殿門打至本司及上馬處宣徽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開封府打于本司近歲寺監長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朝亦有特旨許張蓋打杖子者繫臨時指揮執絲梢鞭入自三司副使以上副使唯乘紫絲暖座從人隊長持破木挺自待制以上近歲寺

監長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儀範著令之外諸家所記尚有遺者雖至猥細亦一時儀物也

功臣號

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至從軍資深者例賜功臣本朝惟以賜將相熙寧中因上皇帝尊號宰相率同列面請三四上終不允曰徽號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吳正憲爲首相乃請上功臣號從之自是羣臣相繼請罷遂不復賜並筆談

按察之職

舊制轉運使官銜帶按察二字慶曆中沈邈薛伸爲京東轉運按察使欲盡究吏民之情乃取部吏之儉猾者四人尚同李孝先徐九思孔宗旦俾偵伺一路

而四人者怙權睢盱頗致搔擾時謂之山東四狼王
達楊紘王鼎皆爲轉運按察使尤苛暴多任耳目以
害官吏時謂之江東三虎 仁宗知其事下詔戒勅
而削去按察二字其後澆風漸革而士大夫務崇寬
厚惡得暴察之名矣至熙寧中執政建言天下官吏
皆持祿養交政事頽靡務相容貸蓋由在上無督責
之實於是出臺閣新進分按諸路謂之察訪既而又
分三院御史爲六察官領六察按以督舉中外事自
是按察之政復行矣 見東軒筆錄

帶侍讀學士出外

故事侍讀學士無帶出外者張知白罷參知政事授
此職知大名府然非歷二府而出者不得焉寶元中
梅詢始帶知鄭州自後兩制遂爲例 見東齋記事

三司屬官兼直館

韓國華字光弼相州人爲右司諫鹽鐵判官每歲後苑賞花三館學士皆預國華與潘太初封對自言任兩省清官兼計司職不得侍曲宴即日命直昭文館後三日苑宴即命陪預三司屬官兼直館自國華等始見范蜀公蒙求

罷二府大禮進官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呂許公懇言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

加食邑

每大禮兩府加恩功臣階勳食邑實封內得三種學士至待制大兩府得階勳而下二種大鄉監至少鄉監一種得加食邑郎中而下京朝官一種階勳而已

凡加食邑宰相千戶實封四百戶餘降麻官食邑七
百戶實封三百戶直學士以上食邑五百戶實封二
百戶舍人待制散尚書至少卿監以上食邑三百戶
實封二百戶凡食邑三百戶封縣開國男五百戶封
子七百戶封伯千戶封郡侯二千戶封公千五百戶
以上始加食邑

封贈

凡朝士父在經大禮推恩得致仕官不給俸父任外
朝官以上致仕自得俸舊制若因其子更加秩即不
給俸凡宰相使相母封國太夫人妻封國夫人樞密
使副使參知政事尚書節度使母封郡太夫人妻封
郡夫人樞密使參政母經南郊封國太夫人直學士
以上給諫太卿監觀察使母封郡太君妻封郡君舊

制學士官至諫議大夫以上方得郡封天禧中詔改

之少卿防團以下至外朝官毋封縣太君妻封縣君

九輔臣宣徽初入封三代東宮三少曾祖為少保祖

為少傅父為少師因進官或遇大禮進加至太師兩

令國公使相節度亦封三代尚書資政殿大學士三

司使封二代至太尉大學士自如兩府例學士至待

制封一代至太尉餘外朝官以上至吏部尚書父歷

兩府贈至太師令國公歷兩制大兩省贈至太尉

掌選官限內不朝

唐兵部吏部侍郎官選限內不朝今審官東西院

三班院皆預內朝而流內銓止趨五日起居疑循舊

制

使相節使不領京師官局

祖宗朝使相節度使未嘗有領京師官局者其奉朝請必改他官多爲東宮三少上將軍統軍趙中令以使相自河陽還除太子少保至明道中錢相始爲景靈宮使治平中武康節度李公端愿始爲醴泉觀使真宗時東封西祀奉祀皆輔臣爲五使南郊則用學士仁宗籍田恭謝大饗明堂祫饗上大饗並循真廟之制

罷相得職

祖宗時宰相罷免唯趙中令得使相餘多本官歸班參樞亦然天禧中張文節始以侍讀學士知南京天聖中文康以資政學士知陝州自慶曆後解免罷率皆得職焉

帶禁職出外任

祖宗時唯樞密直學士帶出外任往李尚書維罷翰
林爲集賢院學士知許州劉中山子儀自翰林爲臺
丞李憲成以翰林權使三司皆斬出並以樞密直學
士劉知潁州李知洪州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讀兩學
士改龍圖閣學士知密州自翰林改龍閣而出藩繇
文忠始也近歲率帶侍讀及端明學士邢公昂以侍
讀學士知曹州孫宣公亦以侍講知兗州二公皆久
奉勸講遂聽以其職補外自張文節始舊輔臣帶侍
讀出守至寶元中梅公詢始以侍讀學士知許州侍
讀帶外任自梅公始也其後翰林出者率皆換此職
晁文元公天禧中自翰林承旨換集賢院學士判
西京留臺吳正肅公皇祐中以資政殿學士李少師
公明嘉祐中以龍圖閣直學士並換集賢判西臺近

歲皆以禁職分臺

二府相歷

二府舊以官相歷李文正公自文明殿學士工部侍郎爲參知政事而宋慧安公自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遷刑部尚書居其上至祥符末王沂公與張文節公同參知政事王轉給事中張轉工部侍郎而班沂公下意頗不悅乃復還貳卿之命止以舊官優加階邑自後第以先後入爲次第

未有磨勘轉官

祖宗時未有磨勘每遇郊祀等恩皆轉官未滿二載者不轉官例加五階王黃州自知制誥未有勲便加柱國在滁州爲散郎自承奉加朝散大夫階

不隔磨勘轉官

太宗時始置磨勘差遣院後改爲審官 真宗時京
朝官四年乃得遷天聖中方有三年之制而在外任
者不得遷頃至京引對乃得改秩明道中始許外任
歲滿亦遷時恭謝天地覃恩不隔磨勘有併遷者於
是朝士始多皇祐覃恩磨勘人情苦其不均 英宗
與神宗即位故復用恭謝之例

太常卿秘書監

先公嘗言舊傳太常卿不是卿秘書監不是監以其
品列清重不與諸卿監侔耳唐室士大夫多尚臺省
官不樂九列故目秘書監爲宰相病坊少監爲給舍
病坊然中祕書典綜籍有麒麟天祿二閣爲藏書之
所歷代名居禁中亦曰中書西漢劉向揚雄典校於
其內東漢班固爲蘭臺令史尚爲羨談况監令乎故

其秩甚重迄今班在太常宗正之下七寺卿之上是以名儒宿老不務趨競者多樂就此任唐白樂天劉夢得薛逢皆揚歷焉不可一一悉記吾爲翰林學士承旨日屬以多病嘗語同列云禁中視草非養病之地他日解職得遂大逢之拜歸息十數畝之園入就三品之列爲國家典掌圖籍於九流百氏之中優游以終老則爲幸也寧期際會明聖忝塵輔相此固非平昔之覬望也諸子因上問曰太常卿班列如何公曰太僕卿在六街尚書之下其資望與吏部尚書同每入朝隨尚書立班與尚書丞郎同幕次故太常卿舍爲尚書裏行者蓋謂此也大卿即寄郎中幕次博士即寄真外幕次卿與少卿每入幕次皆於橫行獨據一榻向門而坐他卿不得並也

建隆班簿

建隆三年十二月班簿計二百二十四員文班一百五十人內南班一百一十人兩省二十七人學士三人留司十人武班七十四人內留司一十二人已上春明退朝錄

吏祿

天下吏人素無常祿唯以受賕爲生往往致富者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之弊是歲京師諸司歲支吏祿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百五十四歲歲增廣至熙寧八年歲支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一百七十八自後增損不常皆不過此數京師舊有祿者及天下吏祿皆不預焉春明退

朝錄

食邑滿萬戶封國公

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王太尉為相過萬戶而謙抑不坐慶曆七年南郊中外將相唯夏鄭公滿萬戶上書請封英國公因詔使相未滿萬戶皆得封於是王康靖封遂國公章文簡封郇國公王武恭封冀國公云其後遂以邑封合萬戶者徹國

又

國朝以來封國公者范侍中魯王文獻祁向侍中拱

燕秦

靜難節度劉公重進燕保大節度趙公贊衛定

國節度馮公繼業梁張侍中永德鄧衛張尚書昭舒

鄭陳

孟中令昶秦王中令彥超邠趙中令梁許魏呂

文穆萊徐許寇忠愍萊丁秘監晉馮文懿魏曹襄悼

韓魯鄂

王文穆冀張榮僖岐鄧徐呂文靖申許王文

正沂張文懿鄆鄧章文簡郇夏文莊英鄭王文康遂

鄧王武恭祁冀魯賈文元安許魏陳恭公英岐文侍

中潞杜正獻祁宋元憲莒鄭龐莊敏頴韓侍中儀衛

魏曾侍中英兗魯富相祁鄭韓太子謚昭成許元王

僖初謚恭改孝悼獻周王玄祐已上見春明退朝錄

宰相自草奏擬狀

予嘗求得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道乃除宰相

劉昫兼判三司堂檢前有擬狀云具官劉昫右伏以

劉昫經國才高正君志切方屬體元之運實資謀始

之規宜注宸衷委司判計漸期富庶永贊聖明臣等

商量望授依前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兼判三司散官勳封如故

未審可否如蒙允許望付翰林降制處分謹錄奏聞

其後有劄畫曰宰臣劉昫右可兼判三司公事令中書門下准此四月十日用御前新鑄之印與今政府行遣稍異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劄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帑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即黃紙書宰臣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堂檢宰執皆不押惟宰屬於檢背書押堂吏書名用印此擬狀有詞宰相押檢不印此其爲異也大率唐人風俗自朝廷下至郡縣決事皆有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也押檢二人乃馮道李愚也狀檢瀛王親筆甚有改竄勾抹處按舊五代史應順元年四月九日已知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劉昫判三司正是十日與此檢無差宋次道記開元宰相奏請鄭畋鳳池藁草擬狀注劄集

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章今此擬狀馮道親筆蓋故事也

宰相奏擬狀

唐宰相奉朝請即退延英止論政事大體其進擬差除但執熟狀畫可今所存有開元宰相奏請狀二卷鄭畋鳳池藁章內載兩爲相奏擬狀數卷秘府有擬狀注制十卷多用四六紀其人履歷性行論請皆宰相自章五代亦然寇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爲唐時宰相蓋嬾於命詞也今中書日進呈差除退即批聖旨而同列押字國初范魯公始爲之

宰相上殿命坐賜茶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鉅細並

熟狀擬進入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宮師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朝舊相憚 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䟽某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則盡稟承之方免妄誤之失帝從之自是奏御寢多或至盱是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于今遂爲定式自魯公始也

各出金坡遺事

提舉宮觀

天聖七年玉清宮災遂罷輔臣爲宮觀使而景靈會靈祥源三宮觀以學士舍人管幹康定元年李康靖公罷參知政事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自後

學士皆為提舉至和初晏元獻公以舊相為觀文殿
大學士提舉萬齡避家諱也觀而武臣今致政李少
師端愿為觀察使止得管幹祥源觀自陳於樞密府
宗袞宋元憲也謝朓謂謝安為宗袞乃加以都管當
今朝官亦云提舉非故事也

樞密使副知院同知不並置

本朝置樞密使副或置知樞密院同知院然使與知
院不並置也熙寧元年文潞公呂宣徽為使而潤州
陳丞相自越州召為知院前一歲陳丞相為副使位
在呂公之上故也

文臣為樞密皆帶檢校官

太平興國四年石元懿始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
八年張司空齊賢王公沔並以諫議大夫同簽書樞

密院事景德三年馬正慧以檢校太傅韓公崇訓檢校太保並簽書樞密院事治平二年今郭宣徽爲同簽書院事文臣爲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興元年錢文僖以兵部尚書爲樞密使不帶檢校官有司之失也

相負

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獨相始置參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三相又至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富鄭公三相

三司權使權使公事爲兩等

咸平六年併三部爲三司使官輕則爲權使公事慶曆中葉翰林再總計止云權使蓋中書誤也其後遂

分權使與權使公事爲兩等

因例賜帶加服色

李西樞憲成爲知制誥尚衣緋出守荆南召爲學士
閤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緋衣乃并賜三品服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七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八

官職儀制

武臣賜笏頭帶

太宗命創方圍毬路帶亦名笏頭帶以賜二府文臣
明道初張徐公爲樞密使兼侍中獨得賜之皇祐初
李侍中用和以叔舅斬賜時王侍中貽求爲樞密院
遂并賜之其後曹侍中亦以叔舅而賜焉

封賜

凡拜職入謝多有對賜拜官加勳封謝恩雖二府亦
無有景德初王冀公以參知政事判大名府召還加
邑封時契丹方講好 真宗欲重其事冀公入謝特
命以衣帶鞍馬賜之自後二府轉官加階勳封邑入
謝並有對賜

郊禮召耆德侍祠

皇祐二年仁宗始祀明堂范文正公時守杭州而杜正獻致政居南都蔣侍郎希魯致仕居蘇州皆年老體康范公建言朝廷闕禮宜召元老耆德陪祀供帳都亭驛以待焉二公卒不至加賜衣帶器幣賜一子出身自後前兩府執政者大禮前率有詔召之然亦無至者禮畢皆賜衣帶器幣焉

二府拜恩詣景靈宮謝

文穆王冀公天聖初再爲相既拜命謝恩即請詣景靈宮奉真殿朝謝真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千建置道場託先公爲齋文其略曰奉諱之初謝病於外臨西宮而莫及企南狩以方遙失其本餘不盡記自後二府初拜恩入謝即詣景靈踵冀公故事也

都省議事儀式

先公嘗言自太祖臨御以來百司人吏艱於選補
繇是臺省舊規漸成廢墜吾前忝罷右僕射省中並
非舊吏惟私名散官三數人主掌按藉而已其舉措
祇應山野逮其詢省中故事則懵然莫知也適會勅
下集三省官議事省吏以狀白吾詰之曰三省官議
事僕射入省乎曰不知也臺省官與丞郎尚書雜坐
乎曰不知也掌名表郎官與監議御史何向而坐曰
不知也左右丞與尚書坐孰爲主曰不知也吾爲主
客郎中掌誥日時吏部尚書張公昭兵部尚書李公儔
左丞趙公上交中丞劉公溫叟致仕揚尚書昭以
耆儒碩德俱在班列屢陪諸公於都省議事大凡在
內庭論職不論官入都省論官不論職如翰林學士

文明學士樞密直學士三司副使並同上帶兩省官
及都省官遇議事之日入都省並綴本班坐此論官
不論職也如郎中則嚮郎中坐諫議則嚮諫議坐也
每議事所司於都堂陳帟幕具酒饌設左右丞坐於
堂之東北面南向設御史中丞坐於堂之西北面南
向設六尚書侍郎坐於堂之東廂面西向設兩省尚
侍給事諫議坐於堂之西廂面東向如兩省有侍郎
則改左右尚侍坐設知名表郎官坐於堂之東南面
北向設監議御史坐於堂之西南面北向又設左右
司郎貳外坐於左右丞後設三院御史坐於中丞之
後設諸行郎中貳外坐於尚書侍郎之後設左右司
諫正言坐於給舍諫議之後並重行異位故事左右
僕射與侍中中書令是爲四相自唐開元之後僕射

參知政事然非軍國大事本省會議事之日三省官
早赴省就次所司先以議事徧呈諸官略知大意然
後所司引知名表郎官執黃卷黃卷即所議事升廳

就本位次引小兩省官就本位次引郎中真外就本
位次引三院御史就本位次引兩省官次引尚書侍
郎次引御史中丞各就本位然後左右丞升廳所司
抗聲曰揖羣官對揖訖各就坐知名表郎官以黃卷
授所司所司捧詣左右丞如左右丞關即次判都省

官一人事

左右丞執卷展讀訖然後授於中丞於尚

書侍郎迤邐展讀訖復授於名表郎官始命茶酒進
食再行酒進食所司抗聲曰揖揖訖群官方飲酒爵

止於三行後或以暄嘩不設食欲畢所司捧筆硯立

於左右丞之前一吏抗聲曰請定訖左右丞捧筆叩

頭所司曰揖左右丞與羣官揖訖然後以一幅紙寫所議事節署名於其下迤邐授於四坐監議御史命一吏抗聲曰有所見不同者請不押押字在坐如有異議不問官位高卑並於進狀論別候進止後食訖所司復抗聲曰食畢揖羣官對揖各降階出就本次以所議事可否共列狀進入以高者爲表首如諸司三品以上並入省議事即諸司三品坐於尚書侍郎之南東宮一品坐尚書侍郎之前武班二品坐於給舍之南並同席異位如議大事僕射御史大夫入省惟僕射鞍轡至廳下馬餘官並門外下馬設僕射大夫位於左右丞之前並行異位揖畢押字皆僕射專之矣故徐騎省鉉博古之士多知典故亦言在江南見舊儒所說議事次第與吾略同命寫一圖子授與

省吏即不知此輩能遵守否已上並見春明退朝錄

南郊執仗兵士

梁開平二年南郊執儀仗兵士計二千九百七十人
建隆四年南郊執儀仗兵士一萬三千六百人太常
寺鼓吹等二千六百四人太僕寺推駕兵士六百八
十二人六軍執擎人負兵士五百五十二人左右金
吾街仗各一百二十五人左金吾仗三百五十八人
右金吾仗三百五十九人殿中省押番人負并執擎
兵士共五百三十一人司天臺一百六十二人八司
都司四千三百七十三人合兵部一萬七千四百三
十三人

出金坡遺事

中書密院執政官非假日不得私第見客

慶曆三年九月丁丑知諫院蔡襄上言自今中書樞

密院執政官非休假日私第不得見客欲詢訪外事者聽呼召從之

太祖令文武臣入見謝畢乃得詣正衙

舊制文武羣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詣正衙見訖乃得入見辭謝亦如之 太祖皇帝御極之初親揔庶務嘗驛召一邊臣入對將授以方略訝其到闕已數日而未見左右或奏以未過正衙 太祖意不平之乃令自今皆入見謝畢乃得詣正衙遂爲定制

樞密院別撰時政記

左右史所以記言動也然則王者之密畫切問弼臣之僉諧獻納外廷分職莫克與聞則中書有時政記得以詳述焉近制參知政事二員共掌其任復有羣

司上殿奏事及親奉德音或特出宸斷可以訓俗示後者月終錄送中書同編纂編訖奏御宣付史館景德祥符中知樞密院王公欽若陳公堯叟請自今樞密院所覩嘉言美德更不錄送中書願別爲時政記從之

金坡遺事

譯經潤文使

太平興國中始置譯經院於太平興國寺延梵學僧翻譯新經始以光祿卿湯悅兵部員外郎張公垧潤色之後趙文定楊文公晁文莊李尚書維皆爲譯經潤文官天禧中宰相丁晉公始爲使天聖三年又以宰相王冀公爲使自後宰相繼領之然降麻不入銜慶曆三年呂許公罷相以司徒爲譯經潤文使明年致仕章郇公代之自後乃降麻入銜又以參政樞密

為潤文其事浸重每歲誕節必進新經前兩月二府皆集以觀翻譯謂之開堂亦唐之清流盡在也前一月譯經使潤文官集以進新經謂之閑堂

太常寺官

太常寺國初以來皆禁林之長主判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瑞繁縟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而兩劄為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院而寺與院事舊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守同判寺並兼禮儀事近有至六七人者按太常置卿一員少卿二員博士四員祥符中博士二員後加至四員今若置判寺一員同判寺二員合唐之卿數矣天聖元年改同判院為同知院即博士也

宰相帶館職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帶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帶館職
洪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爲次
序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領焉集賢次相領焉
三館職唯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文爲重自次相遷
首相廼得之趙令初拜止獨相領集賢殿大學士續
兼監修國史久之遷昭文館薛文惠與沈恭惠並
相薛自參政領監脩相仍舊而沈領集賢畢文簡與
寇忠愍並相而畢領監修寇領集賢王太尉相止領
集賢近時王文惠龐莊敏初拜及獨相悉兼昭文修
史二職非舊制也

文臣自使相除樞相罷節還舊官

文臣自使相除樞相罷節而還舊官景祐元年王沂
公自使相帶檢校官復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

密使慶曆七年夏鄭公自使相入樞仍帶節度使亦非舊制也

文臣爲使相節度使

太祖 太宗時文臣爲使相唯趙令一人真宗時寇萊公王冀公二人節度使李南陽一人乾興後難遽數矣

文臣換武

唐文武參用袁滋自尚書右丞出華州刺史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如是者數人本朝頗循其制工部侍郎王公明兼黃州刺史給事中喬公維岳換海州刺史三司使尚書左丞李公士衡換同州觀察使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陳公堯咨換宿州觀察使如錢鄧州及慶曆初韓范龐王四公皆換觀察使以用兵擢之

也龍圖閣直學士馬公季良換秦州防禦使非美譽也

武臣換文

武臣換文資者 太宗時白州刺史錢昱換秘書監遷工部侍郎復換觀察使

王冀公爲大資政請鑄印不許

真宗優待王冀公景德中罷參知政事始置資政殿學士以命之宰相寇萊公頗抑之班翰林之下乃命爲大學士冀公請鑄印不許遂領尚書省自有印也

太尉在三師之下

太尉舊在三師之下繇唐以來以上公爲重李光弼自司空爲太尉薨贈太保郭子儀自司徒爲太尉薨贈太師李德裕自司徒爲太尉皆以超拜李載義自

司徒爲太保王智興自司徒爲太傅二人卒俱贈太尉是以上公寵待宗臣餘雖有功可遷保傅而掌武之尊不可得也五代至國初節度皆自檢校太傅遷太尉太尉遷太師然無升秩明文

不歷郎官爲大諫

唐姚南仲不歷尚書侍郎而入府便爲僕射近世鄭文肅劉丞相張尚書方平王宣徽拱辰滕侍讀甫呂給事惠卿鄧中丞潤父皆不歷郎中貲外而便爲諫議大夫

遷郎曹

尚書省二十四司唐世以事簡者兼學士舍人本朝唯重左曹名曹館職提點刑獄例得名曹而開封府判官轉運使得名曹又遷左曹學士舍人待詔遷二

資帶史撰更得優遷如王原叔自工部郎中遷吏部郎中是也朝官帶史館亦得優遷李邕鄆自博士爲禮部員外郎賈魏公自司封員外郎爲禮部郎中是也已上並出春明退朝錄

侍制更直

皇祐初三司出綃數十萬收布穀粟轉運司均配人戶變納見錢期限甚促韓魏公以軍儲不乏請滿歲方輸官仍免配坊郭第四第五等戶鄉村亦聽以斛斗折納於是人力舒緩無逼迫之憂

見忠獻魏王別錄

宣徽使位樞密使下

宣徽使舊亞樞密使在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之上咸平中周瑩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陳願居其下先

帝從之遂爲常制自瑩始也 出沂國文正公筆錄

駕親臨問臣僚

邢昺嘗被疾請告 真宗親臨問賜藥一奩銀器千兩絲千匹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問疾臨奠帝不親行惟昺與郭贄以恩舊特用此禮儒者榮之邢止問疾郭止復臨喪 楊文公談苑

兩府親戚回避

國朝舊制父子兄弟及親近之在兩府者與侍從執政之官必相迴避熙寧初呂公弼爲樞密使其弟公著除御史中丞制曰久欲登於近用尚有避於當塗公弼聞之義不能安遂乞罷樞府久之以觀文學士知并州

又

韓魏公掌誥妻父入參大政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事懇求解職 太宗覽奏稱歎除集賢殿修撰趙公罷公復職詔冠西掖親擇牯犀帶以賜之今丞相陳公堯叟作相壻王舉正晏殊作相婿楊察忠獻韓公執政婿李淑皆引公之請為法改以他職 見忠獻魏王別錄

具負

具負用小方冊子可五六寸蓋置於懷袖也 每官位以黃帟標隔之一親王二中書三樞密院四使相節度使五僕射尚書六三司使七翰林侍講侍讀密直龍圖閣學士八中丞丞郎給舍諫議待制九留後觀察防禦使 出蓬山志

軍巡馬步院用文吏

先是軍巡及馬步院判官皆用郡府吏建隆元年始詔兩京軍巡諸州馬步院判官令吏部流內銓擇選人無遺闕者聽減兩選補之始用文吏也

定合班儀

建隆三年重定合班儀升六曹侍郎在給事舍人之上郎中在補闕之上貞外郎在拾遺之上節使在六曹侍郎之上中書侍郎之下故事北省官爲侍從班五品押南省四品五品押南省五品節使在諸司三品之下至是改焉

賜百官冬服

建隆三年十月賜文武常參官冬服累朝止賜將相翰林學士諸軍大校至是太祖曰冬服不及百官甚無謂也故賜之

一品致仕官綴班

建隆四年詔一品致仕官曾帶同平章事者每遇朝會宜綴中書門下班是時太子太師致仕侯益等來陪祀故下是詔

罷代判官

乾德二年詔諸州長吏或有須籍人代判者即於賓佐中擇公幹者充不得更任元從人先是承五代以來領節旄爲郡守者多武夫皆不知書所至必自置吏謂之代判政事一以委之用權不法太祖知其弊至是罷之

臺省寺官以三周轉官

乾德四年詔御史臺吏部流內銓南曹刑部大理寺自少卿郎中貲外郎知雜侍御史以下及丞簿司直

評事等並以三周年爲滿須常在本司蒞事者至月
限滿即與轉官

常參官朝官

詔京朝官將命出入及受代歸闕者宜令中書舍人
郭贄膳部知雜事滕中正戶部郎中雷德驥同考校
勞績及銓量材器候有闕中書類能以授之先是常
參官自一品以下皆謂之京官未常參官謂之未常
參官近代以常參官爲朝官未常參官爲京官故有
朝官之目

登聞檢院

雍熙元年改匭院爲登聞院東延恩匭爲崇仁檢南
招諫匭爲思諫檢西申寃匭爲申明檢北通玄匭爲
招賢檢

選人赴調求職官

淳化五年十一月詔吏部選人赴調並須於京朝內求一人爲職官用府縣諸司監印

詔勅藏勅書樓

六月詔天下前後詔勅並藏於勅書樓著以籍受代日交相付仍於印紙曆及南曹曆內批書

羣臣入閣

十二月朔 太宗御文德殿羣臣入閣禮畢百官廊下殮唐制朔望天子御宣德殿授百官起居諸司奏事仗衛如式敬宗始於紫宸爲入閣之儀五代以來禮容多闕至是始復舊已上見國朝事實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八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九

詞翰書籍

制詞異名

學士之職所草文辭名目浸廣拜免公王將相妃主
曰制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分事曰勅榜大號令
曰御札賜五品官已上曰詔六品已下曰勅書批勅
羣臣表奏曰批荅賜外國曰蕃書道醮曰青詞釋門
曰齋文教坊宴會曰白語土木興建曰上梁文宣勞
錫賜曰口宣此外更有祝文祭文諸王布政勝號簿
隊名讚佛文疏語復有別受詔旨作銘碑墓誌樂章
奏議之屬此外章表歌頌應制之作舊說唐朝宮中
常於學士取眠兒歌偽蜀學士作挑符文孟昶學士
辛寅遜題挑符云新季納餘慶佳節號長春是也

白麻

翰林規制自妃后皇太子親王公主宰相樞密節度使並降劄用白麻紙書每行四字不用印進入後降付正衙宣讀其麻即付中書門下當日本院官告院取索綾紙待詔寫官告只用麻詞官告所署中書三司官宣奉行並依告身體式常用閣長一人銜位談苑

西掖植紫薇

咸平中翰林李昌武

宗諤

初知劄誥至西掖追故事

獨無紫薇自別墅移植聞今庭中者院老吏相傳猶是昌武手植晏元獻寫賦於壁曰得自羊墅來從召園有昔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觀茂悅以懷舊指蔽帶以思人

湘山野錄

答北戎書

景德初北戎請盟欲撰答書久亡體制時趙文定安仁爲學士獨記太祖朝書禮規式詔撰之及修講盟好之制深體輕重朝論羨之

玉壺清話

知制誥上事閤長歷角

出春明退朝錄

舍人院每知制誥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廳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歷角宗袞作掖垣叢誌而不解其事按唐書亦無聞焉唯裴廷裕正陵遺事云舍人上事知印宰相當歷角則其禮相傳自唐也予爲舍人日邵興宗入院不疑爲閤長歷角時議羨之

學士繫鞋

翰林故事學士每退於中書皆公服鞞鞋坐玉堂使院吏入白學士至丞相出迎然此禮不行久矣章惇

爲知制誥直學士院力欲行之會一日兩制俱白事于中書其他學士皆躑足秉笏而惇獨散手繫鞋翰林故事十廢七八忽行此禮大喧物議而中丞鄧綰尤肆詆毀旣而罷惇直院而繫鞋之禮後亦無肯行之者京師春秋社祭多差兩制攝事王僕射珪爲內外制十五季祭社者屢矣

學士俸薄

先朝翰林學士不領它局故俸納最薄楊億久爲學士有乞郡表其略曰虛忝甘泉之從官終作莫敖之餒鬼又有方朔飢欲死之句自後乃得判他局至元豐改官制而學士無主判如先朝矣

進退宰相議論皆出學士

進退宰相其帖例草議皆出翰林學士舊制學士有

闕則第一廳舍人爲之嘉祐末王荆公爲閣老會學士有闕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端明殿學士張方平爲承旨蓋用舊學士也旣而魏公罷政凡議論皆出安道之手已上出東軒筆錄

知制誥先試後命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脩忝與其一爾

索潤筆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章劄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旣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恠也

學士朱衣雙引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爲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學士入劄不著姓

往時學士入劄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爲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三館

梁祖都汴庶事草創正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創小屋數十間爲三館湫隘尤甚又周廬徼道咸出其旁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授詔撰述皆移他所至太平興國中車駕臨幸願左右曰若此卑陋何以待天下賢俊即日詔有司規度左昇龍門東北居府地

爲三館命內臣督役晨夜兼作不日而成尋下詔賜名崇文院以東廊爲昭文館書庫南廊爲集賢院書庫西廊八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庫凡六庫書籍正副本僅八萬卷斯爲盛也昭文館本前世弘文館建隆中以其犯宣祖廟諱改焉淳化初以呂祐之趙昂安德裕勾中正並直昭文館則本朝直昭文館自呂祐之等始也

集賢有直院有校理端拱初以李宗諤爲集賢校理淳化初以和蒙爲直集賢院則本朝直集賢校理自和蒙李宗諤始也

史館有直館有修撰有編修有校勘有檢討太平興國中趙鄰幾呂蒙正皆爲直史館掌修撰而楊文舉爲史館編修是時修撰未列於職至至道中始以李

若拙爲史館修撰雍熙中宋炎爲史館校勘淳化中以郭延澤董元亨爲史館檢討則本朝直史館史館編修史館修撰史館校勘史館檢討自趙隣幾呂蒙正李若拙楊文舉宋炎郭延澤董元亨等始也

本朝三館之外復有秘閣圖書故秘閣置直閣又置校理咸平初以杜鎬爲秘閣校理後充直秘閣則本朝直秘閣秘閣校理皆自杜鎬始也

三館謂

字同宣祖廟諱上一字

文館史館集賢院建

隆元年二月避諱字詔易名昭文館 端拱元年五月詔置秘閣於崇文院之中堂

學士賜帶不佩魚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

賜佩謂之重金

得學士體

仁宗初立今上爲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珪當直召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羣公皆以王爲真得學士體也

咨報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出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七名爲押

字也此唐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墮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

學士日益自卑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鞋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並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爲恠也

翰林院故事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惟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

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爲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閣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又

學士院玉堂

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惟學士上日

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章

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
玉堂東承旨閣子窓格上有火燃處 太宗嘗夜幸
玉堂蘇易簡爲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官嬪自
窓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學士躡履見丞相

衣冠故事多無著令但相承爲例如學士舍人躡履
見丞相往還用平狀扣階乘馬之類皆用故事也近
歲多用靴簡章子厚爲學士日因事論列今則遂爲
著令矣

槐廳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
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徹前
人行李而強據之者予爲學士時目觀此事

學士上日用樂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田惟內外劄不給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京師百官上日唯翰林學士勅設用樂他雖宰相亦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勅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

罷潤筆

內外制九章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騶皆分霑元豐中改

立官制內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

直院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權攝者爲直官如許敬宗爲直記室是也國朝學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寧中復置直舍人學士院但以資淺者爲之其實正官也熙寧六年舍人皆遷罷閣下無人乃以章子平權知制誥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暫攝也古人兼官多是暫時攝領有長兼者即同正官予家藏海陵王墓誌謝朓文稱兼中書侍郎各出筆談

制書不可稱德音

本朝之制凡霽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宗袞言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天子自謂德音非也余按唐常袞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

音蓋得之矣 退朝錄

學士職任事體與外司不同

先公嘗言翰林學士居深嚴之地職任事體與外司不同至於謁見相府自非朔望慶吊止公服繫鞋而已學士於內庭出入或曲 詔亦不具靴簡若同列齊行前此命朱衣吏雙引抗聲言學士來直至宮門方止歸院則朱衣吏迺聲呼學士來者數四故事學士敘班只在宰相後今之參知政事班位即舊日學士立班處也近朝以來會赴內殿起居敘班在樞密宣徽使後惟大朝會入閣聖節上壽始得綴台司步武焉吾自延州歸闕再忝內職時與朱崖盧相同列依舊命吏前後雙引既而盧謂吾曰今府尹令尹 時 皇上開封府尹兼中書令

親賢英仁復兼右相尚

以一朱衣前導吾儕爲學士而命吏雙引得無招物
議乎因令罷去雙引自是抗聲傳呼之儀後亦稍罷
矣出朝退錄

學士班次

學士班舊例雖遺補府參軍亦在丞郎之上建隆中
陶穀任學士自以官至尚書因上言學士官未至丞
郎者並序於丞郎之下至丞郎者在左右常侍之上
至尚書者從本品序從之淳化五年六月詔曰翰林
樞密直學士職參內署禮絕外司况品秩以旣殊在
等威而宜峻頃有所易深未便安宜申明於舊章用
遵行於故事自今序立班位宜依舊在丞郎之上舊
規云學士大慶賀大朝會並立於宰相之後今分行
右立在親王使相之後坐即居左重行於參知政事

之後國朝侍讀侍講皆帶翰林之名在密旨學士之上又置龍圖閣學士亦在密直學士之上龍圖閣直學士即在密學之下立班坐位並少退

又

舊制端明殿學士必於翰林中久次者遷授後改爲文明殿學士 皇朝惟李昉爲之資政殿學士 真宗特置此官以王欽若罷參知政事優禮之也時執政奏班次學士之下上不悅月餘授欽若兵部侍郎充資政殿大學士班在翰林之上天禧初張知白自參知政事罷爲侍讀學士以兩府舊臣詔特升在學士之上

又

學士入院舊例不以官之高下惟以先後爲班以乾

德元年十一月以工部尚書竇儀爲學士詔儀班次承旨陶穀天禧四年四月楊億再入翰林詔億班在錢惟演之下盛度之上惟演奏讓云竊見太祖朝竇儀自工部尚書再入翰林班在舊學士之上太宗朝王旦以禮部郎中再知制誥在呂祐之之上况楊億在景德中已爲學士今來官位與臣並是丞郎伏乞 聖慈特升楊億班在臣之上遂降詔從之故億謝表云更篤相先之義俄頒得請之文

學士罷晚朝

舊規學士當直則赴晚朝不當直即無逐日起居國朝之制並早赴內朝而罷晚朝矣或知審官三班及判流內銓者三五日一詣承明稟奏公事即俟上再坐也舊制謂之諸司散今謂之諸司公事退也

已上出金坡遺事

直學士院

開寶二年李文正以中書舍人盧相以知制誥並命直學士院六年知制誥張公澹權直學士院太平興國元年湯率更悅徐騎省鉉直學士院王梓州克正張侍郎洎直舍人院四人皆江南文士也熙寧二年復置舊官

退朝錄

韓丕不長應用出院

韓丕有清操頗能爲詩及入禁中不甚長於應用一夕須詔書甚急韓停筆既久問吏索舊草吏以本典扃戶出宿不可搜檢丕乃破鎖取之改易而進不一月逐出院

學士之職清切貴重

淳化四年五月命張洎錢若水爲學士赴之日

太宗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它官可比朕嘗重此官故事學士赴上有勅設入弄獼猴之戲久罷其事然亦非宜今教坊有雜伎跳丸舞稍之類當令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呂端劉昌言及知制誥柴成務預會自此學士兩制密學赴會丞郎給諫不得預也

太祖命李昉

李文公昉開寶中爲中書舍人時盧多遜爲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會學士闕人太祖並命更直禁林未幾昉請疾假多遜先爲學士及九月九日宴大明殿太祖見昉坐於多遜之下恠而問之執政言多遜已爲學士昉是更直太祖坐間命爲學士又以昉

是舊德坐於多遜之上時開寶五年也出金坡遺事

爆直例

學士初入爆直例淳化三年刻石龕於玉堂後東北

壁

諸行尚書 三十五直 左右丞郎 四十直 常侍

諫議給事 四十五直 諸官知制誥 五十直如諫議知

印四十五直 太常少卿 諸行郎中 五十五直 諸行真

外起居侍御史 六十直 殿中司諫 六十五直 未晁朝

一百二十直 白身 一百四十直 前資各加五直 初入

轉官三直已後每轉一直改服色 一直如知制誥三

直已上值本直便爆一日每新人入先五直舊學士

一點次三直一點後兩直一點亦須酌量都大爆直

日數以定三等多少如兩人齊入則不點如舊官再

入約計前直減半

又
楊鉅舊規交宿例云新人常早入舊人即輪一巡早
入伴已後即晚入晚入人待交早入人常先出早入
卯時晚入趁早堂 國朝學士每日趁朝故皆早入
學士唯單直故無伴入之事

試館閣知制誥等

試京官及草澤等每試人前一日學士聚廳共撰詩
賦論各五題封進明日降出有御筆點定者用之自
朝臣直館閣京官州縣官草澤皆院中試之惟試知
制誥即在中書禁門將開門三五刻下直學士即出
如試未了即爲拖白矣或詔兩同試即舍人並過院
其日必盛饌置酒歡飲至暮也天禧四年六月詔每
遇試人令翰林御厨供酒食

冊皇太子

舊規云唐卅冊皇太子學士出就班賀禮畢又上表賀并上皇太子歲學士出就班賀禮畢又上表賀并上皇太子歲天禧四年九月今上爲皇太子學士晁公等並用此禮

學士新入院

舊規云學士新入院飛龍賜馬一匹并鞍轡及芻粟謂之長借今則賜馬并鞍轡續翰志云舊賜白成釘口鞍太宗改賜銀鬃裝又改犀腰帶爲金荔支帶舊規云上後三兩日內就院置宴今率以上日便賜宴舊規云十月初別賜錦長襖子國初以來賜翠毛錦澇化中蘇易簡入院改賜黃盤鵬與觀察使同其諸賜賚今古小異者即具在李昌武翰林雜記矣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九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

詞翰書籍

學士院

學士院在滋福殿橫街之南宣徽院北玉堂上東閣承旨學士居之西閣第二廳居之玉堂後東西各二閣第三廳而下分處之淳化中蘇易簡爲學士時建小樓於北軒甚亘窄天禧三年惟演奏重葺治因去其下窻牖施以曲檻始明敞矣待詔房六間在玉堂西南孔目院在西謂之西頭驅使院在東謂之東頭玉堂後東北一室二間不甚高敞大中祥符中今王相居之二年入參大政次李相迪又自此閣拜命其後入者多求居之此室常不空前簷有大槐樹意以爲祥亦有不令剪削者

學士從行幸

太祖太宗出征時學士並於行宮之外安下自上東封泰山西祀汾陰幸亳學士始設次於行宮內綵殿之東當直者居之以俟詔命其頒賜飲食茗菓則日有四五皆與親王丞相相等焉

學士預丹鳳樓放赦

唐制皇帝御樓肆赦學士得升丹鳳樓之西南隅侍立五代已後因循廢之淳化四年蘇易簡自院入參大政乃奏自今上御樓覃恩望令與樞密使侍立御榻之側從之

小宴學士預坐

淳化四年十月武寧軍節度使曹彬來朝上宴於長春殿乃命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張詠皆赴

坐舊制每便殿小宴當直學士與文明樞密直學士皆預坐故相李昉及扈蒙在翰林日常預斯宴後爲閣門使梁迥奏罷之至是給事中參知政事蘇易簡奏復之

學士草麻

學士每非時召對即公服繫鞋袖具貲而入每恩例除改即宰相得旨後入熟狀至晚或召對或降出熟狀便草麻惟進退宰相及非時特旨除改皆夜後宣入面受處分宰臣不得知也

又

天禧三年七月十六日夜降熟狀以殿前都指揮使忠武軍節度使曹璨移領河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更三點麻卷入本家奏璨卒勝子亦至其麻遂不

宣明日却付院架閣

學士草制次第

舊規當制者草第一第三並以命官高卑爲次不繫學士官位今單直不以多少皆獨草惟大禮後加恩即學士齋宿翰長草第一學士以次分之如四廳學士即翰長却草第五它皆類此

舍人賜書預宴

皇朝 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因置酒於紫雲樓下命兩制侍宴懽甚因命中書舍人來辰宜綴內制起居令爲通式仍各賜書千餘卷以備檢閱舊體每游宴止學士得赴召暨 皇上留心儒墨旌賞文翰時綸閣之臣始召赴曲宴或令和御詩舍人從游宴自此始也厥後立春鑲銀飾彩幡勝之物亦及之太

平興國八年召閣下舍人李公穆
宋公白賈公黃

中呂公蒙正李公至入院承旨扈公蒙贈詩賀之有

五鳳齊飛入禁林之句為一時之盛事其或觀稼於南薰門賞花於含芳園春晝嚴蹕百司景從幸國西之金明池下雕輦登龍舟都人駕肩百樂具舉憇瓊林苑由複道御層樓臨軒置酒以閱繁盛兩制必侍從焉至上林春融千花萬卉妍麗冠絕上必曲宴宰衡勲舊召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鈎舉觴賦詩終日而罷

詞臣神仙之職

上嘗謂宰執近臣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翊日九所進詩悉搗御毫屬和以賜焉雍熙三年十月勅曰兩制詞臣公朝精選典司綸誥親近冕旒宜於俸祿之

間特示優豐之寵起自今後兩制俸料並以見緡充

禁中墨妙

上聽政之暇搜訪鍾王之迹以資閱翫焉御毫飛動神機妙思出其軌制乃召書學之有格性者置於便殿躬自省閱仍授以筆法既覩其有成各錫其銀章象笏令入院充待詔者僅十人自是書詔四出寰海之內咸識禁中之墨妙焉

賜學加等

舊體學士凡召入院止賜白成釵都了切口銀鞍勒馬暨今上即位優待特異賜金塗銀鬧裝鞍勒對衣荔枝花金帶郊裡禮畢賜對衣金帶或牯犀金魚副之朝士自唐末久缺佩魚者今方復之十月朔舊

賜對衣紅錦袍上時以細花熟錦袍代之 淳化二年

冬代以細花盤雕錦下丞相一等自是遠方之珍果
天府之法釀龍鳳之茗舜伏臘之餅餌以時而賜悉
加等焉

玉堂擬瀛洲之象

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蓋擬
瀛洲之象也待詔董羽之筆脩篁皓鶴悉圖廊廡竒
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風傳禁漏月色滿庭
真人世之仙境也

學士和詩草制

或禁直垂簾人靜之際則有中使忽降持御詩宣令
屬和則必尋拜謝狀後信宿方和進如聲韻竒險難
以賡載者必拜章瀝懇陳述寡和之意優詔多免焉
每錫賜謝恩奏狀必當直學士草或郊禋行慶制命

填委必聚廳以分草之其餘書詔辭祝頃刻之間雖
續紛而至必獨當或數直有不草一詞者自可探賾
往誥研窮理體以備顧問焉

學士拜命

學士九拜命先閣門受劄書於常朝殿門之階上舊
敕召入院後差中使賜拜伏跪受訖求於便殿對敷

陳述寵用遭值之由謂之告謝上必從容賜坐獎

飾戒諭而退選日謝恩前一日待詔一人就宅宣召

預於庭設茵褥堂設酒醴待詔稱有勅望皇居拜伏

聽命其詞皆褒獎嚴召之意於本院舊學士處請本

又舞蹈訖升堂飲饌以謝恩奏狀拜伏跪授之來日

待詔迎於待漏院與新學士偕行引至閣門而退閣

門舍人始引入中謝賜對衣金帶金塗鞍勒馬近例

就院轉官惟承旨別賜分物勅設如初拜之例餘不得比矣入本院上事宜徽院告報勅制儀鸞宿陳亦幕大官備珍饌設尊酒茗果畢至赴是設者止鳳閣舍人餘不得預坐舊牀禁中上事元無樂前代或有令伎藝人弄狝猴及藏珠之戲

玉堂坐次

玉堂之上惟上事受吏人賀禮始得正坐餘雖承旨亦須坐於東廂其副翰坐西廂餘依雙隻對坐居是職者人物之選亦已極矣儒墨之榮亦已至矣苟能節用以安貧杜門以省事採真如之旨養浩然之氣來者瞻望其出處時君優假其顏色逍遙卒歲非神仙而何每上直一依舊制入者先之出者後之或食已日盱之後同列出院當直學士苟已褫巾笏則可

紗帽鞞履送至於玉堂之簾下蓋同列相恕其坦率也

進制書小字本

舊規云大順二年十月宣旨每進麻制書詔錄小字留內永爲定式自後令繫機密公事即用小字本常詔不進 國朝自大中祥符九年後詔麻制進小字本蓋便於看覽也書詔亦進之

學士中謝

舊規云學士中謝先於殿西北隅立候客省奏某乞到殿上云喚客省使遞聲云喚即趨至中庭此禮今謂之通喚惟將相即通喚學士即不

進草

舊制學士晚得熟狀其密旨多夜降出草麻五更三

點進惟演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入院禮上是夕召入面令草今上封壽春郡王制惟演面奏此制一出天下傳寫臣欲先進入草本乞神筆刊削然後寫麻上再三不允堅請方從之是夕一更二點進草入三點降出御筆書依奏書寫四字方付待詔寫及天禧二年正月十七日再入院二月二日又召對令草今上封并王麻亦一更初進草便降出御批依奏其後南郊加恩及冊皇太子皆晁公當之亦進草親王宰臣等即不進

太宗賜趙昌國及第

太宗朝趙昌國者自陳乞應百篇舉帝親出五言四句詩爲題云秋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春池兩山僧道柳泉九二十字一字爲五篇篇四韻至晚僅

能成數篇辭意不足取亦賜及第用勸舉學者

開封解以孫暨為第一

咸平元年開封發解以高輔堯為首錢易次之易有時名不得魁薦頗不平之上書言試題語涉譏諷輔堯亦請解頭讓易 上命錢若水覆考既而 上以為士人爭進幾不可長止令擢文行兼著者一人為首乃以孫暨為第一輔堯次之易第三餘如舊並水燕談

太宗親試進士以孫何為第一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誘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

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 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
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 出歸
田錄

舉子重戴

李巽字仲權邵武人以蜃樓土鼓周處斬蛟三賦馳
名累舉不第爲鄉人所侮曰李秀才應舉空去空迴
知席帽甚時得離身巽亦不校至是乃遺鄉人詩曰
當年蹤跡困埃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爲報鄉閭親戚
道如今席帽已離身蓋國初猶襲唐風士子皆曳袍
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巽後仕至度支郎中兩浙轉
運使卒與王禹偁相友善今小畜集有送李仲權赴
官序即巽也

二

世傳潘閔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又王禹偁
贈崔遵度及第未脫白詩云且留重戴士風多則國
初舉子猶重戴矣並青箱雜記

御焚試卷於真宗影殿前

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
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錄本於
真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歸田錄

收李迪黜賈邊

景德中李迪賈邊皆舉進士有名當時及就省試主
文咸欲取之既而二人皆不與取其卷視之迪以賦
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為衆與注疏異說
乃為奏具道所以乞特收試時王文正公為相議曰
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恕如邊特立異說

此漸不可啓將令後生務爲穿鑿破壞科場舊格遂
收迪而黜邊

東齋記事

貢院設位供帳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于堦前主司與舉人對
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
漿至試學究則悉徹帳幕氈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
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氈幕及供
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敗者故事爲之防歐文
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以爲禮數重輕如
此其實自有爲之

御試許詳定官別立等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
元莫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

荆公時為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為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封彌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為定即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為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為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為封彌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為狀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自此始遂為定制並沈存中筆談

狀元給驕從

故事侍讀學士無帶出外者張知白罷參知政事授此職知大名府然非歷二府而出者不得焉寶元中梅詢始帶知鄭州自後兩制遂爲例東齋記事

試進士沿革

進士之舉至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開寶六年因徐士庶伐鼓訴訟帝御講武殿覆試御試自此始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勝始分甲次自興國八年王世則勝始賜袍笏自蒙正勝始及第日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晔勝始賜宴自呂蒙正勝始賜同出身自王世

則勝始賜別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堯咨勝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勝始封彌謄錄覆考編排皆始於景德祥符之間唐制禮部試舉人夜試以三鼓爲限無名子嘲之曰三條燭盡燒焦學士之心八韻賦成

笑破侍郎之口後唐長興令書試竇貞固以短晷難成文字不盡意非取士之道奏後夜試本朝引校多士率用白晝不復繼燭雍熙中著作佐郎樂史特賜進士及第詔附于興國五年第一等之下賜第附榜始于此

舉人謁先師

國初詔諸人貢舉人群見訖就國子監謁先師迄今行之循唐制也

並春明退朝錄

春秋放榜

太平興國三年九月賜進士胡旦等七十四人及第先是去年秋諸州已薦士即詔罷之上恐有留滯者詔除三禮三傳學究外以八月至闕下故事惟春秋放榜至是秋試非常例也

降聖節齋宴

舊規云 皇帝降聖之日學士六員共率一百二十
緡寺中齋今送五十千與樞密使同開道場節前一
日赴宴唐時惟六學士及二使赴待詔雖發書屈亦
不預坐

江南書籍

雍熙中 太宗以板本九經尚多譌謬俾學官重加
刊校史館先有宋藏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
引以爲證祭酒孔維上言其書來自南朝不可案據
章下有司檢討杜鎬引正觀四年勅以經籍訛舛盖
由五胡之亂天下學士率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之
致也今後並以六朝舊本爲正持以詰維維不能對
王師平金陵得書十餘萬卷分配三館及學士舍人

院其書多讎校精當編帙全具與諸國書不類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一

詞翰書籍

藏書之府

淳化元年二月二十一日李至等言曰王者藏書之府自漢置未央宮即騏驎天祿閣在其中命劉向楊雄典校皆在禁中謂之中書即內庫書也後漢藏之東觀亦在禁中至

犯淵雅名

帝時始置祕書監掌禁

中圖書祕記謂之祕書及魏分祕書爲中書而祕書監掌藝文圖籍之事後以祕書屬少府故王肅爲祕書監表論祕書不應屬少府曰魏之祕書即漢之東觀因是不屬少府而蘭臺亦藏書故薛夏云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然則祕閣之書藏之於內閣矣晉宋以還皆有祕閣之號故晉武好覽文藝勅祕書

徐廣料祕閣四部三萬餘卷宋謝靈運爲祕書監
祕閣之遺逸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江子
一亦請歸祕閣觀書隋煬帝即位寫祕閣之書分爲
三品於觀文殿東西廊貯之然則祕閣之設其來久
矣及唐開元五年亦於乾元殿東廊寫四庫書以充
內庫命散騎常侍褚無量祕書監馬懷素總其事至
十三年乃以集仙殿爲集賢殿因置集賢書院雖公
革不常然祕閣之書皆置之於內也自唐天寶陵夷
文籍蕩然近及百年斯道幾廢國家承衰弊之末開
故理之源三館之書搜求漸備 陛下復建祕閣以
藏竒書况廡藻宸翰盈編積簡則其奧祕非復與羣
司爲比乞降明詔令與三館並列至於高下之次先
後之稱亦乞著爲定式其祕書省旣無書籍元隸京

百司請一如舊制八月詔曰朕肇興秘府典掌羣官仍選名儒入直於內文籍大備粲然可觀處中禁以宏開非外司之爲比自今秘閣宜次三館其秘書省依舊屬京百司

二

淳化三年五月詔增修秘閣 先是度崇文院之中堂爲秘閣地而層未立書籍止局偏廡廳內至是始修之八月閣成

三

景德四年五月以其地迫隘詔分內藏西庫地廣之大中祥符八年四月榮王元儼宮火延燒而閣後所廣地復爲內庫所有建大墻以限之其後以直舍狹隘數請侵地爲內庫主者所吝乃詔以大慶殿東廊

二十間給崇文院復以地不方正而格其詔案其地
即殿前都點檢廨舍 太祖龍興于此 國初爲車
輅庫今西京其所謂和鑾門內有車輅庫是也故前
詔稱車府焉

四

景德四年五月詔分內藏西庫地廣祕閣大中祥符
八年榮王宮火延燔詔置三館於左右掖門外以爲
崇文外院乃以舊地歸內帑天聖九年十一月復三
館于崇文院其直舍未暇增廣至嘉祐四年差官編
校館閣書朝廷復以內帑屋十三間還崇文自後書
庫直舍方具

三

元豐五年改崇文院爲祕書省內帑復請其地六年

十二月 詔以前所得屋十三間歸之 哲宗朝又
詔內帑復還秘省仍以朝服法物庫給與之以充所
取之數本省尚慮他時復有侵紊則有司復失其所
守奏乞定爲永久之制有 詔可之

六

淳化三年八月壬戌祕閣成 太宗作贊賜之宰臣
李昉等請刻石閣下李至上表引唐祕書省有薛稷
畫鶴郎餘令畫鳳賀知章草書當時目爲三絕又引
顏真卿請 肅宗題放生碑額近翰林學士承旨蘓
易簡乞御飛白書玉堂爲比願賜新額以光祕府戊
辰詔中書樞密院近臣觀新閣又賜上樽酒大官供
膳是日遣中使齎御飛白書祕閣二字以賜李至李
昉等相率詣正殿稱謝退就飲宴三館學士預焉又

賜御詩以羨其事李至上表請以 御製贊刊石祕閣帝以宰臣前已陳請又重違至意詔曰近以延閣載新萬機多暇聊書贊詠以羨成功所紀徽猷深虞漏略出於乘興豈足多稱遽覽封章願刊穹石垂於不朽良積厚顏其贊序朕兼為親書并篆額以旌祕省九月五日奉 詔橫勒立石十月遣中使李懷節以御草書千字文一卷付祕閣李至請於御製祕閣贊碑陰勒石 帝謂近臣曰千字文蓋梁武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俾周興嗣以韻次之詞理固無可取乘間偶書且非垂世立教之文孝經一卷乃百行之本朕嘗親為書之勒諸碑陰可也因賜李至詔書諭旨

太平興國三年三館新成盡遷舊館之書分爲兩廡置庫藏之哀合僞國文籍參以舊書正副本凡八萬卷皆以類相從用雕木爲架以青綾帕幕之簡冊之府翕然一變矣

八

乾德元年平荆南詔有司盡收高氏圖籍以實三館

國初三館裁數櫃計萬三千餘卷

三年九月命右拾

遺孫逢吉往西川取僞蜀法物圖籍印篆赴闕得書萬三千卷送三館開寶九年平江南命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僞國皆聚典籍惟吳蜀爲多而江左頗爲精真亦多修述

九

兩浙錢俶歸朝遣使收其書籍悉送館閣 端拱元

中
年五月詔置祕閣至是乃以史館書萬餘卷以實其

十

又詔史館盡取天文占候讖緯方術等言五千一十
二卷悉藏閣上

十一

景祐初元 詔群儒即書府盡啓 先帝所藏校定
條目翰林學士王堯臣史館檢討王洙館閣校勘歐
陽脩等咸被其選詩論撰次其偽濫者刪去之遺缺
者補緝之摘其重複刊其訛舛集其書之總數九三
萬六百六十九卷以類分門爲目成六十七卷初書
府之制廢于五代太平興國之初始建崇文院合聚
昭文史館集賢之書又起祕閣則貯禁中之籍逮茲

著錄故賜名曰崇文總目崇文總目係以三館祕閣

書籍併合著錄

京師藏書之家惟故相王溥爲多官

嘗借本傳寫丁謂家書亦多收入祕府三館祕閣

所藏之書皆分經史子集四類昭文館三萬八千二

百九十一卷史館四萬一千五百五十三千餘字錄

爲六卷以進賜刁術器幣等有差然今所行者止是

淳化中所校後雖覆校既已刻版刊改殊少

十二

淳化五年七月詔選官分校史記前漢後漢書既畢遣內侍齋本就杭州鏤板咸平中真宗謂宰相曰

太宗崇尚文史而三史版本如聞當時校勘官未能

精詳尚有謬誤當再加刊正乃命直史館陳堯佐等

覆校史記景德元年正月校畢并錄差誤文字五卷

同進詔賜帛有差又命直祕閣刁術等覆校前後漢書九修改三百四十九簽正卷集賢院四萬二千五百五十四卷其間雜偽國及籍沒之書卷秩不等仍多複本歲久多蠹祕閣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五卷皆黃本書編秩嚴整以備進御

十三

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詔樞密使王欽若都大提舉抄寫校勘三館祕閣書籍翰林學士陳彭年副之又令吏部銓選幕職州縣官有文學者先試判擇可者又送學士院試詩賦論命赴三館祕閣校勘又令翰林學士晁迥李維王曾錢惟演知制誥盛度陳知微於館閣京朝官中各舉服勤文學者一人爲覆校勘官迥等遂以集賢校理宋綬晏殊直集賢院徐奭麻

溫直崇文院檢討馮元充選九校勘官校畢送覆校
勘官覆校既畢送主判館閣官點檢校復於兩制擇
官一二人覆加點檢皆有程課以考勤惰焉

十四

天聖二年六月詔校勘南北史隋書以直史館張觀
集賢校理王質晁宗慤李淑祕閣校理陳詒館閣校
勘彭乘國子監直講公孫覺校正命知制誥宋綬龍
圖待制劉曄提舉

十五

景祐元年四月命直史館宋祁祕閣校理張環館閣
校勘胡宿張宗古覆校南北史康定元年冬十月上
之閏六月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郊編校
三館書判館閣盛度章得象石中立李仲容覆校

十六

景祐三年十一月命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嵇穎大理寺丞館閣校勘胡宿重校地理書

十七

嘉祐二年命崇文院檢討掌禹錫祕閣校理林億張洞館閣校勘蘇頌太子中舍陳檢校正醫書樞密使韓琦提舉

十八

嘉祐四年 仁宗謂輔臣曰宋齊梁陳後魏後周北齊書世罕有善本未行之學官可委編校官精加校勘八月命編校書籍孟恂丁寶臣鄭穆趙彥若錢藻孫覺曾鞏校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七史恂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

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 仁宗皇帝爲下其事
至七年冬稍稍始集然後校正訛謬遂爲完書模本
行之

十九

嘉祐六年四月以大理寺丞郭固編校祕閣所藏兵
書先是三館祕閣置官編校書籍而兵書與天文爲
祕書獨不預大臣有言固曉知兵法仍命就祕閣編
校抄成黃本一百七十二冊固初以選擇六宅副使
治平四年六月以編書畢遷內藏庫副使路分都監

二十

哲宗時臣寮言竊見高麗獻到書內有黃帝鍼經九
卷據素問序稱漢書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篇素問
與此書各九卷乃合本數此書久經兵火亡失幾盡

偶存於東夷今此來獻篇袂具存不可不宣布海內
使學者誦習伏望朝廷詳酌下尚書工部彫刻印板
送國子監依例摹印施行所貴濟衆之功溥及天下
有旨令祕書省選奏通曉醫書官三兩員校對及令
本省詳定訖依所申施行

二十一

舊制每日校對書籍功冊葉背面二十一紙三館都
監於每月終具逐員功課聞奏自嘉祐中置編校此
制遂廢元祐六年復著爲令又案六典考工之職二
十七最十日讎校精審明於判定爲校正之最乞以
月終所奏降付考功詔依紹聖三年四月尚書省勘
會館職每日校對書籍已有條制立定功課即不須
逐旋聞奏其考功自來別無行遣顯屬繁冗奉 聖

旨元祐六年指揮更不施行

二十二

淳化元年二月詔自今游宴宜召直館其集賢祕閣校理並令預會初李宗諤舉進士獻文自薦詔相府試詩頌各一篇遷祕書郎集賢校理之職自興國後罕有任者會帝宴近臣於後苑三館學士悉預宗諤以任校理閣門吏拒之不得入翌日獻詩述其事故有是詔又請令京官乘馬入禁門並爲故事集賢有

修撰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略同閣門拒校理

不得預宴蓋吏失之也祖宗時每時序游幸或雨雪

休應皆賜宴于崇文院祥符天禧之際宸章獻藻宣示臣下自宰執至貼職皆得賡載仁宗善飛白書每賜臣下館閣預焉上已重陽館閣賜宴于瑞聖

園

二十三

天聖中 仁宗幸後苑賞花宴輔臣宗室從官及三館京官以上並預先是得唐明皇山水字石於長安寘于清輝殿是日命從臣觀畢應制賦詩 仁宗親第其能否

二十四

慶曆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群玉殿曲宴三館預焉其禮數悉如召近臣觀書之會

二十五

皇祐二年賜太宗九絃琴譜 御製明堂樂曲

三朝訓鑑圖

三聖寶字

御篆明堂字

御飛白

書明堂之門字徧逮館職賞花釣魚館閣學士悉預

宴賦詩寶元後西方用師遂罷

二十六

嘉祐七年三月復講之後雖罷宴歲命中使賜牡丹
法酒于閣下祕省所藏書畫歲一暴之自五月一日
始至八月罷是月召尚書侍郎學士待制御史中丞
開封尹殿中監大司成兩省官暨館職宴于閣下陳
圖書古器縱閱之題名于榜而去凡酒醴膳羞之事
有司共之仍賜錢百緡以佐其費大觀元年八月請
于朝又增賜四百緡宴日仍遣中使以御酒化成
殿果子賜在省官最爲盛集前此未有

二十七

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爲侍讀學士邢
昺爲侍講學士按故事唐開元中置侍講其後有翰

林侍講學士五代已來四方多事時君右武不暇嚮
學故此職久廢 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觀書爲
樂殆至宵分手不釋卷由是命文仲爲翰林侍讀寓
直禁中以備顧問然名秩未崇 帝聰明稽古奉承
先志首置此職擇耆儒舊德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
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言長
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令監館閣書籍中使劉崇
超日具當宿官名於內東門進入自是多召對詢訪
或至中夕焉

二十八

康定元年四月宋綬任禮部尚書知樞密院同提舉
編修會要辟置官屬寓局于崇文院迄今因之已上

並蓬山志

二十九

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秘閣
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爲人盜竊
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乃置編校官八員校讎
四館書給吏百人悉以黃紙爲大冊寫之自此私家
不敢輒藏校讎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
沈存中筆談

館職稱學士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
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置編修局

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復注
舊字於其間以爲日課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圍之

仍於卷末書校官姓名

雌黃塗字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惟雌黃則一漫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鈇黃蓋用之有素矣

並筆談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二

典故沿革

封孔子後

國朝孔子之後率襲封文宣公至和中祖擇之言文宣乃先聖謚號後嗣不當以為封爵下學士更定美稱乃改封其四十九代孫宗愿為衍聖公元祐初孔宗翰上言先聖之後世襲封

爵為縣尉庭參州

守者下至廟戶減耗祠宇墮頽不堪其陋蓋襲公爵以奉祠事本競流不競或領官他州公悉條具以聞願下所司講完廢墜增土田別異世襲之人使天下知朝廷尊孔子之意詔以衍聖公曰奉聖公承襲者即除寄祿官不領它職其勞考遷改所給俸廩並視在官給田萬畝賜監書置學官以誨其子弟

楊文公

二

至和二年封孔子四十七代孫宗愿爲文宣公祖擇之言前代封孔子之後者在漢魏曰褒成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鄒國唐初曰褒聖開元中謚孔子爲文宣王遂封其後爲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嗣也乃下學士院更定羨號而改封宗愿爲衍聖公

東齋記事

孔子太公周公加謚立廟

祥符元年十一月加謚文宣王曰立聖文宣王祝文進署追謚齊太公曰昭烈武成王令青州立廟周文公曰文憲王曲阜縣立廟

非宗室女封郡縣主

故事親王女皆封郡主趙普以元勳諸女封郡主高德懷以駙馬之貴二女特封縣主當時禮官不正其失而諫官不言其非此典禮之誤也

澠水燕談

皇子兼師傅

皇子封東陽郡王除務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賈學士黯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爲父師於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

國朝命官祇以差遣爲職事自三師三公已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賈言爲當也

歸田錄

異姓兼中書令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惟贈官方有之元豐中曹郡王以元舅持服兼中書令下度支給俸有司言自來未有活中書令請受則例

筆談

烏帽

天聖以前烏帽惟用光紗自後始用南紗迨今幾十年復稍稍用光紗矣

賣香印鳴鑼

太祖廟諱 語訛近香印故今世賣香印者不敢斥呼鳴鑼而已 仁宗廟諱 語近蒸今內庭上下皆呼蒸餅爲炊餅亦此類 並青箱雜記

錢文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改年號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

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爲二人以爲二聖人者悅
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爲明字於文日月竝
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遽改曰景祐
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五年
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羣臣慕唐朝玄宗以
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
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
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謚
耳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
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
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
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九
年號九易皆有謂也

二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爲太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爲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爲天禧慶曆九年改皇祐嘉祐九年改爲治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爲明道

家祭用臺棹

祕府有唐孟詵家祭儀孫氏仲饗儀數種大抵以士人家用臺棹享祀類几筵乃是凶祭其四仲吉祭當用平面氈條屏風而已

官告綾紙

凡封贈父母祖唯降麻官用白背五色綾紙法錦標大牙軸餘雖極品止給白大綾紙法錦標大牙軸已上並廬陵歸田錄

後唐案檢

予嘗求得後唐

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道乃除

宰相劉昫兼判三司堂檢前有擬狀云具官劉昫右
伏以劉昫經國才高正君志功方屬體元之運實資
謀始之規宜注宸衷委司判計漸期富庶永贊聖明
臣等商量望授依前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兼判三司散官勳封
如故未審可否如蒙允許望付翰林降制處 詔錄
奏聞其後有制書曰宰臣劉昫右可兼判三司公事
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付中書門下准此四月十
日用御前新鑄之印與今政府行遣稍異本朝要事
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
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

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即黃紙書宰臣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堂檢宰執皆不押惟宰屬於檢背書日堂吏書名用印此擬狀有詞宰相押檢不印此其爲異也大率唐人風俗自朝廷下至郡縣皆

有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也押檢二人乃馮道李愚狀檢瀛王親筆甚有改竄勾抹處按舊五代史應順元年四月九日已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劉昫判三司正是十日與此檢無差宋次道記開元宰相奏請鄭畋鳳池薰草擬狀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擬狀馮道親筆蓋故事也

中國衣冠用胡服

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鞞鞞蹠躡帶皆胡服也窄袖利於馳射短衣長鞞

便於涉草胡人樂茂草常寢處其間予使北時皆見之雖王庭亦在深草中予至胡庭日新雨過涉草衣袴皆濡惟胡人都無所露帶之所垂蹠蹠蓋欲佩帶弓劍帔幌箠囊刀礪之類自後雖去蹠蹠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蹠蹠如馬之鞅根即今之帶鏤也天子以十三環爲節唐武德正觀時猶爾開元之後雖仍舊俗而稍褻博矣然帶鉤尚穿帶本爲孔本朝加順折蓋彌文也幞頭一謂四脚乃四帶也二帶繫腦後垂之二帶反繫頭上令曲折附頂故亦謂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鎮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幞頭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順風凡五等惟直脚貴賤通服之又庶人所戴頭巾唐人亦謂之四脚蓋兩脚繫腦後兩脚繫領下取其服勞不脫也無事

則反繫於頂上不復繫領下兩帶遂爲虛設

三省樞密院印用塗金

舊制中書樞密院三司使印並塗金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爲之塗金餘皆鑄銅而已

京城用青涼繖

京城士人舊通用青涼繖大中祥符五年九月唯許親王用之餘並禁之六年六月始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繖出入

皇后太后印

近朝皇后太后皆有印篆文曰皇太后之印皇后之印故事二宮立各有宮立長秋長樂長信之類是也宜以宮爲文至尊之位亦不合言印當云某宮之寶

官告之制

予嘗判官誥院知制誥時又提舉兵吏司封官誥院而不曰司勳恐遺之也凡文臣及節度觀察防團刺史諸司使副內殿承制崇班皆用吏部印管軍至軍校環衛官用兵部印封爵命婦用司封印加勳用司勳印凡官誥之制后妃銷金雲龍羅紙十七張銷金標袋寶裝軸紅絲網金帟楮公主銷金大鳳羅紙十七張銷金標袋玳瑁軸紅絲網塗金銀帟楮按皇后當降制誕告不裝告身而用冊本朝諸后皆止用告

景祐元年立后用冊治平熙寧皆循之

親王宰相使

相色背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綠錦標袋犀軸色帶紫絲網銀帟楮樞密使三師三公前宰相官至僕射東宮三師嗣王郡王節度使白背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標袋犀軸色帶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知

院同知院簽書院事宣徽使僕射東宮三少御史大夫至率府副率以上白背五色綾紙十七張暈錦標大牙軸色帶尚書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東宮三少六統軍上將軍留後觀察使同上唯用法錦標近用翠毛師子錦以代暈錦非舊制也三司使翰

林學士承旨至直學士待制丞郎御史中丞大兩省賓客大卿監祭酒詹事庶子大將軍防團刺史橫行使諸司使軍職遙郡樞密都承旨初除駙馬都尉白綾大紙七張法錦標大牙軸色帶三司副使少卿監司業起居郎至正言知雜至監察御史郎中員外郎四赤令諭德少詹事家令率更令太子僕太常博士節度行軍司馬副使橫行副使諸司副使樞密副承旨軍職都指揮使並不遙郡者白綾大紙七張大錦

標大牙軸青帶國子博士至洗馬通事舍人諸王友
六尚奉御諸衛將軍承旨崇班閣門祗候五官正諸
州別駕樞密院諸房副承旨官至五品以上用大綾
紙大錦標牙軸兩使判官防團副使率府率副率京
官館職堂後官中書密院主事諸軍職都虞候忠粹
馬軍步軍副都軍頭指揮使藩方馬步軍副都指揮
使都虞候內供奉官至內品白綾中紙五張中錦標
中牙軸青帶秘書郎至將作監主簿白綾小紙五張
錦標角軸青帶幕職州縣官靈臺郎保章正諸州長
史司馬中書錄事主書守當樞密院令史中書令史
諸軍指揮使內品待詔書藝白綾小紙五張小錦標
木軸青帶諸蕃蠻子大將軍司階司戈司候郎將以
上並白綾大紙法錦標大牙軸色帶凡修儀婉容才

人貴人美人銷金小鳳羅紙七張銷金標玳瑁軸紅
絲網塗金銀幣搭司言司正尚食尚衣典寶常使金
花羅紙七張法錦標袋內降夫人郡君團窠羅紙七
張暈綠標袋宗室婦常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標袋
宗室女素羅紙七張法錦標袋國夫人銷金團窠五
色羅紙七張暈錦標袋郡夫人常使金花羅紙七張
見任兩府母妻使團窠法錦標袋以上至司言司正
等皆用玳瑁軸紫絲網銀幣搭郡君縣太君遙郡刺
史正刺史以上妻並銷金常使羅紙七張餘命婦並
素羅紙七張

上元燃燈

上元燃燈或云泂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
帝有列燈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山燈時唐明皇先

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建燈迎三宮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本朝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而初元遊觀冠於前代

賜新火

周禮四時變國火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而唐時唯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戚里本朝因之唯賜輔臣戚里帥臣節察三司使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中使皆得厚賜非常賜例也

金明池

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盡圮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鏤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

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館太宗於西郊鑿金明池中有臺榭以閱水戲而士人游觀無存泊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設亭館即踰曲江之盛也

公家文書藁異名

凡公家文書之藁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今秘府有梁朝宣底二卷即正明中崇政院書也檢即州縣通稱焉已上並筆談

乾德鑄印

乾德三年重鑄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印先是舊印緣五代舊文非工至是得蜀鑄印官祝溫集自言其祖思唐禮部注印官世習繆篆即漢志所謂屈曲纏繞以摹章者也臺省寺監及開封興元尹印悉令

溫集改鑄 楊文公談苑

品官喪許擊鍾

京師品官之喪用浮屠法擊鍾初無定制景德中令文臣卿監武臣大將軍命婦郡夫人已上許於天清開寶二寺擊鍾至今以爲定制

賜謚

周禮卿大夫卒太史於葬前賜謚祖奠之日讀誄後世有司失於申明典禮故須門生故吏錄行狀子孫請謚近歲遂有既葬而謚號終不及者天聖中孫奭王子融言乞臣寮薨謝不待本家請謚在官品合加謚者並令有司舉行詔從之 並灑水燕談

凱旋奏樂不避忌晨

楊文正 編 江南人集賢校理澄心堂歸朝直祕閣

上幸秘閣詢經義敷對稱旨賜金紫景德中爲近侍
扈從澶淵之幸泊凱旋鑾駕還闕日有司言行宮適
當懿德皇后忌晨上疑回鑾鼓吹輦筦非便時公
爲儀仗使已先馳還闕備迎駕之儀遂馳騎遣問公
公即奏於義無害武王載木主伐紂時居喪尚前歌
後舞况忌者乃追遠存思耳玉壺清話

禁焚屍

河東人衆而地狹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焚取骨
燼寄僧舍以至積久棄捐乃已習以爲俗韓稚珪鎮
并州以官鑑市田數頃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
之地古者反逆之人乃有焚如之刑其士民則有殮
殯祔葬之禮惟胡夷禮泊僧尼許從夷禮而焚柩齊
民則一皆禁之今韓公待俗以禮法真古循吏之事

也 倦遊錄

贈官請謚

唐制兼官三品得贈官如韓文公曾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終吏部侍郎而贈禮部尚書是也而觀察使多贈兩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謚國初以來唯正三品方得謚兼官贈三品不得之 真宗命陳彭年詳定遂詔文武官至尚書節度使卒許輟朝贈至正三品許請謚而史失其傳寶元中光祿卿知河陽鄭立卒而輟朝非故事也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二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三

典故沿革

皇后謚

皇后有謚起於東漢自是至于隋皆單謚光烈陰皇后明德馬皇后和熹鄧皇后文獻獨孤皇后是也史家取帝謚冠其上以別之如云光之烈皇后陰氏明之德皇后馬氏也非謂欲連帝謚而名之也然則質家尚單文家尚複後世或用複謚如唐正觀中長孫皇后謚文德後 太宗謚文皇帝文德自是複謚自用二名偶同 太宗之謚耳中宗謚孝和趙皇后謚和思言取帝謚配之其後昭成肅明元獻章敬獻貞昭德以莊憲諸后皆不得連帝謚 國初追尊四祖三宗之后冠以帝謚及 杜太后崩始謚明憲未幾

欲同三祖之后遂改昭憲及 太祖諸后自連孝字
太宗后連德字 真宗后連莊字皆用複謚非連帝
謚為義慶曆中乃言孝字連 太祖謚德字連 太
宗謚遂改為章以連真字謚且 祖宗謚號皆十餘
字豈上配一字為義又 太祖功烈豈專以孝稱
太宗后連德字及在下文與 祖宗后謚文不對何
如東漢諸后單舉之乎皇祐中余為禮官龍圖閣直
學士趙周翰奏議甚詳下禮院時新以章易莊朝廷
以宗廟事重不欲數更張遂寢其所奏

臣僚卒輟朝

太祖時大卿監卒皆輟朝一日景德以前文武官賜
三品皆不得謚曾任三品官乃得謚

真宗大中祥符中命陳文僖公彭年重定以正三品尚書節度使卒始輟朝贈尚書節度使許定謚自後遵用其制而日曆實錄國史皆遺其事並筆談

國忌行香

舊制國忌送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官赴佛寺行香內職不與焉景德中同知樞密院事王公欽若陳公堯叟請率內職學士諸司使軍職下洎列校同爲一班先詣西上閣門進名奉慰宰相參知政事文武百官爲一班次詣閣門進名奉慰訖退赴佛寺行香小忌則否金坡遺事

投金龍玉簡

道家有金龍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中齋醮故投於名山洞府天聖中仁宗皇帝以其險遠窮僻難

齋送醮祭之具頗爲州郡之擾乃下道錄院裁度才
留二十處餘悉罷之河南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
京洞江寧府華陽洞舒州潛山司真洞杭州大滌洞
鼎州桃源洞常州張公洞南康軍廬山詠真洞建州
武夷山昇真洞南嶽朱陵洞江州馬當山上水府太
平州中水府潤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錢塘江水府河
陽濟瀆北海水府鳳翔府聖湫仙遊潭河中府百丈
泓龍潭杭州天目山龍潭華州車湘潭所罷處不可
悉記予嘗於學士院取金龍玉簡視之金龍以銅制
玉簡以階石制

出東齋記事

給金寶牌

祥符中詔以聖祖神化金寶牌分給京城寺觀及外
州名山福地牌長二寸闊一寸文曰玉清昭應宮成

天尊萬壽金寶其背文曰永鎮福地勅四周皆隱起
剝龍花卉之狀盛以絳紗囊髹塗函御題其上

應天院建聖像殿

西都北市應天禪院乃太祖誕聖之地國初爲傳
舍真宗幸洛陽願瞻遺迹徘徊感愴乃命建爲僧
舍功成賜院額奉安御容命知制誥劉筠記之仁
宗初又建別殿分二位塑太宗真宗聖像丞相
王欽若爲之記後園植牡丹萬本皆洛中尤品慶曆
末仁宗御篆神御三殿牌藝祖曰興先太祖
曰崇華真宗曰昭孝今爲忌日行香之地去留府
甚遠故詩有正夢寐中行千里謂此也並澠水燕談

罷睦親神御殿

嘉祐中修睦親宅神御殿歐永叔言祖宗廟貌非

人臣私家所宜有者劉貢父亦謂爲然詔下兩制臺
諫官禮官議而引漢韋元成議春秋之義父不祭於
支庶之室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
遂罷郡國廟於是罷修神御殿

東齋記事

降青詞

降青詞每進天慶天祺先天降聖三元節及 皇帝
本命各預先一月降入馬遞兗州會真宮太極觀景
靈宮亳州明道宮太清宮慶成軍太寧宮西京上清
宮嵩山崇福宮昇州茅山鳳翔府太平宮中岳天封
宮泗州延祺觀杭州天柱山大滌洞霄宮五岳真君
觀內中延真殿天符觀會慶殿天安殿滋福殿玉清
昭應宮景靈會靈觀祥源觀上清宮金明池水殿等
非時建道場即當直日草詞或急速者學士未入亦

就宅草自大中祥符每立春立秋醮真君觀惟有東西北中四岳而南岳真君獨闕其禮惟演天禧二年再入翰林當草七月詞見闕此岳乃入劄子奏乞檢會事下禮儀院所司以從初漏闕懼罪久而不奏及立春將近惟演再上言以南岳闕醮盖有司之誤然屢經大宥乞免有司之罪但依例添入御筆批依奏遂詔報中書門下行下自此五岳皆備矣

蓬山志

勘箭勘契

太祖初郊九闕典大儀脩講或未全備至於勘契之式次郊方舉大禮禮畢轡輅還至闕門則行勘箭之儀勘箭者其箭以銅爲鏃長三寸形若鑿杓其筈香檀木爲之長三尺金線飾之絳羅泥金囊韜之金吾仗掌焉其鏃以紫羅泥金囊貯之駕前司掌焉每大

駕還闔中扉駐蹕少俟有司聲云南來者何之駕前
司告云 大宋皇帝行大禮畢禮儀使跪奏曰請行
勘箭金吾司取其笥駕前司取其鏃兩勘之罷即奏
曰勘箭訖有司齊聲曰是不是贊唱者齊聲曰是如
是者三方開扉列班起居迎駕大輅方進勘契者以
檀刻魚形金飾鱗鬣別以香檀板象魚形次而為範
其魚則駕前掌焉其範則宮殿門司掌焉鑾輿過宮
殿門以魚合範然後開扉迎駕其贊唱喝迎拜一如
勘箭之式 玉壺清話

二

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謂之雄牡
箭牝謂之闢仗箭本胡法也熙寧中罷之 筆談

街鼓

京師街衢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曉 太宗時張
公洎製坊名列牌於樓上按唐馬周始建議置鼗鼓
唯兩京有之後北都亦有鼗鼗鼓是則京師之制也
二紀以來不聞街鼓之聲金吾職廢矣 倦遊錄

禁衛五重

禁衛凡五重親從官爲一重天武官爲一重御龍弓
箭直弩直爲一重御龍骨朶子直爲一重御龍直爲
一重凡入禁圍自一重徒一年至三年止誤者減二
等傳卞嘗誤入禁圍定私罪永叔再爲論奏爲公罪
得應劭舉 東齋記事

駕頭扇袋

正衙法座香木爲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
藤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

輦後曲蓋之篋兩扇夾之通謂之扇篋皆繡亦有銷
金者即古之華蓋也 筆談

喚仗入閣

唐日御宣政殿中細仗兵部旂幡等立於廷朝官退
皆賜食自開元後朔望宗廟上牙盤食明皇意欲避
正殿遂御紫宸殿喚仗入閣門遂有入閣之名在唐
時殊不知爲盛禮唐未常御殿更無仗御朔望特設
之趨朝者仍給廊下食所以鄭谷輩多形於詩詠嘆
羨而五代行之不絕故祖宗數御文德殿行入閣之
禮熙寧二年予被詔修閣門儀制以爲文德入閣非
是當喚仗御紫宸殿請下兩制與太常議之學士承
旨王公珪等以謂入閣是唐日坐朝之儀不足行削
去其禮予與閣門諸君因請如唐御宣政禮量設仗

衛之儀詔乃可今朔望御文德殿始於此也閤門有舊入閤圖頗約其禮而簡便之凡文武官百人執仗四百人其五龍五鳳五嶽五星旗御馬皆立殿門之外筆談

洞案

予昔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洞案者設於前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燎香鑪修注官夾案立予詰吏何名洞吏辭不知予思之通朱漆爲案故名曰洞耳丞相公序謂然唐人鄭谷嘗用之景文公筆記

接伴虜使

虜使韓杞者始修聘好獷悍無檢命趙文忠公接伴公旋教覲見之儀方漸馴擾及將辭嫌朝服太長步武縈足復欲左衽公戒之曰君將陛殿受還書去

天顏咫尺可乎剛折之纜不敢明年虜選姚東之翹翹者也至闕復接伴東之者輕縱呈辨坐則談兵公徐謂之曰君號多聞者豈不聞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今得已之時也二國始以禮義修好非君所談之事方此少戢酬對得體

玉壺清話

交州進奉授官

交州進奉使多遣兵馬使或攝管內刺史或靜海節度賓幕之職及其歸多加檢校官或遷其職如行軍司馬副使之類近皆自稱王官又亦以王官命之

春明退朝錄

北朝官

北朝書詔白紙寫用御寶印渾金鍍匣子盛錦托裏渾金鍍鎖鑰請御寶印封并紅絲條錦重黃襪白面

籤云書致于第大契丹皇帝闕下兄大宋皇帝封國
母即云嬪大契丹皇太后籤云謹致書下云謹封再
用紅羅襪封畢用詔帑封帶復用御寶印大中祥符
正月契丹太后喪予慰書用黃羅襪乾興元年二月
告哀亦用黃羅襪當年十月與契丹皇后生辰書却
用紅羅襪

外國書

外國書白詔帑寫亦用御寶印間金鍍匣子盛錦托
裏間金鎖鑰封一同前錦裏用黃絹襪封面籤云勅
某國王或某王

並蓬山志

仙源積慶圖

趙文定拜宗正掌玉牒屬籍國初梁周翰創宗籍之
制不辨宮邸公裁酌得宜又造仙源積慶圖盡列長

幼親踈之目以進於便坐張之爲盛事也 玉壺清話

置宗正及教授等官

予嘗修玉牒知國家慶緒之繁衍治平中宗室四千餘人男女相半存亡亦相半親王置翊善侍講記室餘則逐官院置都講教授歲時有喜慶則燕崇政殿或太清樓命之射課其書札或賦以歌詩擇其能者而推賜器幣以旌勸之景祐三年始置大宗正司以濮王及彰化軍留後守節領其事有所奏請不得專達必宗正司詳酌而後以聞所以勉進其敦睦而糾其愆違也其後增置講書官四員別置小學教授十二員又增同知大宗正一員而置官益多其踈屬又聽其出外官則自厲而向學者彌衆矣 澠水燕談

宗子授南班官

宗子授南班官世傳王文正太尉爲宰相日始開此
議不然也故事宗子無遷官法唯遇稀曠大慶則普
遷一官景祐中初定 祖宗並配南郊宗室欲緣大
禮乞推恩使諸王宮教授刁約草表上之後約見丞
相王沂公公問前日宗室乞遷官表何人所爲約未
測其意答以不知歸而思之恐事窮且得罪乃再詣
相府沂公問之如前約愈恐不復敢隱遂以實對公
曰無他但愛其文詞耳再三嘉獎徐曰已得旨別有
措置更數日當有指揮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屬自
初除小將軍凡七遷則爲節度使遂爲定制諸宗子
以千縑謝約約辭不敢受予刁親舊刁嘗出表藁以
示予

筆談

諸王公主制中稱呼

近世諸王公主制中稱皇子皇弟皇女疑皇字相承
爲例上合云第幾子第幾弟第幾女云退朝錄

燕王贈天策上將軍

慶曆中皇叔燕王元儼薨 仁宗追悼尤深詔有司
擇位號之尤美尊者以追榮之乃特贈天策上將軍
非常典也王性嚴毅威望著於天下士民識與不識
呼之曰八大王犬戎尤憚之澠水燕談

親王公主封國

淳化五年九月 真皇封壽王詔壽國升爲大國在
晉國之下諸國之上景德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壽梁趙宋四國今後更不得封大中祥符六年
正月十九日降制衛國長公主特進封徐國長公主
楚國長公主報慈正覺大師特進封邠國長公主越

國長公主特進封宿國長公主所有徐邠宿三國特
昇為大國在衛楚越國之上 蓬山志

歷代用曆

上古以來逐朝曆名黃帝起元辛卯曆顓帝用乙卯
曆虞用戊午曆夏用丙寅曆湯用甲寅曆周用丁巳
曆魯用庚子曆秦用乙卯曆漢用大初曆四分曆三
統曆魏用黃初曆景初曆晉用玄始曆合元曆萬分
曆宋用大明曆元嘉曆齊用天保曆同章曆正象曆
後魏用興和曆正元曆正象曆梁用大同曆乾象曆
永昌曆後周用天和曆丙寅曆明玄曆隋用甲子曆
開皇曆皇極曆大業曆唐用戊寅曆麟德曆神龍曆
大衍曆元和觀象曆長慶宣明曆寶應曆正元曆景
福崇賢曆晉天福用調元曆周顯德用欽天曆

本朝 太祖用應天曆 太宗用乾元曆 真宗用
宜天曆 仁宗用崇天曆 英宗用明天曆已而復
用崇天曆 退朝錄

併省州縣

熙寧中廢併天下州縣迄八年凡廢州軍監三十一

儀滑慈鄭集萬乾儋南儀復蒙春陵憲遼寶壁梅漢

陽通利寧化清平永康荆門廣濟高郵江陰富順鏈

水宣化廢縣一百二十七晉州 趙城 杭州 南新 普州

普康 磁州 昭德 華州 渭南 德州 德平 陵州 貴平新縣

忠州 桂嶺 兗州 鄒縣 廣州 信安四會 陝府 胡威陝石

河中 河西永樂 巴州 七盤其章 坊州 昇平 春州 銅陵

北京 大名涪水涇城永濟 冀州 鄭長豐縣 梧州 戎城

邛州 臨溪 梓州 永泰 河陽 汜水 滄州 輔安臨津 融州

武陽羅城象州義化歸州真山汝州龍真懷州脩武

武陽道州永明慶州樂蟠華池瀛州東城景越順安

高陽澶州頓丘洛州武成曲周臨洛丹州雲崑汾川

潞州黎城瓊州舍城火山火山橫州未定宜州占陽

漕丹金城述昆汾州考義延州金明豐林延水大原

平晉隨州光化邢州襄山在縣平鄉秦州長道達州

三崗石鼓揚州廣陵趙州隆平栢御贊皇雅州百丈

榮經同州夏陽嘉州平羌河南洛易福昌陽緱氏

伊闕濱州招安慈州文戚吉鄉成都犀浦戎州宜賓

綿州高昌榮州公井寧化寧化乾寧乾寧真定靈壽

井陘荆南建寧文江辰州麻陽招諭陳州南頓桂州

修仁未寧安州雲夢忻州定襄劍門關劍門漢陽漢

川恩州清陽熙州狄道河州犯罕衛州新鄉衛渝州

南川 號州 玉城 果州 流溪 利州 平蜀 許州 許田 岢嵐

嵐石 蓬州 蓬山 良山 冀州 新河 涪水 溫山 閬州 晉安

岐平 復州 玉涉 潤州 延陵 出筆談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三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四

詩歌賦詠

范杲

藝祖收河東凱旋范杲叩馬進詩曰千里版圖來浙
右一聲金鼓下河東上愛慕不已增秩賜章服杲魯
公質之姪好學有文時稱高梁柳范謂高弁梁周翰
柳開與杲也

楊侍講

楊侍講徽之以能詩聞於 祖宗朝 太宗知其名
索其所著以百篇奏御仍獻詩謝上卒章曰少年牢
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 太宗賜和且語近臣
曰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禮部侍郎選十聯寫
於御屏梁周翰貽之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

在御屏中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鶴隨苔岸洗衣
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臺高易斷魂塞上
云戍樓烟自直戰地兩長腥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
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帶兩
雲歸越雋州哭江爲云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烟元
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岩石雲
生筆閑遶庭松露濕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
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遲桐葉雨
聲寒

王元之

一

王元之謫黃州也實由宰相不說交親無敢私見惟
寶元賓握手泣嗒於閣門曰天乎使公屢黜豈非命

耶士大夫高之元之以詩謝之曰惟有南宮竇負外
爲余垂淚閣門前

二

雷德驥有終父子二人嘗並命爲江南淮南兩路轉
運使當世榮之王禹偁贈詩二首其一曰江南江北
接王畿漕運帆檣去似飛父子有才同富國君王無
事免宵衣屏除姦吏魂應喪養活疲民肉漸肥還有
文場受恩客望塵情抱倍依依其二曰當時詞氣壓
朱雲老作皇家諫諍臣章疏罷封無事日朝廷猶指
直言人題詩野館光泉石講易秋堂動鬼神棘寺下
僚叨末路齋心唯祝秉鴻鈞蓋禹偁嘗出德驥門下
而德驥深於易而酷嗜吟詠故也

三

王禹偁詩多紀實中的作趙普挽詞云玄象中台坼
皇家上相薨大功銘玉鉉密事在金滕宋湜挽詞云
先帝飛遐日詞臣遇直時樞前書顧命筆下定洪基
蓋普嘗密贊 太祖傳位 太宗而湜爲內相宿直
遇太祖升遐是夜草遺劄立 太宗故也云此事湜
家亦不知唯以公挽詞爲傳信

四

王黃州始居濟陽父本磨家時畢文簡公士安爲州
從事元之七歲一日代其父輸麩至公宇立庭下應
對不懾文簡方命諸子屬句鸚鵡能言寧比鳳文簡
曰童子口舌喧呶顧能對此乎意惡犯分而譏之元
之抗首應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蚕復涵諷意報文簡
文簡嘆曰子精神滿腹將且名世矣其後與公接武

朝廷焉

五

王元之謫黃州有詩云又爲太守黃州去依舊郎官
白髮生論詩者尚其質直元之先謫滁州謝上表云
諸縣豐登若無公事一家飽煖全荷君恩元之有畫
像在滁及歐陽尚書謫官至郡謁畫像取表中語爲
詩曰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煖荷君恩元之在朝
與宰相不相能作江豚詩刺之譏其肥大云食啗魚
鰕頗肥脂又云江雲漠漠江雨來天意爲霖不干汝
俗云江豚出能致風雨也

楊文公

楊文公初爲光祿丞太宗頗愛其才一日後苑賞花
宴詞臣公不得預以詩貽諸館職曰聞帶官花滿鬢

紅上林絲篔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
不同諸公不敢匿以詩進呈上詰有司所以不召左
右曰以未帖職例不得預即命直集賢院免謝令預
晚宴時以爲榮唐韓吏部序侯喜劉師服與道士軒
轅彌明三鼎聯句其事頗恠而彌明之詞警絕遠甚
以謂非神即仙殆非人思所能到孫漢公以爲皆退
之之語也蓋以其詞多刺譏慮爲人所訾其傳不久
故假以神其事也

康案唐韓吏部另
爲一事誤連於一

二

揚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
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
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大年新蟬云風來玉宇
鳥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也

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雪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

三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對而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纒爲的對

四

楊大年十一年建州送入闕下 真宗親試一賦二詩頃刻而成上喜令中人送中書俾宰臣再試時參政李至狀云臣等今月某日入內都知王知春傳聖旨押送建州十一歲習進士楊億到中書其人來自

江湖對駁軒陛殊無震懼便有老成蓋聖祚承平神
童間出也臣亦令賦喜朝京闕詩五言六韻亦頃刻
而就其詩謹封進詩內有七閩波渺邈雙闕勢岩嶢
曉登雲外嶺夜渡月中潮斷句云願秉清忠節終身
立聖朝之句

五

楊文公億數歲未能言一日家人抱登樓誤觸其首
忽便言家人驚謂曰汝既能言能吟詩乎曰能遂令
吟樓詩應聲吟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
聲語恐驚天上人後爲天下文章宗工

夏文莊公

夏文莊公景德初侍父監通州狼山鹽場嘗登狼山
賦渡口詩曰渡口人稀黯翠烟登臨猶喜夕陽天殘

雲右倚維陽樹遠水南迴建鄴舡山引亂猿啼古寺
電駟甘雨過閑田季鷹死後無歸客江上鱸魚不直
錢時方年十七後之題詩無出其右識者以謂甘雨
過閑田雖有爲霖之志終無澤物之功

二

夏文莊公舉制科對策罷方出殿門遇楊徽之見其
年少遽邀與語曰老夫他則不知唯喜吟詠願丐賢
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不識可否公援筆欣然曰殿
上袞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
獨對丹墀日未斜揚公嘆服數四曰真將相器也

三

景德中夏公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多宴後庭酒酣
遽命中使詣公索新詞公問上在甚處中使曰在拱

宸按舞公即抒思立進喜遷鶯詞曰霞散綺月沈鈞
簾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闕鎖新秋瑤階犯
英宗諱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
殿按梁州中使入奏上大悅

四

夏鄭公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好讀書攻爲
詩一日携所業伺宰相李文靖公沈退朝拜於馬首
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
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翊日袖詩呈 真宗及叙其
死事之後家貧乞與換一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
後數年舉制科對策庭下有老官者前揖曰吾閱人
多矣視賢良他日必貴求一詩以誌今日之事因以
吳綾手巾展於前鄭公乘興題曰簾內袞衣明黼黻

殿前旌旆雜龍蛇縱橫落筆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
斜是年制策高等平生好爲詩皆有所屬初罷樞府
爲南京留守時有忌疾之者到郡作詩曰造化平分
荷大鈞腰間新佩玉麒麟南湖日夜栽桃李准擬灘
陽過十春又曰海鴈橋邊春水深略無塵土到花陰
忘機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晚年流落仇敵
益衆而抨彈之疏不輟上聞因作詩送一臺官曰弱
羽驚弦勢未安孤飛殊不礙鴛鴦黃金自有雙南貴
莫與遊人作彈丸始王沂公曾當國鄭公爲翰林學
士欲撼之因作青州詩曰日上西山舞鸞鶴波翻碧
海對蛟龍直鈎到了成何事消得君王賜履封以沂
公青人故也

五

景休曰夏竦字子喬父故錢氏臣歸朝爲侍禁竦幼學於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則多矣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鉉鉉喜曰可教矣年十七善屬文爲時人所稱舉進士開封府解者百數竦爲第六貢院時奏名第四會其父死於邊竦以死事者子補奉職貢院奏竦所試賦詩優於省元陳堯佐以其幼故抑之來舉請免省試詔許之竦以奉職行父喪服終換丹陽主簿舉賢良方正及第拜大理評事通判台州秩滿遷光祿寺丞直史館頃之奉詔修史俄知制誥時年二十七

陳文惠

陳文惠堯佐端拱元年程宿下及第止二十八人時

公兄弟先登第舉族貧時但未仕父省垂尚爲小官
家極貧魏野以詩賀之曰放人少處先登第舉族貧
時已受官

蘇東坡

一

慶曆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州有琅琊幽谷山川
奇麗鳴泉飛瀑聲若環珮公臨聽忘歸僧智仙作亭
其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
遵好奇之士聞而往遊愛其山水秀絕以琴寫其聲
爲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
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詞不主聲爲知
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歿其廬山道人崔
閑逋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

東坡居士蘇子瞻以補其闕然後聲詞皆備遂爲琴
中絕妙好事者爭傳之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響空
山無言唯公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涓涓人未眠荷
簣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第二疊泛聲同此醉翁
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
童巔水有時而迴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
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方其補詞閑爲絃其聲居
士倚聲爲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爲比上號
本覺法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謂曰二水同器有不
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
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

二

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行

於壁間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之大蘇集子瞻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傳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已上見灑水燕談

李文質

李昉再入相以司空致仕爲詩慕白居易之淺切所居有園林畜五禽皆以客爲名白鷗曰閑客鷺曰雪客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隴客昉各爲詩一章畫爲客圖傳於好事者又慕居易西京九老之會得宋琪等八人皆年七十餘時爲九老會未果而卒

玉溪生

公嘗言至道中偶得玉溪生詩百餘篇意甚愛之而未得其深趣咸平景德間因演綸之暇徧尋前代名

公詩集觀富於才調兼極雅麗包蘊密緻演繹平暢
味無窮而久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曲盡萬態之變
精索推言之要使學者少窺其一班略得其餘光若
滌腸而換骨矣繇是孜孜求訪凡得五七言長短韻
歌行雜言共五百八十二首唐末浙右多得其本故
錢鄧師若水未嘗留意掎拾纔得四百餘首錢君舉
賈誼兩句云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錢
云其措意如此後人何以企及余聞其所云遂愛其
詩弥篤乃專緝綴鹿門先生唐彥謙慕玉溪得其清
峭感愴蓋聖人之一體也然警之之句亦多予數年
類集後求得薛廷珪所作序凡得百八十二首世俗
見予愛慕二君詩什誇傳於書林文苑淺拙之徒相
非者甚衆噫大聲不入於俚耳豈足論哉

范文正公

一
海陵西溪鹽場初召呂文靖公嘗官於此手植牡丹
有詩刻其後范文正公亦嘗臨涖復題一絕云陽和
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後人
以二公詩筆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爲人貴重護以朱
欄不忍折歲久盛茂枝復數丈每春花開數百朶爲
海濱之奇觀

二

范文正公未免乳喪其父隨母嫁淄州長山朱氏旣
冠文行過人一試爲南宮第一人遂擢第仕宦四十
年晚鎮青州西望故居纔百餘里以詩寄其鄉人曰
長自一寒儒登榮三紀餘百花春滿路二麥雨隨車

鼓吹迎前道烟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

三

范文正公謫睦州過嚴陵祠下會吳俗歲祀里巫迎
神但歌滿江紅有桐江好烟漠漠浪似染山如削遶
嚴陵灘畔鷺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絕
送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
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吳俗至今歌之

四

范希文爲詩不徒然而作也有贈釣者詩云江上往
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濤裏又觀渡
詩一棹輕如葉旁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
人率以教化爲主非獨風騷之將抑又文之豪傑歟

五

范文正公氣節忠勁知無不言 仁廟朝屢獻章疏
數見斥逐故梅聖俞作啄木鳥詩以見意曰啄盡林
中蠹未肯出林飛不識黃金彈雙翎墮落暉

張在

青州布衣張在少能文尤精於詩竒蹇不偶老死場
屋題龍興寺老栢院詩曰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
芳去又迴唯有君家老栢樹春風恰似不曾來大爲
人所傳誦故御史中丞范諷補之喜論詩尤愛此篇
誦於文潞公公皇祐中鎮青詣老栢院訪在所題字
已漫滅公惜其不傳爲大字書於西廡之壁後三十
餘年當元豐癸亥東平畢仲甫將叔見公于洛下公
誦在詩囑畢往觀畢至青訪其故處壁已圯毀不復
可得爲刻于天宮石柱又刊其故所題處

僧惠崇一

寇萊公一日延詩僧惠崇於池邊探闡分題丞相得池上柳青字韻崇得池上鷺明字韻崇默遶池邊馳心於杳冥以搜之自午及晡忽以二指點空微笑曰已得之此篇功在明字凡五押之俱不倒今方得之丞相試請口舉崇日照水千尋迥棲烟一點明冠公笑曰吾之柳功在青字已四押之終未愜不若且罷崇詩全篇曰雨絕方塘溢遲徊不復驚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清及斷句云主人池上鳳見爾憶蓬瀛

二

宋九釋詩惟惠崇師絕出嘗有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之句傳誦都下藉藉喧著餘緇遂寂寥無聞因忌之乃厚誣其盜闖僧文兆以詩嘲之曰河分崗勢

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

石昌言

皇祐間館中詩筆石昌言楊休最得唐人風格余嘗携琴訪之一詩見謝尤佳曰鄭衛湮俗耳正聲追不回誰傳廣陵操老盡澤陽材古意爲師復清風尋我來幽陰竹軒下重約月明開恐遺泯故錄焉已上湘

山野錄

石曼卿

一

石曼卿天聖寶元間以歌詩豪於一時嘗於平陽會中作代意寄尹師魯一篇詞意深羨曰十年一夢空花委依舊山河損桃李鴈聲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日

春風裏眉聳石州山對起嬌波淚落粧如洗汾河不
斷水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數年故人關
詠夢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獨嘗自以爲平陽
代意一篇最爲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令余此詩盛
傳于世在永言耳詠覺後增演其詞隱度以入迷神
引聲韻於是天下爭歌之他日復夢曼卿致謝詠字
永言

二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
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爲世所好余家嘗
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爲余以草書其籌筆驛
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爲三絕真余家
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忽如夢中言

我今爲仙也所生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
騎一素驢去如飛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
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記舉子一聯云
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鬼神仙事恠不
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

趙師民

龍圖趙學士

師民

以醇儒碩學名重當世爲人沈厚

端默羣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
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
又如曉鶯林外千聲轉芳草堦前一尺長殆不類其
爲人矣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四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五

詩歌賦詠

林和靖

一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爲詩
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輦頗爲士大夫所稱又梅
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
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爲句云
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初無封禪書尤爲人稱誦自
逋之卒湖山寂寥未有繼者見廬陵居士歸田錄

二

林和靖梅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大爲歐陽文忠公稱賞大凡和靖集中梅詩最好梅

花詩中此兩句尤奇麗東坡和少遊梅詩云西湖處
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歷倒僕意東坡亦有微意也
然和靖詩對屬親切如贈煨藥秀才詩云鯢鵬懶擊
三千水龍虎閑封六一泥

歐陽文忠公

歐陽公頃謫滁州一同年

忘其名

將赴閬倅因訪之

即席爲一曲歌以爲送曰記得金鑾同唱第春風上
國繁華而今薄宦老天涯十年岐路辜負曲江花聞
說閬山通閬苑樓高不見君家孤城寒日等閑斜離
愁無盡紅樹遠連霞其飄逸清遠皆曲之品流也公
不幸晚爲儉人撰淫艷數曲附之以成其毀予皇祐
中都下已聞此闕歌於人口者二十年矣嗟哉不能

爲之力辨公尤不喜浮圖文瑩須持蘇子美書薦謁
之殆還亦蒙詩見送有孤閑竺乾格平淡少陵才及
聯句有林間著書就應寄日邊來之句人皆怪之

二

趙叔平罷參政致政居濉陽歐永叔罷參政致政居
汝陰叔平一日乘安輿來訪永叔時呂晦叔以金華
學士知潁州啓宴以召二公於是歐公自爲優人致
語及口號高誼清才摺紳以爲羨談口號曰欲知盛
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
明月兩閑人紅芳已過鶯猶轉青杏初嘗酒正醇好
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三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殊爲樞密使會大雪歐

陽文忠公與陸學士徑同往候之遂致酒於西園歐陽公即席賦晏太尉西園賀雪歌其斷章句曰主人與國共休戚不唯喜悅將豐登須怜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深不平之嘗語人曰昔日韓愈亦能作言語每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却不曾如此作鬧

梅聖俞

一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鎮長安梅送詩云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是時詩甚多獨刻此于石文瑩頃遊郢中二邑僧壁尚有公之詩郢城新亭曰每到新亭即厭歸野香經雨長松圍四簷山色消繁暑一局碁聲下翠微冰片角巾簪澗月錦文拳石

砌苔磯近來學得籠中鶴回避流鶯笑不飛寒食訪
僧云客舍愁經百五春雨餘溪竹綠無塵金花觸處
送鞦鼓粉頰誰家鬪草人水上碧桃流片段梁間新
燕語逡巡高僧不飲容携酒來勸先朝放逐臣篇篇
精絕不能盡錄公聞靈州陷衣胡服引單騎冒雪間
道走清遠故城得其實奏請班師

見玉壺清話

二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
牙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鰕河豚嘗出
於春暮羣遊水上食柳絮而肥南人多與荻牙爲羹
最羨知詩者謂祇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
平生苦於吟詠以閑遠古淡爲意故其締思極艱此
詩作樽俎之間筆力雄贍頃刻而成遂爲絕唱

三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涪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在聖俞集中未爲絕句蓋其名重傳落夷狄子瞻以余尤知聖俞因以見遺余家舊畜琴一張乃雷會所斲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爲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四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喜爲詩而多稱張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鯢魚繁政添蓴菜紫余嘗於聖俞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獨知己難得知

人亦難也

五

宋元獻公庠初罷參知政事知揚州嘗以雙鵝贈梅堯臣堯臣作詩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走從教養素翎不同王逸少幸苦寫黃庭宋公得詩殊不悅

六

梅聖俞與謝氏中外親謝師直小名錦衣奴聖俞作詩戲之曰古錦裁詩句班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肯效陸郎無師直時十餘歲讀詩而悟見劉貢父詩話

蘇子美

一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

對月詩所謂雲頭豔豔開金餅水面沉沉卧綵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彌蘇子美兄舜元字才翁詩亦遒勁多佳句世獨罕傳其與子美紫閣寺聯句無愧韓孟也恨不盡見之耳

二

尚書郎周越以書名盛行於天聖景祐間然筆法軟俗殊無古氣梅堯臣作詩務爲清切閑淡近代詩人鮮及也皇祐已後時人作詩尚豪放甚者粗俗強惡遂以成風蘇舜欽喜爲健句草書尤俊嘗曰吾不幸寫字爲人比周越作詩爲人比梅堯臣良可歎也見

東軒筆錄

三

蘇子美謫居吳中欲遊丹陽潘師旦深不欲其來宣

言於人欲拒之子羨作水調歌頭有擬借寒潭垂釣
又恐鷗鳥相猜不肯傍青綸之句蓋謂是也

晏元獻

一

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
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
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

二

晏元獻公雖起田里而文章富貴出於天然嘗覽李
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
公白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公每吟詠富貴
不言金玉錦繡而唯說其氣象若曰樓臺側畔楊花
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

淡風之類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這景致也無

三

晏相國今世之工爲詩者也末年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已來所未有然相國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之酬和

丁晉公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垂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鶯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羣臣皆自以爲不及也

范補之

一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方歸濟南城有張氏園亭
數泉上出有金線真珠之目水木環合乃歷下之勝
景園亭主人乃張寺丞聰也嘗邀范宴飲於亭范題
二韻詩于壁云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乍醒
唯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二

鼎州甘泉寺介官道之側嘉泉也便於漱酌行客未
有不舍車而留者始寇萊公南遷日題於東楹曰平
仲酌泉經此回望北闕黯然而去未幾丁晉公又過
之題於西楹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范補之爲湖
南安撫留詩於寺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禮佛向
南行煙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詩牌至今
猶存已上見湘山野錄

鍾離權

邢州開元寺一僧院壁有五代時隱士鍾離權草書詩二絕筆勢道逸詩句亦佳詩曰得道真僧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峯其二曰莫厭追歡語笑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閑來屈指從頭數得見昇平有幾人後劉從廣知邢州訪此寺遂命刊勒此詩于石

張宗永

張宗永華州人倜儻不羈善爲詩寶元中以職官知長安縣時鄭州陳相尹京兆宗永嘗以事失父意公有別業在鄠社縣間宗永知公好絕句詩乘間詣之於廳大書二韻云喬松翠竹絕纖埃門對南山盡日開應是主人貪報國功成名遂不歸來莊督錄以聞

公覽而善之待之如初宗永嘗有詩云大書文字隄
防老剩買峯巒準備閑佳句甚多徃徃膾炙人口

馮太傅

馮太傅端嘗書一絕句云鳴鶴直上一千尺天靜無
風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顧坐
客曰此可盡於屏障乃柳如京塞上之作 見倦遊雜
錄

呂文穆

洛陽龍門有呂文穆公讀書龕云文穆昔嘗棲偃於
此初有友二人一人則温尚書 仲舒 一人忘其姓名

而三人誓不得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狀元温已失
意然猶中甲科遂釋褐其一人徑拂袖歸隱後文穆
作相 太宗問昔誰為友文穆即以歸隱者對遽以

著作佐郎召之不起故文穆罷相尹洛作詩曰昔作
儒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黃麻九重鴛鷺醉中別萬
里煙霄達了歸鄰叟盡垂新鶴髮故人猶著舊麻衣
洛陽謾道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所謂故人蓋斥
其友歸隱者也

王荆公

一
王丞相初得請於金陵出東府寓定力陽自題於僧
壁云溪北溪南水暗通隔溪開得夕陽東當時諸葛
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

二

王荆公初罷相知金陵作詩曰投老歸來一幅巾君
恩猶許備藩臣芙蓉堂下疏秋水聊與龜魚作主人

再罷相遂乞官觀以會靈觀使居鍾山又作詩曰乞
得膠膠擾擾身鍾山松竹替埃塵只將鳧雁同爲客
不與龜魚作主人

三

熙寧中詔王荆公及子雱同修經義經成加荆公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雱龍圖閣直學士同日授命故元
參政絳賀詩曰陳前輿服同相傅拜後金珠有魯公

四

熙寧初張侍郎按以二府成詩賀王文公公和曰功
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咤燕臺示陸農師曰蕭規
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據故實而請從隗始初
無恩字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鬪雞聯句感恩慙隗
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耶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

枯爲倒置眉目返易巾裳其慎之如此

五

舒王題王昂霄水亭云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鋤影外天事實人多不知搏黍蓋黃鸝也黍方熟時鳴于桑間或謂之黃袍見詩䟽春鋤鶯也爾雅曰鶯春鋤亦取其鶯之行步云皮日休詩數點春鋤煙雨微蓋言此爾

六

荆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寫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詩云晴溝漲水綠周遭俯視紅影移魚舳皆觀其影也其後云攀條弄芳畏日晚已見黍雪盤中毛事見儀禮

王平甫

一
王平甫學士以高才碩學勁正不附麗熙寧中判官告院忽於秋日作官辭點絳唇一闕其旨蓋有所刺以示其游魏泰歎曰公之辭美矣然斷章乃流離之思何也明年平甫竟以讒得罪廢歸金陵其詞曰秋氣微涼夢回明月穿簾幕井梧蕭索正遠南枝鵲寶瑟塵生金雁空零落情無託鬢雲重掠不似君恩薄

二

熙寧中高麗遣使人入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有旨令權知開封府元厚之內翰抄錄以賜時厚之自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厚之曰誰使詩仙來鳳沼欲傳賈客過雞林

三

王安國俊邁而貌陋黑肥熙寧中余與同官于洛下嘗謂余曰子可作詩贈我余因援筆戲之曰飛卿昔身温鍾夔思道通悅還魁肥江淹善談筆五色庾信能文腰十圍只知外貌乏粉澤誰料滿腹填珠璣相逢把酒洛陽社不管淋漓身上衣安國由此不悅

蔡子正

一

蔡子正久在邊任晚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再守平涼作喜遷鶯詞一闋以自廣曰霜天清曉望紫塞古壘寒雲衰草漢馬嘶風邊鴻翻月隴上鐵衣寒早劔歌騎曲悲壯盡道君恩須報塞垣樂盡橐韃錦領山西年少談笑刁斗靜烽火一把長報平安耗聖主深仁威稜退布驕虜尚寬天討歲華向晚愁恩誰念玉

關人老太平也且歡娛莫惜金樽頻倒此曲成大傳
都下見倦遊雜錄

二

蔡挺自寶元已後歷邊任至於熙寧初猶帥平涼會
邊無事因作樂歌以教邊人有誰念玉關人老之句
此曲盛傳都下未幾召爲樞密副使

三

熙寧六年有司言日當食四月朔上爲徹膳避正
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見日食百官入賀是日有皇子
之慶蔡子正爲樞副獻詩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
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
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正殿皇子慶誕陰雲不見日
蝕四句盡之當時無能過之

張鄧公

一
退傅張鄧公士遜晚春乘安輦出南薰遶都城游金
明抵暮指宜秋而入閤兵捧牌請官位退傅止書一
絕於牌云閑遊靈沼送春回關吏何須苦見猜八十
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二

退傅張公性喜山水宰邵武時多游僧舍至則吟哦
忘歸嘗至西庵題詩曰西庵深入西山裡筭得當年
少客遊密密石叢盤小徑涓涓雲竇瀉寒流松皆有
節垂青蓋僧盡無心也白頭欲刷粉牌書姓字調官
官冗不堪留又公嘗至寶蓋崑寺亦留題曰身為冠
冕流心是雲泉客每到雲泉中便擬忘歸迹况茲寶

蓋崑天造清涼宅稅車官道傍誰知願言適又公嘗
泐牒至建寧縣過洛陽而山路險峭窮絕不可名狀
亦題二韻於村寺曰金谷花時醉幾場舊遊無日不
思量誰知萬水千山裡枉被人言適洛陽揚文公談
苑彌楚僧惠崇詩於近代釋子中爲傑出而歐陽少
師歸田錄亦紀其佳句則不甚多余嘗見惠崇自撰
句圖凡一百聯皆平生所得於心而可喜今試錄之
書揚雲卿別墅云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長信詞
云陰井生秋早明河轉曙遲送達上人西遊云地形
容蜀盡江勢抱巒回江行晚泊云嶺暮清猿急江寒
白鳥稀上相公池上作云歸禽動疎竹落果響寒塘
贈陳少府云野人傳相鶴山吏學彈琴夜坐云春淺
水生井甯分月上軒贈疑上人云掩門青檜老出定

白髭長送遷客云浪經蛟浦闊山入鬼門寒經綠公
舊寺云遺偈傳諸國留真在一峯塞上云河水堅度
馬塞雪苦藏鵬喜長公至云久別年顏改相逢夜話
長隱者云多年不道姓近日旋移家宿東林寺云鳥
歸松墮雪僧定石沈雲上翰林王學士云露寒金掌
重天近玉繩低柳氏書齋云著書驚日短彈劍惜春
深上王太尉云探騎通番壘降兵逐漢旗田家秋夕
云露下牛羊靜河明桑柘空舟行云林斷城隍出江
分島嶼迴寄梅蘇州云鎖城山月上吹角海鷗驚宿
楊侍郎東亭云卷幔來風遠移床得月多送程至云
白浪分吳國青山隔楚天遊隱靜寺云空潭聞鹿飲
疎樹見僧行送錢供奉巡警云劍佩明山雪旌旗濕
海雲梅鼎臣河亭云曠野行人小長河去鳥平宿鰲

公山齋云月高山舍迥霜落石門深送盧經西歸云
霜多秦木迥雲蓋漢山孤濠梁夜泊云夜闌潮動舸
秋迥月臨城崔仰秋居云葉影風中盡虫聲月下多
贈裴史君云行縣山迎舸論兵雪繞旂早行云繁霜
衣上積殘月馬前低秋夕云磬斷虫聲出燈迴鶴影
沈書韓退之屋壁云移家臨醜石租地得靈泉秋夕
懷長公云秋近草虫亂夜遙霜月低觀宴鄉老云海
鷗聽舜樂山老醉堯觴贈素上人云中食下林犹
夜禪移塚狐晚夏夜云扇聲猶泛暑井氣忽生秋江
行早發云殘月楚山曉孤烟江席春宿飜經館靖少
卿房云梵容分古像唐語入新經題王太保道院云
鶴傳滄海信僧和白雲詩秋夕懷汪白云寒禽栖古
柳破月入微雲贈白上人云花漏沈山月雲衣起海

風喜陳助至云樓中天姥月坐上杜陵人冬日野望
云人歸岡舍迥鴈過渚山遙送人牧榮州云山色臨
巴迥江流入漢清春申道中云湘雲隨鴈斷楚路背
人遙贈李道士云松風吹雪亂岩溜濺碁寒栖霞寺
云境閑僧度水雲盡鶴盤空林逋河亭云古路隨崗
起秋帆轉浦斜楊秘監池上云禽寒時動竹露重忽
翻荷魏野山亭云嵐重琴碁濕風長枕簟寒塞下云
夜梵通雲竇秋香滿石叢陝西道中云關河雙髻白
風雪一燈青送防秋揚將軍云殺氣生龍劍威風動
虎旗瓜州亭子云落潮鳴下岸飛雨暗中峯賀劉舍
人云日躔黃道迥春入紫微深除夜云寒燈催鴈盡
曉角喚春歸幽并道中云鴈行沉古戍鷗影轉寒沙
送僧歸天台云景霽雲迴合秋生樹動搖過陳搏舊

居云亂水僧頻過荒松鶴不還宿橫江館云露館瀟
驚枕空庭月伴琴維邢道中云馬渡冰河闊鵬盤磧
日高國寺秋居云驚蟬移古柳闌雀墮寒庭書平上
人山房云松風傳夕磬溪霧擁春燈觀南郊天仗云
霓旌搖曙景鳳吹繞春雲贈義省上人云坐石雲生
衲添泉月入瓶昇平詞云萬國無刑治三邊不戰平
國清寺云暝鶴棲金刹秋僧過石橋呂氏西齋云雲
殘僧掃石風動鶴歸松劉參幽居云風暖鳥巢木日
高人灌園楊都官池上云竹風驚宿鶴潭月戲春魚
書矯方屋壁云圭竇先知曉盆池別見天送陳舍人
巡撫云月露踈寒粹雲濤閃畫旂宿齊上人禪齋云
鶴驚金刹露龍蟄玉瓶泉春日冠宮贊池上云暄風
生木末遲景入泉心七夕云河來天上闔雲度月邊

輕贈王道士云海人來相鶴山猶下聽琴送孫荊州
云畫鷁浮秋浪金鏡響夕雲江城晚望云丹楓映郭
迥綠嶼背江深題王太保山亭云危溜含清瑟飛花
點玉觴送李秦州云朱旗凌雪卷畫角入雲吹書上
人西齋云孤雲還靜境遠籟發秋空李太傅山莊云
圍碁分雪石汲井動金沙宮中詞云井含春氣碧樓
轉夕陰清送吳袁州云鳥暝風沉角天清月上旗寄
肇公云斜吹鳴金錫歸雲擁石床塞上云古戍生烟
直平沙落日遲贈嗣上人云拂石雲離筵嘗茶月入
錨舟行云遠嶼迎橋出寒林帶岸回送延上人云來
時雲擁衲別夜月隨筇馬蠙淮亭云路橫崗燒斷風
轉浦帆斜上戴殿前太保云劒靜龍歸匣旗閑虎繞
竿高誣書齋云品畫逢名岳橫琴憶古賢太一山云

雲陰移漢塞石色入秦天塞上送人云地遙羣鳥小
天闊一鵬平范溶園池云江花凌霰發山溜入池深
獵騎云長風躍馬路小雪射鵬天高略書院云古木
風煙盡寒潭星斗明送段工部河北轉運云渡河風
動旆巡部雨露車

康案自楊文公談苑以下疑前
僧惠崇之第三則誤連於此

三

張退傅相公與陳文惠公同秉政張既以帝傅致政
有詩寄文惠曰赭按當年並命時蒹葭衰颯倚瓊枝
皇恩乞與桑榆老鴻入高冥鳳在池張公既退居年
七十八歲有除夜詩八十光陰有二年煙蘿門戶喜
開關近來無柰山中相頻寄書來許綴班退傅以八
十二歲薨正八十有二之讖

見倦遊雜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五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六

詩歌賦詠

韓魏公

韓魏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曹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
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閑花晚節香公居嘗謂保初節
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尤著效所立特完又作喜雪
詩一聯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
公身雖在此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爲詩用意深
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也 見魏王別錄

李師中一

唐介爲臺官廷疏宰相之失 仁廟怒謫英州別駕
仍命中官乘驛押赴任時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
頗衆獨李師中待劄一篇爲人傳誦曰孤忠自許衆

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
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已死姦雄骨尚寒天爲吾
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

二

唐子方始彈張堯佐與諫官皆上疏及彈文公則吳
奎畏縮不前當時謂拽動陣脚及唐爭論於上前遂
并及奎之背約執政又黜奎而文公益不安遂罷政
事時李師中作詩送唐略曰並游英俊顏何厚已死
姦諛骨尚寒厚顏之句爲奎發也

龔穎

龔穎自負文學少許可又談論多所折難 太宗朝
知郎州士罕造其門獨丁謂摯文求見穎倒屣延迓
酬對終日以至忘食曰自唐韓柳後今得子矣翼日

丁獻詩於穎穎次韻和酬曰膽怯何由帶鐵冠祇緣
昭代獎孤寒曲肱未遂違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三
署每傳朝客說五溪閑凭郡樓看祝君早得文場雋
况值天階正舞干

馮瀛王

馮瀛王詩雖淺近而多義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
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類世雖
盛傳而罕見其全篇今並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
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
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爲
危時便愴神前程徃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
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
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杜祁公

杜祁公酷嗜吟詠致政後作林下書懷詩曰從政區區到白頭一生寧肯顧恩讎雙鳧乘鴈常深媿野馬黃羊亦過憂豈是林泉堪佚老只緣蒲柳不禁秋始終幸會承平日樂聖惟能擊壤謳然余不見野馬黃羊事後讀唐張說傳乃見之則所謂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是也

邵樞密

樞密邵公亦蒙見知屢加論薦嘗謂余詩淺切有似白樂天一日閱相國寺書肆得馮瀛王詩一帙而歸以語之公曰子詩格似白樂天今又愛馮瀛王將來掄取箇豁達李老慶曆中京師有民自號豁達李老每好吟嘯而詞多鄙俚故以戲之遂皆大笑然余賦

才鄙拙不能強爲豪英今齒已老而詩格定時時遣
興實有李老之風足見公之知言也熙寧中余辟定
武主管機宜文字公時收鄆州附所作詩一大軸并
寄余詩曰流年真似隙中駒別後情懷懶似踈天上
又頒新歲曆床頭未荅故人書慙慙羔鴈功曹檄狼
籍盃盤上客魚好在仲宣家萬里從軍苦樂定何如
未幾公即捐館迄今追念知已每增感愴

劉昌言

劉昌言極有才思嘗下第作詩落句云唯有夜來蝴蝶
蝶夢翩翩飛入刺桐花後爲商丘記室王禹偁贈詩
曰年來復落事堪嗟載筆商丘髻欲華酒好未陪紅
杏宴詩狂多憶刺桐花蓋謂是也刺桐花深紅每一
枝數十蓓蕾而葉頗大類桐故謂之刺桐唯閩中有

之三

潘道遥

昔王維愛孟浩然吟哦風度則繪爲圖以翫之李洞
慕賈島詩名則鑄爲像以師之近世有好事者以潘
閔遨遊浙江詠潮著名則亦以輕綃寫其形容謂之
潘閔詠潮圖閔酷嗜吟詠自號道遥子嘗自詠苦吟
詩曰髮任莖莖白詩須字字清又貧居詩曰長喜詩
無病不憂家更貧又峽中聞猿云何須三叫絕已恨
一聲多哭高舍人云生前是客曾投卷死後何人與
撰碑寄張詠云莫嗟黑髮從頭白終見黃河到底清
皆佳句也故宋尚書白贈詩曰宋朝歸聖主潘閔是
詩人又王禹偁亦贈詩云江城賣藥常將鶴古寺看
碑不下驢其爲名公賞激如此

王章惠

王公隨惟嗜吟詠有宮詞云一聲啼鳥禁門靜滿地
落花春日長又野步云桑斧利春色漁歌唱夕陽皆
公應舉時行卷所作也

曹武毅

曹翰嘗平江南有功後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
太宗侍臣皆賦詩翰以武人不預乃自陳曰臣少亦
學詩亦乞應詔 太宗笑而許之曰卿武人宜以刀
字爲韻翰援筆立進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學六韜
英名嘗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
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
風起羞見盤花舊戰袍 太宗覽之惻然即自環衛

驟遷數級

蘇爲

蘇爲酷嗜吟詠知湖州日有詩數十首唯一篇最爲
絕唱曰野艇閑撐處湘天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
自由飛柳色濃垂岸山光冷照衣時携一壺酒聽到
晚涼歸在宣城亦有詩十首皆以宣城爲目內宣城
花一首尤爲清麗曰宣城花疊嶂樓前簇綺霞若非
翠露陶潛柳即是紅藏小謝家又嘗知邵武軍亦有
小詩十首唯一篇最善曰愛重八九月登臨高下樓
紅雲白處起寒瀨泊漁舟

劉沆

劉沆與鄉人尹鑒少同場屋劉已登第大拜皇祐中
尹以恩榜始登第劉以詩送之曰少年相款老相逢
鄉舉雖同遇不同我亦位塵三事後君方名列五科

中榮登莫計名高下官達湏由善始終若到鄉關人
見問爲言歸思滿秋風

張師錫

張師錫年八十餘卒又有喜子及第詩曰御榜今朝
至見名心始安爾能俱中第吾遂可休官賀客留連
飲家書反覆看世科雖不繼得慰二親難蓋張氏嘗
有中魁甲者故詩有世科之語

寇萊公

向敏中寇準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科後向秉鈞寇
以使相知永興軍向作絕句贈寇冠酬之曰玉殿登
科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惟有君兼我白首
猶持將相權

見青箱雜記

陳恭公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乞立儲
貳 真宗喜其敢言翊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嘆
想久之召爲右正言然爲王冀公所忌一日 真宗
賦御溝柳詩宣自宰相兩省皆和進恭公因進詩曰
一度春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
態恨殺昭陽學舞人

宋子京

韓魏公知定州日作闕古堂自爲記書于石後又畫
魏公像於堂上宋子京知定州作樂歌十闕其一曰
聽說中山好韓家闕古堂畫圖真宰相刻石好文章
魏公聞之不喜

胡恢

金陵人胡恢博物強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

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于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
恢獻小詩自達其一聯云建鄴關山千里遠長安風
雪一家寒魏公深怜之令篆大學石經因此得復官
任華州推官而卒

魏野

蜀人魏野隱居不仕官善爲詩以詩著名卜居陝州
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院重陽菊
遶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別州山最爲警句所居頗瀟
灑當世顯人多與之游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
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鎮
北都召野置門下北都有妓女羨色而舉止生梗士
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於野野贈之詩
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惜樽前無

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懷陝郊詩云南郭迎
天使東郊詔隱人隱人謂野也野死有子閑亦有清
名今尚居陝中

朱台符

朱台符眉州人俊邁敏博少有賦名同輩課試以尺
度其晷台符八寸而一賦已就凡有所作文字其雕
篆皆類於賦章疏歌曲亦然河西作梗因上封章其
略曰且夫結之以恩者彼必懷之示之以威者彼必
畏之若爾則所謂繼遷者自當革心而束手歎塞而
旋庭矣又嘗爲數闕其略曰歌遏雲兮慘容舞回雪
兮腰一擲又曰顰多而翠黛難成望極而烏雲易散
當本深心兮牡丹期到如今兮賜冰頰扇鄉人田錫
嘗曰朱拱三一闕乃閨怨賦一首只少原夫

錢熙

錢熙泉南才雅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 太宗
愛其才擢館職有司請試上笑曰試官前進士趙某
親自撰中嘗撰三鈞酸文舉世稱精絕略曰渭川凝
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遂眠雲之侶又曰年
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傷於斷
雁其文數千言率類於此卒鄉人李慶孫爲詩哭之
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鈞酸文舉世傳

汪處士

文瑩至長沙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諸學生所著文
章擅其名者惟徐東野李弘高爾遂得東野詩浮脆
輕艷皆鉉華歌舞媚一時樽俎爾其句不過牡丹宿
醉蘭蕙春悲霞宮日城翦紅刻翠而已獨汪處士一

篇庶乎可採曰門在松陰裏山僧幾度過藥靈丸不
大基妙子無多薄霧濛寒徑殘風戀綠蘿金烏兼玉
兔年幾柰君何又得弘高雜文十卷皆絺章繪句雖
齷齪者亦能道信乎文之難也 見玉壺清話

徐鉉

太祖太宗下諸國其僞命臣僚忠於所事者無不面
加獎激以至弃瑕錄用故徐鉉潘昫脩輩皆承眷禮
至如衛融張洎應荅不遜猶優假之故雖踈遠寇讎
無不盡其忠力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 太宗詔
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
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爲詳 太宗未悟
詔徐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
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 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

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
警句云東鄰結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
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有偃
王仁義之比 太宗覽讀稱嘆異日復得鉉所撰吳
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
挽詞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
洛陽陌荒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
無補報反袂泣塗窮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
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
雖未死寂寞已消魂李王葬北邙江南錄乃鉉與湯
說奉詔撰故有鄰國信書之句東鄰謂錢俶也

黃孝先

宗袞嘗賞黃子溫詩子溫名孝恭天聖八年登進士

第爲大理寺丞失官其從兄子思亦善詩詠懷曰日
者未知裴令貴世人爭笑禰生狂重午句曰風簾燕
引五六子露井榴開三四花子思名孝先天聖二年
登進士第終太常博士

賈公餗

蔡文忠公擢進士第一以將作丞倅究將母之官年
少氣銳日沈酣以酒色廢務賢良賈公餗居郡中屢
謁不得見因書一絕屏間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
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爲患悔何追文忠
見之亟往泣謝自是終身不飲酒

王君玉

王君玉琪詩務刻琢而深淳獨至高視古今每云初
學詩易於形狀寫物而難於題贈至成一家言則反

此君玉秋後蓮實詩蚕寒冰蚕瘦蜂老露窠欵比興
曲盡其妙也他詩數百十首字字清竒讀之如咀冰
嚼雪若魚寒不食清池釣鷺靜頗驚小閣碁聞角詩
隴鴈半驚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之類是也

李邕鄆

李邕鄆公作詩格句自三字至九字有五句成篇者
盡古今詩之格律足以資詳博不可不知也伯父娶
邕鄆孫女嘗聞邕鄆公與小宋飲酒舉一物隸僻事
以多者為勝飲不勝者他人莫敢造席

張文定

張司空齊賢致仕歸洛康寧富壽先得裴晉公午橋
莊鑿渠周堂花竹照日與故舊乘小車携觴游釣塲
於門曰老夫已毀裂軒冕或公綬乘訪不敢拜見造

一卧榻輦以視田稼醉則憇於木陰酒醒則起嘗作詩戲示故人午橋今得晉公廬花竹煙雲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尚書公慕唐李文亮爲人對上前申明律意惟務裁減又奏乞罷三班吏杖罰請從贖論皆可之 見玉壺清話

王化基

王化基言任中丞日鞠祖吉獄吉知晉州受賂事敗詢其土豪王某者云吾小民見州將貧乏相醜率爲一日之壽豈知其犯法哉悵歎不已化基詰其前後郡守王某言三十年已來唯梁都官不受一錢餘無免者乃梁勗也勗漢乾祐中司徒詔下進士及第有文詞 太祖欲令知制誥爲時宰所忌遂止化基言於太宗時勗以老病不任吏事特授華州行軍司馬

給郎中俸料其子昭璉亦舉進士得杭州從事化基
送以詩曰文章換柱雙枝秀清白傳家兩地貧人多
傳誦

見楊文公談苑

王嗣宗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 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
後謁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
通判以下羣拜謁放小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
平放召其諸姪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
曷者通判以下拜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
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其拜放曰以手搏得
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䟽言放實空疎才識
無以踰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爲顯官
臣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僞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閉門

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抉擿言放陰事數
條上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寢衰齊州進士李
冠嘗獻嗣宗詩曰終南處士聲名滅邠土妖狐窟穴
空

張乖崖

張忠定公詠布衣希夷先生一見竒之公曰願分華
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曰於公固可及別贈以毫楮公
曰是將嬰我以世務也後公貴顯果以名德重天下
將赴劔南以詩寄先生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剛要清
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劔南去回頭慙愧華山雲及還
又有詩曰世人抵重大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彼
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

見灑水燕談

聾隅子

黃晞閩人好讀書客遊京師數十年不歸家貧謁索以爲生衣不蔽體得錢輒買書所費殆數百緡自號聱隅子石守道爲直講聞其名使諸生如古禮執羔鴈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補學職晞固辭不就故歐陽永叔哭徂徠先生詩云羔鴈聘黃晞晞驚走鄰家是也著書甚多至和中或薦於朝除試大醫助教月餘未及具綠袍遇疾暴卒有子甚愚魯所聚及自著書皆散失無存者見涑水紀聞

王沂公

王沂公爲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蒙正中有早梅詩其警句云雪中未論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云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已而果然見

魏王語錄

僧有朋

浮圖能詩者不少士大夫莫爲汲引多汨沒不顯予嘗在福州見山僧有朋有詩百餘首其中佳句如虹收千嶂兩潮展半江天詩因試客分題僻棋爲饒人下著低不減唐人

花蘂夫人

孟蜀時花蘂夫人能爲詩而世不傳傳其歌詞清婉可聽它日王平甫治館中廢書得其七言詩一卷題云八十九首而存者才三十餘篇大約似王建宮詞一篇云厨舡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又云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急過御床前它篇類此

楊玠

楊玠靖恭虞卿之曾孫也仕前僞蜀王建至顯官隨王行歸後唐以老得工部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孫僅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爲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因錄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弃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不得聞人以爲幸也見廬陵居士集

王禹玉

京師祭二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熙寧
三年爲翰林丞旨又膺是任題詩齋官曰鄰雞未動
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盃自笑治顰不知足明年強
健更重來執政聞而怜之

見倦遊雜錄

陳烈先生

陳烈先生幼嘗與蔡君謨同硯席時君謨出鎮福唐
東吏治民毫髮不容一日烈往見之維舟庭下聞其
嚴察不往謁之但留詩于亭曰溪山龍虎蟠溪水鼓
角喧中宵鄉夢破六月夜衾寒風雨生殘樹蛟螭喜
怒瀾殷勤祝舟子移棹過前灘亭吏不敢隱錄詩吳
公自是公爲之少霽威稜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六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七

詩歌賦詠

真宗親選兩制館閣送劉總詩

樞密直學士劉總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寵其
行因進呈 真宗深究詩雅時方競務西崑體磔裂
彫篆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止得八聯晁迥云夙駕
都門曉微涼苑樹秋楊億止選斷句云關榆漸落邊
鴻度誰勸劉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
帳行塵起夕陽李維云秋聲和暮角膏雨逐行軒孫
僅云汾水冷光搖畫戟蒙山秋色鎖層樓錢惟演云
置酒軍中樂聞笳塞上清都尉王貽永云河朔雪深
思愛日并門春暖詠甘棠劉筠云極目關山高倚漢
順風鵬鷲遠凌秋上謂綜曰并門在唐世將相出鎮

允抵治遣從事者以題詠述寵行之句多寫於佛宮
道宇纂集成編目曰太原事績後不聞其作也總後
寫御選句圖立於晉祠

干越亭詩

公言咸平初罷處州赴闕道經饒州餘干縣登干越
亭前瞰琵琶洲後枕思禪寺林麓森鬱千峯競秀真
天下之絕境古今留題者百餘篇張祐云扁舟亭下
駐煙波十五年遊重此過洲背露沙人渡淺風梢藏
竹鳥啼多層欄漲水痕猶在古板題詩字已訛况是
高秋正圓月可堪聞聽異鄉歌劉長卿云天南愁望
絕亭下柳條新落日獨歸鳥孤舟何處人生涯投越
嶠世業陷胡塵草色迷征路鶯聲傍逐臣秦臺悲白
首楚渚怨青蘋杳杳鍾陵暮悠悠鄱水春獨醒翻取

笑直道不容身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
淚滄海一窮鱗流落機心盡空憐鷗鳥親二篇絕唱
也

雍熙以來文士詩

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聞文士多矣其
能詩者甚鮮如侍讀兵部風擅其名而徐鉉梁周翰
黃夷簡范杲皆前輩鄭文寶薛映王禹偁吳淑劉師
道李宗諤李建中李維姚鉉陳堯佐悉當時儕流後來
之著聲者如路振錢熙丁謂錢易梅詢李挺蘇為朱
嚴陳越王曾李堪陳詒呂夷簡宋綬邵煥晏殊江任
焦宗古布衣有錢塘林逋縉雲周啓明錢氏諸子有
封守惟濟供奉官昭度鄉曲有今南鄭殿丞兄故黎
州家君及高安簿覺宗人字牧之子並有佳句可以

摘舉而錢惟演劉筠特工於詩其警策殆不可遽數
自兵部而下公之所嘗舉今略記之兵部春望云香
香烟蕪何處盡搖搖風柳不勝垂徐鉉遊木蘭亭云
蘭煙破浪城陰直玉勒穿花苑樹深觀習水戰云千
帆日助陰山勢萬里風馳下瀨聲病中題云向空咄
咄頻書字與世滔滔莫問津謫居云野日蒼茫悲鵬
舍水風陰溼弊貂裘陳秘監歸泉州云三朝恩澤馮
唐老萬里江關賀監歸宿山寺云落宿依樓角歸雲
擁殿廊梁周翰應制云百花將盡牡丹拆十雨初晴
太液春黃夷簡題人山居云宿雨一番蔬甲拆春山
幾焙茗旗香范杲講聖云千里版圖來瀨右一聲金
鼓下河東鄭文寶春郊云百草千花路華風細雨天
重經貶所云過關已躍擣蒲馬誤喘猶驚顧兔屏洛

城云星沈會節歌鍾早天半上陽煙樹微張靈州云
越絕曉殘蝴蝶夢單于秋引畫龍聲長安送別云杜
曲花光濃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送人歸湘中云蒲
帆西日催行客一夜東風落楚梅南行云失意慣中
遷客酒多年不見侍臣花悽靈云舊井霜封仙界橘
雙溪晴落海邊鷗送人知韶州云人辭碧落春風晚
花老朱陵古渡頭永熙陵云承露氣清駒送日觚稜
人靜鳥呼風邊上云鬢間相似雪峯外寂寒烟薛映
送人鄂州云黃鵠晨霞傍樓起頭陀秋草繞碑荒吳
淑送朱致政云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歲晚得懸車
劉師道寄別云南浦未傷春草碧北山仍愧曉猿驚
與張泌云久師金馬客勅敵玉溪生荷花云有路期
奔月無媒與嫁春殘花云金谷路塵埋國艷武陵溪

水泛天馨寄陳龍圖云城瞻北斗天何遠夢斷南柯
日未沉歎世云野馬飛窓日醯雞舞甕天春雪云青
帝翠華沈物外素娥孀影弔雲端又雪云三千世界
銀成色十二樓臺玉作層湘中云逝波帝子魂何在
芳草王孫怨未歸李宗諤春郊云一溪晚綠浮鷺鵝
萬樹春紅叫杜鵑蘇承旨云金鸞後記人爭寫玉署
新牌帝自書李建中送人云山程投館聞鴻夜水國
還家欲雪天李維渚官亭云故官芳草在往事暮江
流朱致政云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鄉正太平和
人贈馬太保云轉眄回巖電分鬚磔蝟毛寄洪湛云
謫去賈生身健否秋來潘岳髻斑無姚鉉錢塘郡云
疏鐘天竺曉一鴈海門秋陳堯佐潮州徵還云君恩
來萬里客路出千山送种放云風樵若邪路霜橘洞

庭秋送朱荆南云部吏百函通爵里從兵千騎屬韃
囊錢熙送人金陵拜掃云鶴歸已改新城郭牛卧重
尋舊墓田丁謂和錢易云珊瑚新筆架雲母舊屏風
送章南安云梅花過嶺路桃葉渡江舡章明州云泣
珠泉客通關市種玉仙翁寄版圖陳荆南云楚呼夢
雲鈴閣密邳人歌雪射堂開錢易畫景云雙蜂上簾
額獨鵲裊庭柯芭蕉云綠章封奏緘初啓青鳳求皇
尾乍開梅詢陰陵云千重漢圍合一夜楚歌聲李拱
春題村舍云犬眠花影地牛牧雨聲坡蘇爲湖亭云
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劉端州云夜浪珠還浦春
泥象印蹤朱巖贈徐常侍云寓直有誰同騎省立班
獨自戴貂冠陳越侍宴云十鍾人旣醉九奏鳳來儀
與劉從云誰哀城下酌不廢洛中吟李秦州云擁路

東方騎懸腰左顧龜王曾李駙馬拜陵云人畏軒臺
久春歸兩澤多李堪哭黎州家君云桐鄉留語葬絲
路在生悲周建州云海月隨帆落溪花繞驛流送人
云雷風有約春虯振霜雪無情紫蕙枯退居云雨密
絲桐潤潮平釣石沈陳詰閑居云籠鷄對窻語三雀
遶門飛呂夷簡早春云梅無驛使飄零盡草怨王孫
取次生九日呈梅集仙云人歸北闕知何日菊映東
籬似去年寒食云人爲子推初禁火花愁青女再飛
霜宋綬送人知江陵云竒才劍客當前隊麗賦騷人
託後車送人洪州云江涵帝子翬飛閣山際真君鶴
馭天周賢良云楚澤傷春悲鷓鴣長安索米愧侏儒
邵煥送晏集賢南歸云舡官風破浪關吏鼓通晨晏
殊與張臨川云籬邊菊秀先生醉桑下鷓嬌稚子仁

又云東陽詩骨瘦南浦別魂消章明州云騷客江山
知有助秦源雞犬更相聞送人洪州云衝斗氣沉龍
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江任送人云珠盤臨路泣斗
印入鄉提焦宗古送人遊蜀云芳樹高低啼蜀魄朝
雲濃淡極巴天贈周賢良云南陽客自稱龍卧東魯
人應嘆鳳衰林逋湖山云片月通蘿徑幽雲在石床
周啓明近臣疾愈云一九童子藥五返使人車皇甫
提刑云鷓夷江上畚田稔牛斗星邊貫索空錢惟濟
太一官醮云庭下焚香連宿霧林間鳴佩起棲鸞從
駕西巡云曉陌壺漿滿春風騎吹長故王第云鳳簫
通碧落星石辨靈源錢昭度村居云黃蜂衙退海潮
上白蟻戰酣山雨來大寒云雨被北風須作雪水愁
東海亦成冰金陵云西北高樓在東南王氣銷梅花

云東北風吹大庾嶺西南日映小寒天雁云三年別
館風吹入萬里長沙月照來秋日華山云人間路到
三峯盡天下秋隨一葉來又鄭殿丞云青鳥幾傳王
母信白鵝曾換右軍書將至京云近關已瞻龍虎氣
思鄉猶望斗牛星家君黎州赦至云山川百蠻國兩
露九天書寄遠云胡越自爲迢迢國參商元是別離
星自遣云天上羲輪都易失人間堯曆自難逢哭儲
屯田云部中車雨春無潤天上郎星夜殞光感悟云
頓纓狂走鹿煦沫倦遊鱗心知云遠別苦驚雲聚散
相逢多倍月虧盈自詠云剛腸欺竹葉衰髻怯菱花
淚云一斑早寄湘川竹萬點空遺峴首碑春晝云人
歸漢后黃金屋燕在盧家白玉堂寄人云卅味嫌爲
枳時光怨落莫閑居云歌懷飯牛起書憤抱麟成蟬

云二子自不食三閭何獨清登樓云遠水淨林色微
雲生夕陽詠塵云已傷花榻滿休妬畫梁飛九公之
所舉者甚多值公病心煩不喜人申問今聊記其十
之一二耳

錢惟演劉筠警句

近年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學者爭慕之得其標格
者蔚為嘉詠二君麗句絕多如惟演奉使塗中云雪
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鴈連天又云客亭默見名
長短村酒那能辨聖賢送僧遊楚云宿舍孤煙起行
衣夢雨涼張并州云戈矛巡霧夕鍾鼓宴簫晨章衢
州云平檻曉波吳舫渡遶城春樹越禽飛章南安云
離人南浦多春草越鳥棲枝有早梅劉潭州云坐激
鮮飈湘竹晚樹含涼雨越禽歸李太僕北使云漢幟

隨移帳燕鴻伴解鞍何袁州云疎鐘靜起軍城晚華
表雙高水國秋陳江陵云深沈珠網通歸夢紫翠春
山接去舟太一宮云神庭古栢啼烏起齋室虛簾宿
霧通送人云思滿離堂酒魂驚客舍烏高泉州云東
南一尉宵烽息西北高樓晚望迷章分寧云小雨郊
原連苦霧夕陽樓閣照丹楓東封應制云羽毛襄野
駕宴喜魯郊民送予知處州云輕颺使車遠明月直
廬空張僕射判河陽云繡野桑麻連四水黃堂歌吹
擁千兵孫永興云魚尾故宮迷草樹龍鱗平隰自風
烟漢武云立候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待龍媒公子
云歌翻南國挑根曲馬過章臺杏葉韉槿花云欲作
飛煙散猶憐反照遲荷花云渡有鮫人見魂須宋玉
招禁中鶴云天淵風雨多秋思遼海煙波失舊期無

題云有時盤馬看猶懶盡日投壺笑未回又云春瘦
已寬連理帶夜長誰有辟寒金元夜云千枝火樹連
金狄萬里霜輪上壁璫馬延州云沃野桑麻涵細雨
嚴城鼓角送殘陽劉筠禁直云雨勢官城闊秋聲禁
樹多陝州從事云角迥含商氣橋長斷洛塵周賢云
崎嶇一乘傳憔悴五羊皮章南鄭云渝舞氣豪傳漢
俗丙魚味羨敵吳鄉李太僕北使云惟月卿曹重占
星使者賢送僧云卷衲城鐘斷楮笻嶽雨餘僧崇惠
云醉令難同社仙鶴有換書葉金華云柔桑蔽野鳴
雛雉高柳含風變早蟬劉潭州云膝席久虛温樹老
心旌無柰楚風長又云沙禽兩兩穿鈴閣江草依依
接射堂章九隴云溪牋未破冰生硯爐酒新燒雪滿
天又周賢良云春風亂鶯轉夕霧一鴻冥張嶺南云

山月愁輝子風濤怒鱷魚西巡云龍駕昌明御天旗
太一神張婺州云大野幾星分婺女清風萬古感顏
烏章南安云嶺雲夏變梅蒸早越賈秋藏桂蠹多西
京首坐云滎河帶遠中天闊空樂星懸大士居題雪
云劉伶醉席梅花地海客仙槎粉樹天利州轉運云
鷓躑野芋難爲尹雪積衆鹽久置官章分寧云鶴伴
鳴琴聽事晚鳥驚調角武城秋楊處州云朱飾兩轡
巡屬邑月留雙筆在中臺閣宿云三讓月臨承露掌
九雛鳥遠守宮槐又云酒供硯滴濡毫冷火守更籌
沃漏長雪月云已回鄰面三年粉又結寒絲幾繭冰
汾陽道中云鼓音記里繩阡遠舞節鳴鑿玉步徐楊
洪州云桃葉橫波人共醉劍光牛斗獄常空李秦州
云右城獨登温樹密前旌雙叉抗嶺雲高劉潭州云洛

田荒二頃楚浪漲三篙。槿花云吳宮何薄命。楚夢不
終朝。宮詞云難銷守宮血。易斷舞鸞腸。又云虹跨層
臺晚。螢飛下苑涼。夏日云雲容倏變千峯險。草色相
公百帶長。新蟬云翼薄。乍舒宮女鬢。蛻輕全解羽。人
尸公子云行庖爨蠟彫。胡熟求埒鋪金汗。血驕明皇
云梨園法部兼胡部。玉輦長亭更短亭。荷花云湔裙
無限水。鄣袂幾多風。別墅云雲際尋檀伎。花間笑壁
樓無題云荷心出水終無定。蘿蔓從風莫自持。又云
藻井風高蛛網杳。梁春暖燕爭泥詠。梨云先時櫻
熟煩羊酪。遠信梅酸損瓠犀。洞户云密鑠香雲深處
戶亂飄梨雪。晚來天贈希。晝云吟餘雲散葉。話久塵
遺毛夕陽云塞迥橫烟紫。江清照葉丹。閨中云籠禽
思隴樹。洞犬識秦人。柳絮云平沙萬里經。春雪廣陌

三條盡日風屬疾云風簾鷓鴣嘯厨煙絕月樹烏驚藥
杵喧燈夕云金吾抱箭催壺水玉宇來風滿砌莫禁
中云萬年官省樹五色帝家禽其警句絕多此但所
記者耳

近世釋子詩

公常言近世釋子多工詩而楚僧惠崇蜀僧希晝爲
傑出其江南僧元淨夢真浙右僧寶通守恭行肇鑒
徵簡長尚能智仁休復蜀僧惟鳳皆有佳句惠崇贈
裴太守云行縣山迎舸論兵雪遶旗高生山閣云勸
酒淮潮起題詩楚月新周建州云鑲城山月上吹角
海鷗驚東林寺云鳥歸杉墮雪僧定石沉雲光梵師
云梵容存古像唐語入新經明大師云門掩前朝樹
心懸別郡峯送李堪云秋聲動羣木暮色起千山希

畫鴈蕩山云長天來月正危木度猿稀苔黃桂州云
來書逢歲闕去夢歷峯危廣南陳轉運云春生桂嶺
外人在海門西僧東歸云帆影先寒雁經聲隱暮潮
宋承旨林亭云雪溜懸危石碁燈射遠林贈僧云漱
齒冰溪遠開禪雪屋深送人云玉繩天闕遠金柈海
城秋句學士云曉天金馬路晚歲石霜心寄人云山
日秋光短江虹晚影低新津尉云劒月啼猿苦江沙
濯錦寒北宮書亭云花露盈虫穴梁塵墮燕泥登上
人云寄禪關樹老乞食塞城荒僧歸新安云風泉舊
聽僧窻改雲穴曾行鳥徑殘春山云芳樹尋雲老孤
泉落石危送人南歸海云落日橫秋島寒濤兀夜舡
寶通題相國寺云下朝人帶天香入出定僧迎御仗
來守恭佛跡峰云布髮人來絕嚙花鹿去多朝海峯

云影落楊侯宅根連覺帝居行輦送僧云聽錫樵停
斧窺蟬鳥立槎送人之鄞江云江聲鰲背出帆影斗
邊飛簡長送人歸寧云煙壘沈寒角霜空擊怒鷗尚
能送僧歸澗右曰霜洲楓落盡水館月生寒送僧歸
四明云古寺山光滿重城海氣圍送人云西風隨鴈
急寒柳向人踈孫大諫知永興云關河虎符重殿閣
獸罇閑智仁溪居云寒聲病葉落曉色凍雲開僧歸
天台云路遙無去伴山疊有啼猿冬夕云風窻燈易
滅雪屋夜偏寒休復送道士西遊云日暮長安道秋
深太白峰惟鳳秋日送人云去路正黃葉別君堪白
頭哭度禪師云海客傳遺偈林僧寫病容皆公之所
舉略記十之二三公又言因集當代名公詩爲筆苑
輦下江吳僧聞之竟以詩爲贄擇其善者多寫入筆

苑中

唱和聯句

唱和聯句之起其源遠矣自舜作歌臯繇颺言賡載及栢梁聯句顏延年有和謝監玄暉謝監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等篇梁何遜集中多聯句至唐朝文士唱和聯句固多元稹作春深題二十篇並用家花車斜四字爲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此四字令狐楚所和詩多次韻起於此九聯句或兩句四句亦有對一句出一句者謂之轆轤體見楊文公談苑

李白詞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梯空伫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驛樓復不

知何人所撰魏道輔泰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集於子宣內翰家乃知李白所撰

祖山石壁

舒州祖山因蔓蘿蔓得一詩刻在峭壁乃杜牧金陵懷古也曰玉樹歌沈王氣終景陽兵合曙樓空梧楸遠近千家塚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兩江豚翻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江山似洛中遍閱集中無之必牧之之作也又薛許昌集中見之

杜工部詩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之變謂之崑體繇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

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九僧詩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日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地來鷓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所謂九僧者矣是可嘆也

周朴詩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措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彫琢故詩

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晚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評梅蘇二家詩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俊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方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牋盡珠璣一一難東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苦硬咀嚼且難嚼又

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轆舉世徒驚駭梅
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髣髴然
不能優劣之也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七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八

詩歌賦詠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惟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若曹剛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幸也

錢文僖鄭工部題詠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
文僖公一聯最爲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
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時屬張僕射齊
賢家僕射罷相歸終日與賓客吟宴於其間惟鄭工
部文寶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
李卧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句尤多而
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而其集中自及者亦少

韓吏部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
曰多情怯酒伴餘事作詩人然其資談笑助諧謔叙
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
故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
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

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嶮愈竒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爲譬夫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歟坐客皆笑之也

白雪樓

郢州白雪樓素多題詠一日郡守倅燕集是樓方命坐客賦詩時劉太傅賓以心恙羈置是郡不得預會遂使人持詩以獻才致蕭散盡江山之勝一座爲之閣筆詩曰江工樓高十二梯梯登遍與雲齊人從別浦經年去天向平蕪儘眼低寒色不堪長黯黯秋

光無柰更淒淒欄干曲盡愁無盡水正東流日正西
華清宮

臨潼縣靈泉觀即唐之華清宮也自唐迄今題詠者
不可勝紀自小杜五言長韻并三絕洎鄭愚津陽門
詩外少得佳者本朝張文定文惠洎前進士楊正倫
三篇雖詞非綺靡而義理可取文定詩曰當時不是
不窮奢民樂外平少歎嗟姚宋未亡妃子在塵埃那
得到中華文惠詩曰百首新詩百意精不尤妃子即
尤兵爭如一句傷前事都爲明皇恃太平正倫詩曰
休罪明皇與貴妃大都衰盛兩隨時唯憐一派溫泉
水不逐人心冷暖移又鄭文寶詩只見開元無事久
不知貞觀用工深皆爲知音所賞

酒帘

王逵以祠部員外郎知福州尚氣自矜福唐有當壚
老媪常釀羨酒士人多飲其家有舉子謂曰吾能與
媪致十數千媪信乎媪曰儻能之敢不奉教因俾媪
市布爲一酒帘題其上曰下臨廣陌三條闊斜倚危
樓百尺高又曰太守若出呵道者必令媪卸酒帘但
佯若不聞俟太守行馬至帘下即出卸之如見責替
緩即推以事故謝罪而已必問酒帘上詩句何人題
寫但云某嘗聞飲酒者好誦此二句言是酒望子詩
媪遂託善書者題於酒旗上自此酒售數倍王果大
喜呼媪至府與錢五千酒一斛曰賜汝作酒本詩乃
王詠酒旗詩也平生最爲得意者

相思河

鄜州東百里有水名相思河岸有郵置亦曰相思鋪

令狐挺題壁以詩曰誰把相思號此河塞垣車馬往
來多只應自古征人淚灑向空川作浪波

賡張文定詩

張齊賢嘗作詩自警兼遺子孫雖辭語質朴而事理
切當足為規戒其詩曰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
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
箇如端的天應降吉祥余嘗廣其意就每句為一篇
命曰八詠警戒詩其一云慎言渾不畏言出患常隨
須信樞機發窻容駟馬追三緘事可見兩舌業當知
口是起羞本憑君且再思其二云忍事又何妨勿令
心火揚火揚猶可滅心忿固多傷堪嘆波羅密釋氏
有忍欲波羅密 可怜歌利王 歌利王為忍欲仙人
心更從刃字意好消詳其三云國法須遵守金科盡

從

詔條一毫如有犯三尺不相饒豈用誇姦黠何須恃
貴驕自然逢吉慶神理亦昭昭其四云人非莫舉揚
萬事且包荒殿上便猶掩車中吐不妨在他誠所短
於己有何長須是嘗規檢回頭自忖量其五云無私
仍克己克己以無私二事兼修飾終身在省思公清
多歛怨高亢易招危更切循卑退方應履坦夷其六
曰直道更和光雙脩譽乃彰直須和輔助和賴直交
相恃直終多訐偏和又少剛能和又能直行已自芬
芳其七云此箇如端的除非六句脩未爲几杖誠更
遺子孫謀本立方生道農勤乃有秋茲詩雖淺近至
理可推求其八云天應降吉祥天理本茫茫舒慘雖
無定榮枯却有常益謙尤効驗福善更貽彰籠絡無
疎漏恢恢網四張

題淮陰廟

淮陰侯廟題者甚多惟諫議錢公最爲絕唱曰築壇
拜處恩雖厚躡足封時慮已深隆準若知同鳥喙將
軍應有五湖心

題歌風臺

徐州歌風臺題者甚多惟尚書張公方平最爲絕唱
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一曲大風辭才如信越猶
蘓醢安用思他猛士爲

題朝元閣

臨潼縣華清宮朝元閣題者亦多唯陳文惠公二韻
最爲絕唱曰朝元高閣迥秋毫無隱情浮雲忽已蔽
不見漁陽城

歌曲艷麗

文章純古不害其爲邪文章艷麗亦不害其爲正然
世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若言及
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也皮日休曰余嘗
慕宋璟之爲相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及
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然余
觀近世所謂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艷麗之辭如前世
宋璟之比今並錄之如乖崖公張詠席上贈官妓小
英歌曰天教搏百花搏作小英明如花住近桃花坊
北面門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稱言不得龍腦熏衣
香入骨維陽軟穀如雲英亳郡輕紗若蟬翼我疑天
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兒初
失意謫向人間爲飲妓不然何得膚如紅玉初碾成
眼似秋波雙臉橫舞態因風欲飛去歌聲過雲長日

清有時歌罷下香砌幾人魂魄遙相驚人看小英心
已足我看小英心未足爲我高歌送一盃我今贈爾
新翻曲 韓魏公晚年鎮北都一日病起作點絳脣
小詞曰病起厭厭宴堂花謝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
胭脂淚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回睇人
遠波空翠 司馬溫公亦嘗作阮郎歸小詞漁舟容
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閑綺窻紗幌映朱顏相逢醉夢
間松露冷海霞殷匆匆整棹還落花寂寂水潺潺重
尋此路難 又曹脩古立朝最號剛方蹇諤嘗見池
上有所以者亦作小詩寓意曰荷葉卓芙蓉圓清映
嫩紅佳人南陌上翠蓋立春風

詩人使酒樓語

王安國作詩多使酒樓嘗語余曰楊文公詩有一酒

樓江南堤柳拂人頭李白題詩遍酒樓錢昭度詩亦
有一酒樓長憶錢塘江上望酒樓人散雨千絲今子
詩有幾酒樓余答曰吾詩有二酒樓安國曰足矣蓋
余有題九江琵琶亭小詩云夜泊潯陽宿酒樓琵琶
亭畔荻花秋雲沉鳥沒事已往月白風清江自流又
余昔年嘗送客西陵亦作小詩曰若耶溪畔醉秋風
獵獵舡旗照水紅後夜錢塘酒樓上夢魂應遠浙江
東

贈孫可久詩

仁宗朝內臣孫可久賦性恬澹年踰五十乞致仕都
下有居第堂北有小園城南有別墅每良辰美景以
小車載酒優游自適石曼卿嘗過其居題詩曰南北
占河潤幽深在禁城疊山資遠意讓俸買閑名閉戶

斷蛛網折花移鳥聲誰人識高趣朝隱石渠生屯田
真外郎柳永亦贈詩曰故侯幽隱百城東草樹扶疎
一畝官曾珥貂璫爲近侍却紆條褐作閑翁高吟擁
鼻詩懷壯雅論持衡道氣充厭盡繁華天上樂始將
蹤跡學冥鴻可久好吟詠效白樂天格嘗爲陝西駐
泊爲樂天造祠堂於郡城大阜之頂中安繪像乃繕
寫生平歌詩警策之句徧于四墉晚年著歸休集行
於世年七十餘卒

肯堂集

內臣裴愈字益之亦好吟詠 真宗朝銜命江南搜
訪遺書名畫歸奏稱旨用是累居三館以閣職自任
有詩送魯秀才南遊云東吳山色家家月南楚江聲
浦浦風又聞蟬詩云楊柳影疎秋霽兩梧桐葉墜夕

陽天皆其佳句有子曰湘字楚老亦有詩名明道中
仁宗御便殿試進士房心爲明堂賦和氣致祥詩亦
命湘賦之湘舞蹈再拜數刻而成

仁宗嗟賞左

右中人爲之動色其和氣致祥詩曰君德承天道冲
融協太和輕雲呈瑞早膏澤應時多煦集連枝木嘉
扶異類禾五星還聚井丹鳳更巢阿藪澤無遺士邊
防久息戈黔黎逢至化簪首再賡歌他詩亦類此有
肯堂集行於世翰林李公淑爲之作序曰予嘗嘉河
東父子起銀璫右貂能以屬辭拔其倫益之三朝侍
內老不廢學又課勵二子使皆有立約已慎履如周
仁石慶而楚老孳孳嗜書克自淬琢云湘又善爲小
詞嘗任河東路走馬承受有詠并門浪淘沙小詞云
鴈塞說并門郡枕西汾山形高下遠相吞十寺樓臺

依碧嶂煙景遙分晉
厝鎖溪雲簫鼓仍存
牛羊斜日自歸村
惟有故人禾黍地
前事消魂後有詠
汴州浪淘沙小詞
仁宗命錄進亦嘉之
其詞曰萬國仰神
京禮樂興行蕊蕊
佳氣鎖龍城日御
明堂天子聖朝會
簪纓九陌六街平
萬物充盈青樓絃
管酒如澠別有隋
堤煙柳暮千古含
情

程文

五代之際天下剖裂我
太祖啓運雖則下西川平
嶺表收江南而吳越荆閩納籍歸
覲然猶有河東未殄其後
太宗再駕乃始克之海內自此一統
故因御試進士乃以六合爲家爲
賦題時進士壬世則遽進賦曰
犯御名御盡乾坤作我之龍樓鳳闕開窮日
月爲君之玉戶金關帝覽之大悅
遂擢爲第一人

二

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云不縮不盈賦象空窮於廣狹
匪雕匪斲流形罔滯於虛盈則宰相陶鈞運用之意
已見於此賦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
之大者聚而爲山川則宰相擇任羣材使小大各得
其所又見於此賦矣

三

宋莒公兄弟平時分題課試莒公多屈於子京及作
鷲鳥不雙賦則子京取况遠甚莒公遂擅場賦曰天
地始肅我則振羽而獨來燕雀焉知我則凌雲而自
致又曰將翔將翔詎比海鷁之翼自南自北若專霜
隼之誅則公之特立獨行魁多士登真宰亦見於此
賦矣

四

李度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人多誦之王朴爲樞密止以此一聯於申文炳知舉遂擢爲第三人人嘲云主司只選一聯詩見玉壺清話

五

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解以落官韻不收天聖已後文章多尚四六是時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文忠論之條列左氏之誣甚悉內有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鬪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被黜落而竒傑之句大傳于時今集中無此論頃見連庠誦之耳見東軒筆錄

六

龐醇之相爲舉人時趙文定作試官見其惟幾成天下務賦云當羣形未兆已爲造物之權泊大象賦形遂握生民之柄曰此必爲宰相及爲黃州司理夏英公見之亦公輔稱焉後果爲首相數年

趙康靖公見

聞錄

七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近年能詩者亦時有佳句蜀人楊諤宣室受釐落句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滕甫西旅來王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傳聞漢都護歸奉萬年觴諤有詩名題驪山云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最爲警策

文城縣君

江西洪郎中亶妻文城縣君李尚書

公擇

娣也治春

秋博學能文所作詩甚多公擇挽詩云久歷金門貴
未酬黃屋知如聞天祿客抱恨作銘時不減前人

傳詩訛謬

唐人詩流傳訛謬有一詩傳爲兩人者如漠漠水田
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旣曰王維又曰李嘉祐以
全篇考之摩詰詩也又楚鄉寒食梅花時野渡臨風
駐綵旗草色連雲人去住水紋如縠燕差池旣見杜
牧集中又劉夢得外集作八句其後云朱幡尚憶羣
飛雉青綬初聯左顧龜非是湓城白司馬水曹何事
與新詩考其全篇夢得詩也然前四句絕類牧之

吏人詩

衛縣舊市場務壁間題字數行乃舊吏人詩也云罷
樹猿辭檻歸耕馬脫鞫庸錢貧易舍官事老難擔亦

意之可取 見李希声詩話

老兒詩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盛傳于世近代洛中致
政侍郎張公師錫追次其韻和成老兒詩亦五十韻
今錄之曰鬢髮盡皤然眉分白雪鮮週遮延客話偃
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溫衾擁背借
力杖撐肩兒比三峯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
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飮石蓮耳聾如塞續眼
暗似籠煙宴坐羸凭几乘騎困鞞鞭頭搖如轉旋唇
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泉形骸將就木囊
橐尚貪錢膠睫乾眯綴拈髭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
手袖慵掀擡舉衣頻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
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床

遺厚鋪氈琴聽伶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嫌經字小敲
喜磬聲圓食罷羹留袂盃餘酒帶涎樂來須遣罷醫
到久相延褁帽縱橫掠梳頭取次纏長吁思往事多
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口更偏墓松先遣種誌
石預教鐫客到唯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竈壁曝
爨曬簷椽怒僕空掙眼嗔僮謾握拳心驚嫌蹴踘脚
軟怕鞦韆局縮同寒狔堆厖似飽鳶觀瞻多目眩舉
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綵牋已聞頒几杖寧
更佩韋弦賓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
意拂相連久弄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
轉夜無眠呼稚臨床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
訝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絳
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雞皮塵旋漬靦

藹食頻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羞
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堦危索減墀好生焚鳥網惡
殺拆漁舡旣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
不賸狂顛

呂公贈李公詩

李昉呂端同踐文館後各登台輔呂公贈李公詩曰
憶昔儻居明德坊官資俱是校書郎青衫共直昭文
館白首同登政事堂佐國廟謨君已展避賢榮路我
猶妨主恩至重何時報老眼相看淚兩行

草麻陳恭公

陳恭公拜集賢殿大學士賈文元公昌朝當國張方
平草麻有萬事不理繫胡廣之能言四夷未平籍陳
平之達識賈公深惡之

評詩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羨富贍而終不近古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也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者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而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君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爾顧豈黨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坐更大笑余每評詩亦多與存中合頃年嘗與王荆公評詩余謂九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歐陽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健羨但恨其少餘味耳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可謂有味矣然余至今思之不

見此句之佳亦竟不曉荆公之意信乎所言之殊不可強同也

鸛雀樓

河中府鸛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者甚多惟李益王之兵暢諸三篇能狀其景李益曰鸛雀樓西百尺墻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風煙併在思歸處遠目非春亦自傷王之兵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諸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改王公詩

工部侍郎王公召試學士院王荆公爲考官於簾下

見其試畢就壁間題字荆公使人錄之乃一詩也詩
云古木陰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
揚賦閑拂塵埃看畫墻荆公改奏罷長揚賦作奏賦
長揚罷元豐末荆公在金陵好事者求書猶多寫此
詩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八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九

詩歌賦詠

沈存中論文

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
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
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
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捷耳如杜子美詩紅飯
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亦語反而意完一
韓退之雪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渡橋亦効此體然
稍牽強矣不若前人之語渾成也

二

詩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挺蹂極工而後已
所謂旬鍛月煉者信非虛言小說崔護題城南詩其

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
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完語未工改
第三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在至今所傳此兩本唯本
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工詩大率多如此雖有兩
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爲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只
多行前篇

三

小律詩雖未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
盡一生之業爲之至於字字皆鍊得之甚難但患觀
者滅裂則不見其工故不唯爲之難知音亦鮮設有
苦心得之者未必爲人所知若字字是皆無瑕可指
語意亦揆麗但細論無切景意縱完一讀便盡更無
可諷味此類最易爲人激賞乃詩之析楊黃華也譬

若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此病最難爲醫也

四

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座隅詩云俱化爲餓殍作孚字押韻杜牧秋娘詩云厭飲不能飴飴乃錫耳若作飲食當音飲又陸龜蒙作藥名詩云烏啄蠹根回乃是烏啄非烏啄也又斷續玉琴哀藥名止有續斷無斷續此類極多如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雩事宇文時斛斯椿已有此謬蓋牧未嘗讀周隋書也

五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

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
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
如傍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
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
略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馭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
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鍾勞中宮之
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爲重複此類爲傍犯如
九歌蕙肴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當日蒸蕙肴對
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
子之流離不唯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
對鳥名又如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鷄對楊如
此之類皆爲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
村草對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簷冷江聲逼履

清侵簪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
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
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輩詩多用
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

香奩集

和曾公有艷詩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爲
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爲也凝生平著述
分爲演綸遊藝孝悌無疑香奩籛金六集自爲游藝
集序云予有香奩籛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
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遊藝集序實之此凝
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家藏諸書皆曾公舊
物印記甚完

見筆談

大言賦

蘇易簡爲學士承旨日 太宗親書宋玉大言賦賜

之易簡因效玉亦作大言賦以獻曰皇帝書白龍牋
作大言賦賜玉堂易簡御筆煌煌雄辭洋洋瓌璋博
達不可侷詳詔易簡升殿躬指其理歎宋玉之竒怪
也因伏而奏言恨宋玉不與陛下同時帝曰噫何代
無人焉卿爲朕言之易簡曰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崑
崙兮展升中地爲席兮饗 祖宗天起籟兮調笙鏞
日烏月兔曜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
奠玄酒也削西華兮爲石礎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
流電三激燿火舉也禮冊獻兮淳風還君百拜兮天
神歡四時一周兮萬八千年泰山夷兮溟海乾圓蓋
空兮方輿穿君王之壽兮無窮焉殿上皆呼萬歲上
覽之大喜又作大言賦銘四句以褒之易簡刻石于

院內之北壁見楊文公談苑

漁家傲

范文正公守邊日作漁家傲歌數闋皆以塞下秋來
爲首句頗述邊瑣之勞苦歐陽公嘗呼爲窮塞主之
詞及王尚書素出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一詞以
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堦遙獻
南山壽碩謂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

因詩起獄

苗振以列卿知明州熙寧中致仕歸鄞州多置田產
又自明州創材爲堂舟載歸鄞時王達亦致仕作詩
嘲振曰田從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此句傳
至京師王荆公大怒即出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
事子韶又言知杭州祖無擇亦有姦利之迹於是明

州秀州各起獄鞫治振與無擇貶斥熙寧已後數以謠言起獄然自達詩爲始也

鳳棲梧詞

蜀路泥溪驛天聖中有女郎盧氏者隨父往漢州作縣令替歸題于驛舍之壁其序略云登山臨水不廢於謳吟易羽移商聊紓於羈思因成鳳棲梧曲子一闋聊書于壁後之君子覽之者無以婦人切弄翰墨爲罪詞曰蜀道青天煙靄翳帝里繁華迢遞何時至回望錦川揮粉淚鳳釵斜簪烏雲膩細帶雙垂金縷細玉珮珠璫露滴寒如水從此鸞粧添遠意畫眉學得遙山翠

見倦雜錄

大小孤山

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獨爲字有廬江孺乃爲婦

人狀龍圖閣直學士陳公簡夫留詩曰山稱孤獨字
唐瑑女郎形過客雖知誤行人但乞靈時稱佳句

登吹臺詩

先公嘗言恩門王公終於太子少保七十後精力猶
不衰每天氣和暖必乘小駟從三四老蒼頭携照袋
照袋以皮爲之四方有蓋其中可容一斗以來中貯

筆硯韻略刀子礪石牋紙數十幅并小樂器之類後
別置遊春盛隨事備酒炙三五人之具門生在京者
多侍行每出郊野遇有園亭及竹樹之處必賞燕終
日賦詩品小管色盡歡醉而歸吾忝左拾遺日適暮
春與同門生五六人从公登繁臺佛舍繁臺即梁孝
王吹臺也公是日飲酒賦詩甚歡抵夜方散嘗記得
公詩曰柳陰如霧絮成堆又引門生上吹臺淑景即

隨風雨去芳樽宜命管絃催謾誇列鼎鳴鐘貴盃免
朝烏夜兔摧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頭回其
天才縱逸風韻閑適皆此類也

王彥威詩

先公嘗言唐朝長安士大夫重內官而輕外任及兩
制尤爲華貴故自丞郎或從翰苑出領節制者皆以
爲失意當時方面者目爲龕材是以張燕公有言愧
無通材供國龕使又薛許昌謝茶詩云龕官乞與真
拖却賴有詩情合得嘗東京明德門今爲乾元門即

唐時休州宣武軍鼓角樓至朱梁建都不遑改作因
而號曰建國樓其上有節度使王彥威詩石尚在彥
威明於英禮仕正元元和間爲太常博士累官至大
僚其詩曰貔貅十萬擁雄師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

波濤喧鼓角階堤楊柳拂旌旗前駐紅旆關西將列
坐青娥趙國姬爲報長安冠蓋道龕官到底是男兒
即彥威龕官男兒之言亦有憾爾其石至 太祖重
修官職不復存矣

禪理

楊文公深達性理情悟禪觀捐館時作偈曰漚生復
漚滅二法本來齊要識真機處趙州東院西丞相王
公隨亦悟性理捐館時知河陽作偈曰畫堂燈欲滅
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是夕薨凌晨
大雪實正月六日

二

曹司封脩睦深達性理知邵武軍時常以竹簟贈禪
僧仁因作偈與之曰翠筠織簟寄禪齋半夜秋從枕

底來若也此時人問道涼天捲却暑天開

三

張尚書方平允達性理有人問祖師西來意張以偈
荅之曰自從無始千千劫萬法本來無一法祖師來
意我不知一夜西風掃黃葉

四

陳文惠公亦悟性理嘗至一古寺作偈曰殿古寒爐
空流塵暗金碧獨坐了無人又得真消息

五

富文忠公允達性理熈寧中余守官洛下公時爲亳
守遺余書託爲訪荷澤諸禪師余因以偈戲之曰是
身如幻泡盡非真實相况茲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
岸不須舡無風休起浪唯當清靜觀妙法了亡象公

荅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既
又以手筆貶余曰承以偈見警美則美矣理則未然
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盡亦得不盡亦得就其中觀象
者爲不得不觀象者所得如何禪在什麼處似不以
有無爲礙者近乎通也思之思之

見青箱雜記

淵明詩

陶淵明意趣真苦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
伯夷也其集屢經諸儒手校然有問來使篇世蓋未
見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詩云君从山中來
一作南山來早晚發天目我屋一作家南窻下今生
幾叢菊薔薇葉已抽一作秋荼秋蘭一作春氣當馥
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李太白潯陽感秋詩陶令
歸去來田家酒應熟其取諸此云

詩有變態

薛許昌荅書生贈詩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其不能變態也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不免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拔快字凌紙又用事能破觚爲圓剜剛成柔始爲有功者昔人所謂縛虎手也如蘇子美窮居和長安帥葉清臣見寄玉帳夜發兵似水茅齋春靜草如煙東坡嘗作詩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又有駮猛虎如羣羊句真佳語也

王蘇更相是非

王文公見東坡醉白堂記徐云此定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二公相誚或如此然勝處未嘗不相傾慕元祐間東坡奉

祠西太一見公舊題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
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
狐精也 見西清詩話

王蘇更相稱譽

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遷日與公遊盡
論古昔文字閑則俱味禪悅公嘆息謂人曰不知更
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東坡渡江至儀真和游蔣山
詩寄金陵守王勝之 益柔 公亟取讀至峯多巧障日
江遠欲浮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又
在蔣山時以近製示東坡云若積李兮縞夜崇桃兮
炫晝自屈宋沒世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
之荆公曰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爲俗子
道也當是時想見俗子掃軌矣

目前之景吟不到

張天覺云游魚幾隊子隨母啄木數聲雌喚雄方子
通云楊花入竹靜鳥影渡塘稀而歸來詩云馬憶曾
行處連嘶渡晚河忽驚鄉樹出漸識路人多皆目前
之景吟者多不到也

前輩務求博約

二宋俱爲晏元獻門下士兄弟雖甚貴顯爲文必手
抄寄公懇求雕潤嘗見景文寄公書曰莒公兄赴鎮
圃田同游西池作詩長楊獵罷寒熊吼太一波閑瑞
鷓飛語意警絕因作一聯云白雪久殘梁復道黃頭
閑守漢樓船仍注空字於閑之傍批云二字未定更
望指示晏公書其尾曰空優於閑且見雖有舡不御
之意又字好語健蓋前輩務求博約情實純至如此

太白傳神

李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爲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集句

集句自國初有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露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著朱騎馬是何人

見西清詩話

乞食歌姬院

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爲常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酬以磨衲專作詩謝之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江南野史亦載韓事與此小異

韓文公華山女詩

退之見神仙亦不伏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賦謝自然詩則曰童駿無所識作誰氏子詩則曰不從而誅未晚耳推華山女詩頗假借不知何以得此

堆塚死屍

曾直善用事若正爾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簿今謂之堆塚死屍如詠猩猩毛筆詩云平生幾量履身後

五車書又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
妙隱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文章傳襲

司馬池文正公之父 仁廟時待制作詩云泠泠陂
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盡處盡成
應遣一生愁又黃魯直之父作大孤山詩云長江巨
浪獨夫險比干一片崔嵬心文公清夷剛正而作小
辭云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
醒深院月明人靜曾直作詩用事押韻皆超妙出人
意表蓋其傳襲文章種性如此見三居士詩話

用字音

詩人不以事害意古者用事簡而當亦不以字害句
故音韻清濁隨宜改易流在束薪中入張音留宴汾

陰西入光韻直取意順而已唐人以律格自拘不復

敢用唯白居易作詩敢易其音於語中如照地麒用

借音麟抱雪擺胡用麟音枚紅欄干三百六十用麒

音橋往往有之晏丞相殊嘗評之曰詩人乘語俊當

如此用字

用字意

晏丞相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灤西春水毅文

生此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

作生熟之生語乃健

西都詩

宋次道嘗為西都詩以野狐落對五鳳樓言野狐落

唐時名宮人所聚也見刘貢父詩話

制科無登第三等者

宋興以來御試制科人無登第三等者惟吳育第三等自餘皆四等上並爲及第降此則落之

三諫官詩

慶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制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竟相歡當時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謨猷裨帝力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

詩句作圖

古今人掇取好詩句作圖此特小巧美麗可喜一曲之智則能之故句圖多指諫風景形似百物將以觀雄材遠思不可得也然雄才遠思之人亦自多好句可入句圖梅聖俞愛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

遲則善矣細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不須柳也如杜工部云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了無瑕類又杜詩云蕭條九州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如此等句其含蓄深遠殆不可模倣

西山詩

洪州西山與滕王閣相對到客多留詩挂壁嘗有僧來讀之已而告郡守曰詩盡不佳何不除去守愕然詰之曰僧詩能佳乎僧因朗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穹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遣去

使虜

余尚書

靖

使契丹能爲胡語契丹愛之及再往虜情

亦親余作胡語詩云夜筵沒邏

後盛也

臣拜洗

受賜

也兩朝厥荷通好也情幹勒厚重也微臣雅魯拜魯

也祝若統福祐也聖壽鐵擺嵩高也俱可口勿反忒

無極也虜主舉大盃謂余卿能道此我為卿飲余復言之虜主大笑遂為醕觴漢史記槃木白狼詩漢語則協韻夷語不諧其實時人先作詩乃反用夷語譯出不知余真夷語也劉丞相沆使虜使氣凌壓之契丹館客嘗言舊人有語云有酒如澠繫行人而不住未有能對者劉即應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時待北虜有禮不使纖微迂之兩公俱坐謫官也

奏獻浼瀆

太宗親征北虜師還途中御製詩有鑾輿臨塞賦朔野凍雲飛遂令何蒙進鑾輿臨塞賦朔野凍雲飛詩召

對嘉賞授贊善詩有塞日穿痕斷邊雲背影飛縹緲
隨黃屋陰沉護御衣俄一縣尉宋捷督護輦道倚其
姓名之讖旋覬一官因而章疏歌頌進不已諸科亦
扣行在乞免文解其表面籤題云進上官家趙浼瀆
旒宸有司亟請至銀臺應奏御文字先經本臺封駁
方進因而少戢

章樞密喜養生

章樞密惇少喜養生性尤真率嘗云若遇飢則雖不
相識處亦須索飯若食飽時見翁亦不拜在門下省
及樞府益喜丹竈餌茯苓以却粒骨氣清粹真神仙
中人蘇子瞻贈之詩曰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蛇
綠骨輕蓋謂是也見東軒筆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九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

文章四六

盧多遜

盧多遜為學士時 太祖至西洛郊祀手詔乃多遜所草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錢若水為學士一日 太宗自作祝辭久而不成令左右持詣翰林中命即草之若水對使者撰成其首句云上帝之休雖眇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閣筆思之不能措辭尤激賞其才美

吳處厚

余皇祐壬辰歲取國學解試律設大法賦得第一名時樞密邵公尤翰林賈公黜密直蔡公批脩注江公林並為考試官內江公尤見知語余曰滿場程試皆

使蕭何唯足下使蕭規對漢約足見其追琢細膩又所問春秋策對荅詳備及賦押秋茶之密用唐宗赦受縑事諸君皆不見云只有秦法繁於秋茶密於凝脂然則各何出余避席歛衽自陳遠方寒士一旦程文誤中甄采因對曰文選策秀才文有解秋茶之密網唐宗赦受縑事出杜佑通典唐書即不載公大喜又曰滿場使次骨皆作刺骨對凝脂唯足下用杜周傳作次骨又對吹毛只這亦堪作解元余再三遜謝是舉登第名在行間授臨汀獄掾公作詩送余曰大學曾諸生南州漢掾卿故鄉千里外丹桂一枝榮莫嘆科名屈難將力命爭他年重射策詞筆况縱橫蓋公欲激余應大科故也

小說載盧携兒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褥乃得位於時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荅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爲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又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媚風

流外道格調則麤野嘲哂至於村歌社舞則又甚焉
茲亦與文章相類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名說後復本
姓以啓謝時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
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睢范蠡亦嘗改姓名故
也又僞蜀翰林學士范禹偁亦嘗冒張姓後復姓有
啓謝郡守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
作范睢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巧

楊文公

楊文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徭歸韓城
與弟倚居踰年不調公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
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

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塔與親友曰
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疾藜尚關弓而相射

二

真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天禧中詔
學僧二十一人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注釋
院事製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探而箋之暗碎繁
駁將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止八字曰地體
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三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碁語
笑喧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
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
之際成一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四

楊大年爲學士時草荅契丹書云鄰壤交歡進草旣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爲鄰境明且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爲不稱職當罷因丞求解職 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 見廬陵居士歸田錄

胡武平

胡武平嘗奉勅撰温成皇后哀冊文受旨以温成嘗因禁卒竊發捍衛有功而秉筆者不能文其實公乃用西漢莽何羅觸瑟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在昔禁闈誰何弛衛觸瑟方驚當熊已厲覽者無不歎服

王元之

王禹偁尤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啓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嘆以白樂天嘗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故也

林逋

錢塘林逋亦著高節以詩名當世名公多與之游天聖中丞相王公隨以給事中知杭州日與唱和親訪其廬見其頽陋即爲出俸錢新之逋乃以啓謝王公其略曰伏蒙府主給事差人送到留題唱和詩石一片并剏軒榮以庇風日衡茅改色猿鳥交驚夫何極陋之窮居獲此不朽之奇事竊念頃昔清賢鉅公出鎮藩服亦嘗顧丘樊之微側軫土木之衰病不過一駐駕一式廬而已未有迂回玉趾歷覽環堵當纓鞋

之盛集攄風雅之秘思率以賡載殆成編軸且復韞
它山之堅潤刊羣言之鴻麗珠聯綺錯雕鐫相照輦
置植立賁于空林信可以奪山水之清暉發斗牛之
寶氣者矣迨景祐初逋尚無恙范文正公亦過其廬
贈逋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又曰風俗因君
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見青箱雜記

終慎思

終慎思大名人家貧苦學衣冠故弊風兒寢陋始來
應舉魏之舉人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爲解首其謝
解啓曰三年於此衆人悉指於毛生一軍皆驚大將
果歸於韓信又董儲郎中愍其窮嘗以書薦于士人
之富者庶濡涸轍而士人殊無哀王孫之意終復取
書歸而具啓納于董曰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

都不割懷趙璧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見倦遊雜錄

宋湜

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

時宋

湜

宋

白

蘇

易簡

張

洎

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

旨惟宋公

湜

深隲

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

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待眇躬爾宜望弓劔以拜恩守疆垣而効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

夏英公

夏英公堯雖舉進士本無科名以父沒王事授潤州

丹陽簿即上書乞應制舉其略曰邊障多故羽書旁午而先臣供傳遽之職立矢石之地忘家徇國失身行陣陛下哀臣孤幼任之州縣唯陛下辨而明之若

三
嘉
卷
四
一
三
陛下以枕石漱流爲達則臣世居市井若陛下以金
榜丹桂爲材則臣未忝科第若陛下以鳩杖鮐背爲
德則臣始踰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爲勇則臣生
不綿歷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條問急政對揚紫宸
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儒方轡並駟而較其先後
矣真廟再三賞激召赴中書試論六首一日定四時
別九州聖功孰大論二日考定明堂制度論三日光
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論四日九功九法爲國何先
論五日舜無爲禹勤事功業孰優論六日曾參何以
不列四科論是歲遂應中制科

二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没于
陣後公爲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

表云父没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
禮當枕塊忍聞禁錮之音當時以爲四六偶對最爲
精絕

丁晉公

丁晉公貶崖時權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秘監
召還兗州致仕時權臣出鎮許田丁以啓謝之其略
曰三十年門館游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
出生成其婉約皆此又自夔漕召還知制誥謝兩府
啓二星入蜀雖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提封之
地後云謹當揣摩往行軌躅前修効慎密於孔光不
言溫樹體風流於謝傅且詠蒼苔

二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云補仲山

之袞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南海篇詠尤多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尤爲人所傳詠

見歸田錄

凌叔華

余頃與凌叔華郎中

景陽

登襄陽東津寺閣凌博雅

君子也蔡君謨吳春卿皆昔師之素稱翰墨之妙時寺閣有舊題二十九字在壁者字可三十餘其體類顏而逸勢格清美無一點俗氣其語數句又簡而有法云

陶穀

陶穀晉開運中爲詞臣時北戎來侵而楊光遠以青州叛而大將馬節卒少帝召穀草文以祭之穀立旦

草以奏曰漠北有不賓之虜山東屯伐叛之師雲陣未収將星先落少帝甚激賞

潘佑

太祖嘗諭旨江南令遣使說嶺內歸順後主令近臣數人作書惟潘佑所作千餘言詞理精當雄富典麗遂用之江南莫不傳寫諷誦中朝士人多藏其本甚重之真一時之名筆也

趙鄰幾

趙鄰幾善屬文有名于時 太宗用知制誥未數旬卒中使護葬淳化末蘇易簡上言鄰幾有子東之亦好學善屬文任北地邑佐部送芻粟死塞下家睢陽鄰幾平生多著文家有遺藁上遣直史館錢熙往訪之得補會昌以來歷二十六卷文集三十四卷所著

顛子一卷六年帝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及佗書
五十餘卷來上皆鄰幾點竄之迹令宋州賜其家錢
十萬

徐錯

徐錯仕江左至中書舍人尤嗜學該博領集賢學士
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
爲操蓋章草之變錯曰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者音
七鑿反三檣鼓也禰衡作漁陽三檣鼓歌詞云邊城
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嘆服之又嘗召對
於清暑閣閣前地悉布埴經雨草生縫中後主曰累
遣薙去兩潤復生錯曰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
木蓋桂味辛螯故也後主令於醫院取桂屑數斗勻
布縫中經宿草盡死其博物多識如此嘗欲注李商

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劉稹書云喪見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獨恨不知灰釘事乃後漢杜篤論都賦云焚康居灰珍竒椎鳴鏑釘鹿蠹商隱之雕篆如此

錢昭序

錢昭序鄧王倣之族子也爲如京副使知通利軍至道初獲赤烏白兔昭序表獻曰烏乃陽精兔惟陰類告火德蕃昌之盛示金方馴服之徵懿茲希世之珍罕有同時而見當時多傳誦昭序有文詞作數賦自一至十凡十篇甚爲蘇易簡及江陵從祖所傳誦

湯悅

湯悅父殷舉唐末有才名悅本名崇義仕江南爲宰相建隆初宣祖諱改姓湯初在吳爲舍人受詔撰揚

州孝先寺碑世宗親往駐蹕此寺讀其文賞歎畫江
後中主遣悅入貢世宗爲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
詔多悅之作特爲典贍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南文
字形於嗟重當時朝臣沈遇馬士元皆以不稱職改
授他官復用陶穀李昉爲舍人其後擢用扈載率由
此也 楊文公談苑

王狀元

王狀元君貺天聖庚午甲科及第元豐戊午垂五十
年方有重金之賜謝表特優略云橫金三紀未佩隨
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庭之目豈伊散任得拜恩
章車服以庸品儀辨等國朝故事惟二府刻毬路之
花文武近班通一例號羣仙之樣特承面命越度朝
規此蓋陛下寵厚老臣禮加常例憫事三朝之舊俾

偕四輔之榮奉以垂腰旣表重鏐之麗寶之在體更
增上笏之華

劉貢父

劉攽王介同爲開封府試官舉人有用畜字者介謂
音律犯主上嫌名攽謂禮院先未嘗定此 爲諱不
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而介以惡語侵攽攽不校
旣而御史張戩程灝并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呂
公著又以爲議罪太輕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樂
攽也謝表略曰曠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忤心
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唯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
已甚蓋謂是也 東軒筆錄

錢若水

錢若水爲學士 太宗禮遇殊厚嘗草賜趙保忠詔

云不斬繼遷存狡免之三宄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
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我意
又與趙保忠詔有旣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
辭甚美 太宗御筆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至今
其子延年寶藏之 金坡遺事

二

錢熙泉南才雅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 太宗
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鈞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
凝碧早拖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
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
雁鄉人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鈞酸文
舉世傳

阮思道

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敏絕人年十七入海州
試海不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
收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寒光而
靜去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遙連

見名賢詩話

貶錢惟演詞

時大臣爲樞相以非辜降節度使謫漢東會禁林主
誥者素爲深仇貶語云公侯之家鮮克稟訓茅土之
後多或墜宗具官某亡國之表緒孽臣之累姻孽臣
蓋晉公也時冢宰謂典誥曰萬選公其貶語太酷禁
林曰當留數句以俟後命太宰笑曰尚未逞憾乎

郡燕樂詞

范文正公鎮餘杭今侍讀王樂道公在幙楊內翰隱
甫公察謫信州未幾召還赴闕過杭公厚遇之特排

日遣樂吏往察判廳請樂詞樂道叱之不與來日酒
數行遣吏投書於席大槩言陶之學先王之道未始
游心於優笑之藝始某從事於幕天下之士識與不
識皆以陶爲賀蓋今岩穴蟠潛修立之士無不由明
公之門湔濯以至於華顯者獨某不幸吏於左右公
未嘗調之以道德摩之以仁義反以伎戲之事委之
非某素望也且金華楊公以吾儒高第之一人爾苟
某始者躡巍等歷清秩過執事之境必不肯以優伶
之辭爲托也公以書示隱甫隱甫笑曰波及當司尤
無謂也公頗動旣而非久移鎮青社樂道少安又王
尚書拱辰長安上事理掾撰樂辭有人間合作大丞
相天下猶呼小狀元之句又梅龍圖鞏餘杭上事曰
一曹僚撰頭蓋曲有黃閣方開金鼎和羹正待梅之

句二吏因受知蒙二公薦擢不數年並陞於臺閣皆繫乎幸不幸爾

章懿太后神道碑

晏元獻公撰章懿李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寔繫懿后奈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祐之託難爲直致然才者則愛其善比也獨仁宗不悅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上曰此等事卿宜置之區區不足較當更別改晏曰已焚草於神寢上終不悅逮升祔二后赦文孫丞旨并當筆協聖意直叙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寔生渺冲願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御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

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賚之歲餘參大政

文老不衰

嘗謂文老不衰者止見今大參元厚之絳頰在禁林懷荆南舊游云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昨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詞氣不少衰又曾魯公垂八十筆力尚完時曾子宣內翰謫守鄱陽手寫一簡慰之略曰扶搖方遠六月不得不息消長以道七日自當來復吾友中祕書楊經臣博瞻才雅而嘗誦之經臣謂余曰此非知其然而爲神驅氣使之然爾

獎詞臣

乾德九年正月乾元殿受降王朝扈蒙參定其儀有
禮外請誅之制甚繁具本文蒙繼上聖功頌次年將
東封又進御札草上受之批於紙尾獎之云聖功頌
無一字可議後范詩有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
侍玉皇上和之以賜曰玆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
繼三皇爲之美傳玉壺清話

賜恩澤出身章服誥

景祐初元張唐卿榜賜恩澤出身章服等誥詞略云
青衿就學白首空歸屢陳鄉老之書不預賢能之選
靡務激昂而自勵止期華皓以見叔仁宗怒曰後世
得不貽其子孫之羞乎御筆抹去宋鄭公庠別進云
久淪岩穴夙蘊經綸鶯遷未出於喬林鸚薦屢先於
鄉板縱轡誠希於遠到搏風勉屈於卑飛上頗悅玉

高麗使先狀

高麗海外諸夷中最好儒學祖宗已來數有賓貢進士登第者自天聖後數十年不通中國熙寧四年始復遣使修貢因泉州黃慎者爲向导將由四明登岸比至爲海風飄至通州海門縣新港先以狀致通州太守云望斗極以乘杳初離下國指桃源而迷路誤到仙鄉詞甚切當使臣御事民官侍郎金悌與同行朴寅亮詩尤精如泗州龜山寺詩云門前客棹洪濤急竹下僧碁白日閑等句中土士人亦稱之寅亮嘗爲其國詞臣以罪廢久之從悌使中國灑水燕談

音韻

切韻之學本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

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
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以西
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輒字文從而大亦切
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
各歸其母唇音齒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舌音十半
齒半舌音二九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于是
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
降龐龐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爲之如幫字橫
調之爲五音幫尚剛臧央是也縱調之爲四等幫滂
傍茫是也就本音本等調之爲四聲幫滂傍博是也
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封峯逢止有三字邕曾
止有兩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
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簫字看

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
爲切下字爲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
謂之音和如德紅爲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
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泛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
等須以其類謂唇與唇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爲綿符
兵爲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
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
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微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
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
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于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
自沈約爲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
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庖駁師法多門至於所
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

音常以濁者為宮稍清為商最清為角清濁不常為
 徵羽切韻家則定以為唇齒牙舌喉為宮商角徵羽
 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
 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
 喉牙齒舌唇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
 唇上發如舛字浮金反之類是也攝字鼻音如歆字
 鼻中發之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囉
 拖婆茶沙疇哆也瑟吒二合迦娑麼伽他社鎖呼拖
 前一拖輕呼此一拖重呼奢佉又二合娑多二合瓔
 曷攞多三合婆上声車娑麼三合蹉伽上声吒拏娑
 頗二合娑迦二合也娑二合室者二合佉陀為法不
 同各有理致雖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
 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

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爲切韻訓詁凡十六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爲之序甚有詞辯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板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觀其字音韻次序皆有理法後世殆不以其爲燕人也已上見筆談

歐陽文忠公

歐陽公撰石曼卿墓表蘇子美書邵餽篆額山東詩僧秘演力幹屢篤歐俾速撰文成演以庚二兩置石於相藍南食殿礮訖白歐公寫石之日爲具召館閣諸公觀子美書書畢演大喜曰吾死足矣飲散歐蘇

囑演曰鐫訖且未得打竟以辭翰之妙演不能却歐
公忽過定力院見之問寺僧曰何得僧曰半千買得
歐怒回詒演曰吾之文反與庸人半千鬻之何無識
之甚演滑稽特精徐語歐曰學士已多他三百八十
三矣歐愈怒曰是何言演曰豈不記作省元時庸人
競摹新賦叫於通衢後更者時云兩文來買歐陽某
省元賦今一碑五百價已多矣歐因解頤徐又語歐
曰吾友曼卿不幸早世固欲得公之文張其名目與
日星相磨而又窮民吾因頗濟其乏又非利乎公但
笑而無語

見湘山野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一

曠達隱逸

真宗召隱士

真宗祀汾陰召河中府處士李瀆劉巽巽拜大理評事致仕仍賜緋瀆以疾辭又召華山鄭隱敷水李寧對於行宮隱賜號正晦先生又召陝州魏野亦辭疾不應命

出聖政錄

陳希夷

陳搏譙郡真源人與老聃同鄉里生嘗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九室岩辟穀練氣作詩八十一章號指玄篇言修養之事後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獨卧經累月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扃戶以試之月餘始開搏熟寢如故甚異之因問以神

仙黃白修養之事飛昇之道搏曰陛下爲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留意於爲金乎世宗弗之責放還山令長吏歲時存問訖 太祖朝未嘗召 太宗即位再召之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爲修所居觀留闕下數月多延入宮中書閣內與語頗與之聯和詩什謂宰相宋琪等曰陳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入華山已四十年計其年近百歲且言天下治安故來朝覲此意亦可念也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搏道迹山野無用於世神養之事皆所不知亦未嘗習練吐納化形之術無可傳授擬如白日外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真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

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覽之甚喜未幾放還山端拱二年夏令其徒賈德於張超谷鑿石室室成手書遺表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於七月二十九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緘封如法至期卒于石室中啓封視之乃預知也死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閉塞洞口終月不散

見楊文公談苑

二

陳搏周世宗嘗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赴闕 太宗賜御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詔揔把三峰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履垂緇以賓禮見賜坐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會軍已興令寢於御園兵還果無功百餘日方起恩禮特異賜號希夷屢與之屬和久之辭歸進

詩以見志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峰千載客
四海一閑人卅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
何處不稱臣上知不可留賜宴便殿宰臣兩禁赴坐
爲詩以寵其行見灑水燕談

三

真宗時陳搏被詔赴闕下間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
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處勿久戀得志之處
勿再往聞者以謂至言

見倦游雜錄

四

華陽隱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年數百歲人罕見
者關中呂洞賓者有劍術年百餘歲貌如嬰兒行步
輕疾皆嘗至搏齋中奇以朱書青紙詩令小童齋寄
搏搏與酬唱如交友

五

興國中 太宗召陳搏赴闕搏隱華山雲臺觀百餘
歲世宗拜諫議不受始四五歲戲渦水側一青衣媪
抱置懷中乳之曰令汝更無嗜慾之性聰悟過人先
生有高識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
進取迹動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
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
放至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鄴鎬間門人戚屬亦怙
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時議凌忽王嗣宗京兆
乘醉慢罵條奏於朝會赦方止祥符八年一旦山齋
晚起服道衣聚諸生列飲取平生文藁悉焚之酒數
行而逝奇男子也 見玉壺清話

江直木

江直木隱居廬山有至行一夕有盜入齋中直木假寐不動清貧無它物唯持藥鼎而去遺其蓋直木俟其出戶隨後擲蓋與之來日謂人曰器不全成得之安用報曉雞爲狸所食直木悵然將有以報雞之寃者來日持百錢坐路隅以俟有持死兔過者卽市之割以祭雞人或謂直木此非狸直木曰亦是其類也

見楊文公談苑

劉孝叔

劉孝叔吏部公述深味道腴東吳端清之士也方強仕之際已恬於進撰一闕以見志曰掛冠歸去舊煙蘿聞身健養天和功名富貴非由我莫貪他這岐路足風波水精宮裏家山好物外勝游多晴溪短棹時時醉唱裏梭羅天公柰我何後將引年方得請爲三

苑宮僚始有養天和之漸夫何以先朝露歌此闕幾
三十年信乎一林泉與軒冕難爲必期

湘山野錄

王昭素

王昭素先生酸棗人博學通九經尤長於易作易論
二十三篇學者稱之李穆薦之 太祖召見年已八
十貌不衰 太祖問何不求仕致相見之晚耶對曰
草野陋儒無補聖化賜坐講易帝嘉之以爲國子博
士逾月賜茶藥遣還先生善攝養年九十餘方卒見

澠水燕談

魏野

魏野居於陝郊其地頗有水竹之勝客至必留飲酒
真宗時聘召不起天禧中卒贈秘書省著作郎野子
閑有父風皇祐中天章閣待制李昭言於朝號清逸

處士 春明退朝錄

二

魏野字仲先陝府人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之跨白驢 真宗祠汾陰召不起能詩有唐人風格卒贈著作郎獨其家役李瀆野之中表兄也瀆卒野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往爾宜去奠之才六日而野亦卒人以爲異

田聘君

田徵君告字象宜篤學好文理致高古嘗學詩於希夷先生先生以詩評授之故詩尤清麗平居寡薄志在經世 太祖建國思得異人詔詣公車會奔父喪久之東遊過漢止王元之舍元之貽書勉進其道會大河決溢君推蘇禹之所治著禹元經三篇將上之

不果已而得水樹於濟南明水將隱居焉因致書徐
常侍鉉質其去就鉉荅曰負鼎扣角願廬築巖各因
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決高蹈之計
發易筮之遇睽因自號睽叟從之學者常數百人宋
維翰許袞最其高第二子登朝盛稱其師淳化中韓
丕言於天子召君赴闕詔書入門而卒其後文多散
墜皇祐中濟南崔書耽伯哀其遺逸得四十八篇析
爲二卷又次其出處爲睽叟別傳云

麻先生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官鄆州時宋
翰林白方謫官鄆時聞而召之坐中賦詩十篇宋大
稱賞翌日宋以浣溪箋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仍
贈以詩曰宜毫歛墨并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

能吟天骨異前生已折桂枝來十七一試禮部歸以
二親喪祿不及養無復仕宦意退居臨淄辨士里別
墅久而記覽該洽行義高潔鄉黨化服鄰里有爭訟
者不決於有司而聽先生辨之雖凶歲盜不入其家
富韓公文潞公守青州皆嘗致書幣龐莊敏公出鎮
遣其子奉書召至府中禮之極厚累以詩貽之薦其
行義于朝詔以爲國子四門助教州學教授東方學
者爭師之卒年九十先生余祖母長安君兄也或以
爲宋詩云前生已折桂枝來今世不復折桂也先生
一試不第終身罷舉宋詩已識之矣

李昭君

陝郊魏處士野蒲中李昭君續乃中表也俱有高節
以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室方丈蔭以脩竹泉流其

前曰樂天洞瀆結茅中條之陰曰浮雲堂皆有瀟酒之趣每乘輿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瀆過野曰前夕恍惚如夢中床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即正悞曰盍云坐看雲起時對曰此浮雲安能起耶瀆水命此必死期故來訪別還家未幾卒

史延壽

史延壽嘉州人以善相遊京師貴人爭延之視貴賤如一坐輒箕踞稱我人號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呂文靖公嘗邀之延壽至怒闔者不開門叱之闔者曰此相公宅雖侍臣亦就客次延壽曰彼來者皆有求於相公我無求於相公相公自欲見我耳爾不開門我徑還矣闔者走白公公開門延之延壽挾術以遊於世無心於用舍故能自重如此

聾愚子

建安黃晞慶曆中遊京師高文古學爲世稱重著書數萬言自號聾愚子晞貧有守不干科舉而貌寢氣寒不自修飾石守道在太學率學官生負厚禮聘晞爲學正晞踰垣而避之故歐陽文忠公詩曰羔鴈聘黃晞晞驚走鄰家近臣連章薦其道義詔授京秩將以爲國子司業拜命數日一夕暴卒於景德僧舍士大夫惜之

五老舍

慶曆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都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光祿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貫尚書郎致仕馮平爲五老會吟醉相權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德尤爲天下傾慕故兵部詩云九老且無元

老賈吳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廉寧爽健
相得甚懽故祁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深稱分曹
與挂冠而畢卿年最高時已九十餘故其詩云非才
最忝預高年也是時歐陽文忠公留守睢陽聞而嘆
慕借其詩觀之因次韻以謝卒章云聞說優游多唱
和新篇何惜盡傳看見繩水燕談

江鄰幾

江鄰幾善爲詩清淡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
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寃誰與辨皋橋客死世
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
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已出天然渾厚乃
可言詩江得之矣江天質淳雅喜飲酒鼓琴圍碁人
以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飲

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留宿人家高度風韻陶靖
節之比江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局不得出
江旦旦就之郡中沙門羽士及里氓能碁者數人呼
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爲圖前列騶導有一人
騎馬青蓋其後沙門羽士褐衣數人葛巾芒屨累累
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必減
嵇阮也 列貢父詩話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齊物我一窮通自稱
曰齊物子元豐中秋與樂全子訪親洛汭並轡過韓
城抵登封憇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宮紫極觀至
紫虛谷尋會善寺過環轆道遽達西洛少留廣度寺
歷龍門至伊川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岩躡山

徑瞻高公真堂步潛溪還寶應觀文富二公庵之廣
化寺拜汾陽祠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詣黃
龕院倚石樓臨八節灘還伊口允所經遊發為詠歌
歸序之以爲洛遊錄士大夫爭傳之

劉孟節

劉孟節先生繫青州壽光人少師种放篤古好學酷
嗜山水而天姿絕俗與世相齟齬故久不仕晚乃得
一名亦去爲吏慶曆中朝廷以海上岨嶇山震逾年
不止遣使訪遺逸安撫使以先生名聞詔命之官亦
不就青之南有冶源昔歐冶子鑄劍之地山竒水清
傍無人煙蔽筠古木氣象幽絕富韓公之鎮青也知
先生久欲居其間爲築室泉上爲詩并序以餞之曰
先生已歸隱山東人物空且言先生有志於民不幸

無位不克施於時將著書以見志謂先生身雖隱其道當與日月雷霆相震耀其後范文正公文潞公皆優禮之欲薦之朝廷先生懇辭二公亦不敢強以成其高尚先生少時多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憑欄靜立慨想世事噉吁獨語或以手拍欄干嘗有詩曰讀書誤人四十年幾回醉把欄干拍司馬溫公詩話所載者是也

王樵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性超逸深於易善擊劔有槩世志廬梓桐山下稱淄右書生不交塵務山東賈同李冠皆尊仰之咸平中契丹內寇舉族北倖潛入虜中訪其親累年不獲乃歸持諸喪刻木爲親葬山東立祠奉侍終身太守劉通詣樵居樵踰垣遁去其後高

弁爲知州事范諷爲通判相與就見之李冠以詩寄之曰霜臺御史新爲郡棘寺廷評繼下車首謁梓桐王處士教風從此重詩書晚自號贅世翁爲贅其門曰書生王樵薄命寡志無益於人道號贅世預卜地爲窆名繭室中置石榻刻石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歿後寄魄以備不虞後感疾即入卧室中自掩戶乃卒命以古劍從葬著遊邊集三卷安邊三策說史十篇皆散亡濟南李芝爲贅世先生傳載其事治平中淄川僧文幼募資即其地復爲繭堂并起堂祠樵文幼薄能爲詩精陰陽地理

李瀆處士

蒲中李瀆處士父瑩國初爲侍御史有直聲瀆少好學有高志長廬中條山下以泉石琴詠自樂未嘗造

州縣 真宗祀汾陰詔赴行在瀆不起有表稱謝云
十行溫詔初聞丹鳳銜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
真宗製詩以賜之時有同郡劉巽治三傳年老博學
躬耕不仕以講授爲業 真宗亦以一絕句賜之見
澠水燕談

孫集賢

孫集賢 見 天禧中直館幾三十年江南端方之士也
節槩清直晚守姑蘇甫及引年大寫一詩於廳壁詩
云人生七十鬼爲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
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曾逢李 見素 今日
淮西又見陳 或云陳莊二公被差者也 寄語姑蘇孫

刺史也須抖擻老精神題畢拂衣歸九華以清節高
操羞百執事之顏朝廷高其風許再任詔下已歸竟

召不起王冀公欽若里開交素也冀公天禧中罷相以宮保出鎮餘杭艤舟蘇臺歡好款密醉謂孫曰老兄淹遲日夕且寬衷當別致拜聞公正色荅曰二十年出處中書一素交潦倒江湖不預一點化筆殆事權屬他出庶堂數千里爲方面始以此語見悅得爲信乎冀公愧謝解舟遂行見湘山野錄

孫宣公

孫宣公奠以太子少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斤壁語客曰白傳有言

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

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麻希夢

端拱初 太宗詔訪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夢
年九十餘居臨淄召至闕下延見便殿賜坐語極從
容詢及人間利害對之甚詳多蒙聽納他日訪以養
生之理對曰臣無他術唯清心寡欲節聲音薄滋味
故得至此詔以爲尚書工部郎中致仕賜金紫工部
好學善訓子孫子景宗興國中登進士甲科孫温基
温舒祥符中相繼舉進士第爲天下第三人而天下
稱麻氏教子有法

張珩崖

楊文公由禁林爲汝守張尚書諫移書云張老子今
年七十矣氣血衰劣溷然沉昏入靜自守以真排邪

忽覩來緘不審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又思大年氣薄多病應遂移疾之請盛年辭榮是名高格若智不及氣屑屑罹禍者自古何限大年素養道氣宜終寔掃地莫致潤屋得君得時無害生民大年知張老子乎老子心無蘊畜絕情絕思願身世若脫屣豈能念它人乎大年自持不宜詠白其語真氣勁如乖崖之在目干寶晉書稱王獻之嘗云吾於文章書札識人之形貌情性真所謂也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一

--	--	--	--	--	--	--	--	--	--	--	--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二

曠達隱逸

孫明復先生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髮鬢皓白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卷為春秋學者未有過之者也故相李文定公守兗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箒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盡妻道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見灑水燕談

蘇澄隱

太祖征太原還至真定幸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迎鑿
駕霜髮星冠年九十許氣兒翹竦上因延問甚久自
言頃與亳州道士丁少微華山陳搏結遊於關洛嘗
過從麀皮處士上問曰得何術對曰臣得長嘯引和
之法遂令長嘯清入杳冥移時不絕上嘿久低迷寢
殆食頃方欠伸其聲略不中斷上大奇之因問養生
之要隱對曰帝王養生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
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唐堯所
以享國求圖得此道也遂賜號頤素先生

李集賢

李集賢建中恬退喜道處播紳有逍遙之風善翰札
行筆有工至於草隸分篆俱絕其妙人得之則寶焉

爲詩清淡閑暇如其人也有杭州望湖樓詩小艇閑
撐處湘天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落日孤
汀遠輕煙古寺稀時携一壺酒戀到晚涼歸西湖詩
有漲煙春氣重貯月夜痕深之句皆類於此晚喜洛
中景物求留司園池亭樹瀟洒自如每喜誦楞嚴中
四句云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復翳根除塵消
覺圓淨九起居皆諫之後被詔與張君房集賢校勘
道藏時號稱職

朱侍郎

朱昂晚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止令謝
於殿門外後詔賜坐時方劇暑恩旨寵留詔秋涼進
程時吳淑贈行詩有漢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
懸車之句尤爲中的錫燕王津園中人傳詔令各賦

詩爲送若李承旨維有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
正太平陳文惠公堯佐部吏百函通爵里送兵千騎
過荆門之句四十八篇皆警絕一體朝論榮之弟協
亦同隱皆享眉壽家林相接謂之渚宮二疎荆帥陳
康肅堯咨表其居爲東西致仕坊八十二薨門人請
謚正裕先生

王昭素

王昭素酸棗縣人學古純直行高於世市物隨所索
償其直賣者反曰適所索實非本價昭素謂之曰汝
但受之免陷汝於妄語咎自爾人無敢給者相告曰
王先生市物不可虛索一夕盜者穿窬將入以橫木
滿室不通其穴昭素覺之盡室之物潛擲于外謂偷
兒曰速去恐有捕者盜慙委物而遁幾盜即息李穆

昔師之逮爲學士薦於太宗召至便殿年七十顏如渥丹目若盪漆鰥居絕慾四十歲家無女侍上賜坐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起整髻頽改容而說上問曰何故昭素奏曰此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諭該證微含箴補上側聽喜沃講罷留茗菓讌語賜國子博士致仕留禁中月餘詢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安民養身無非寡慾此外無它上愛之書于屏几享壽八十九

王元澤

壬子歲王雱元澤記會稽關祀刻之以廣其傳庶乎世之聞見者有所警焉戊午歲元澤病中友人魏道輔泰謁於寢對榻一片屏大書曰宋故王先生墓誌名雱字元澤登第於治平四年釋褐授星子尉起身

事熙寧天子才六年拜天章閣待制以病廢于家後尚有數十言掛衣於屏角覆之不能盡見此亦得謂之達歟

郭延卿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陽脩皆一時文士游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竒花九園囿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間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嘗出仕葺園亭莚花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腰輿張蓋而訪之不告以名氏洛下士族多過客衆延

卿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踈爽闔明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前樽菓蔌而進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旣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之禮數盃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頽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馮樞密

馮樞密京熙寧初以端明殿學士帥太原時王左丞
安禮以池州司戶參軍掌機宜文字馮雅相好因書
託于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吾閉目不窺但日與
和甫談禪耳平甫荅曰所謂禪者直恐明公未達也
蓋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馮深伏其言

覲東軒筆

王荆公

王荆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讓同平
章事懇請賜允改左僕射未幾又求宮觀累表得會
靈觀使築第於白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
一驢從數僮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潮溝以
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也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
但庇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
輒不荅元豐末荆公被疾奏捨此宅為寺有旨賜名

報寧既而荆公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見
東軒筆錄

韓丕薦三處士

韓丕少遊學嵩山間性質朴刻勵著名於時作感秋
詩三十篇人多傳誦後爲翰林學士 太宗召問當
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以萬適楊朴田誥爲對 上悉
令召之而誥詔下乃卒朴至召對自言不願仕進賜
東帛遣還與一子出身適最後至閣門拒之不得見
居京城半年僅至寒餓丕又出翰林因表言其事詔
以爲廬州慎縣主簿命下數日卒朴善歌詩每乘牛
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苦
思爲歌詩數年得百餘篇而出誥歷城人好著述聚
徒數百人頗有進士舉顯達稱其師名聞於朝中宋

維翰許袞皆其弟子誥所著書百餘篇世亦傳之大
率迂闊每注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中
躍而出則一篇成矣

楊文公

公與楊文公億爲空門友楊公謫汝州公適當軸每
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
與公云山栗一秤聊表寸信蓋汝唯產栗而億與王
公忘形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鷄黍編紵之意也

張宗晦

慶曆中張宗晦以祕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其
子唐言賀知章以道士服歸會誓明皇賜以鑑湖今
洛中蒿少佳景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
其間何必學造請宗晦曰吾作白頭老監枕書而眠

何必學賀老作道士服耶時以爲名言宗晦英公齊賢子見麗水燕談

杜五郎

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縣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瀟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之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爾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偶

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一藥以具
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
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
以醫卜自給者甚多自食旣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
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
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
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
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
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
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
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未嘗妄言未嘗嬉
遊惟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
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

卧疲甚與官屬閑話輒遂及此不覺蕭然頓忘煩勞
見筆談

种放

景德中种放賜告躉還嵩山 真宗致酒資政殿餞
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焉時所司不宿具皆相顧不
敢坐上乃親定位次翰林學士晁迥西向資政殿學
士王欽若東向知制誥朱巽南次迥待制戚綸次欽
若放北面對上特示客禮酒半上賦七言詩一章賜
放放和侍臣皆賦士大夫榮之

二

种放明逸少舉進士不第希夷先生謂之曰此去逢
豹則止他日當自出於衆人初莫諭其意後放隱終
南山豹林谷 真宗召見寵遇非常拜工部侍郎皆

符其言

三

种放別業在終南山放學行高古後生從之學者甚衆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爲幽絕 真宗聞之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上嘆賞之其後甘棠魏野居有幽致帝亦遣人圖之故野詩云幽居帝盡看

四

初种隱君少時與弟汶往拜陳希夷博陳宿戒厨僕來日有二客一客膳於廊才旦果至惟邀放升堂殷懃睥睨以一絕贈之曰鑑中有客白髭多鑑外先生識也麼只少六年年六十此生陰德莫蹉跎种都不之曉但屈指以三語授之曰子貴帝友而無科名晚

爲權貴所陷种又乞素履之術陳日子若寡慾可滿其數种因而不娶不媵壽六十一

五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父故吏部令史蒲調補長安簿卒官放七歲能屬文既長父勗令赴舉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父卒兄數人皆從賦放與母隱終南山豹林谷結草茅爲廬以講習爲業後生多從之學問得其束脩以自給著書十卷人多傳寫之工爲歌詩亦播人口宋維翰爲陝西轉運使表薦之

太宗令本州給裝錢三萬遣赴闕量其才收用放詣府受金治行素與張賀善賀適自秦州從事公累免官居京兆放詣賀謀其事賀曰君今赴召不過得一簿尉耳不如稱疾俟再召而往當得好官放然之即

託賀爲奏草稱疾 太宗曰此山野之人亦安用之
令本府歲時存問不復召其母甚賢聞有朝命恚曰
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旣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
而不得安處我將弃汝深入窮山矣放旣辭疾母悉
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詣窮僻人迹罕至後母卒無
以葬遣僮奴持書于錢若水宋湜若水湜同上言以
爲先朝嘗加召命今貧不能葬其母欲以私覲是掠
朝廷之美詔京兆府賜錢三萬帛三十疋粟三十石
咸平末張齊賢知京兆府表薦召爲左司諫直昭文
館賜五品服 楊文父談苑

六

真宗初詔种隱君放至闕以數對稱旨日旣高中人
送中書膳諸相皆盛服俟其來种隱君幅巾韋布長

揖而已楊大年聞之頗不平以詩嘲曰不把一言裨
萬乘祇又雙手揖三公上聞之獨詔楊曰知卿有詩
戲种某楊汗浹股慄不敢匿避上曰卿安知無一言
裨朕乎出一皂囊內有十軸乃放所奏之書其書曰
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
議安議危石守道聖政錄有之俾大年觀之從容奏
曰臣當別日負荆謝之見湘山野錄

石曼卿

石曼卿磊落竒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
劉潜者亦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爲酒敵聞京師沙
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
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爲異人稍獻肴果
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

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
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見廬陵歸田錄

二

石曼卿一日謂秘演曰館俸清薄不得痛飲且僚友
攫之殆遍柰何演曰非久引一酒主人奉謁不可不
見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者高貲好義宅在朱家
曲爲薪炭市評別第在繁臺寺西房緡日數十千長
謂演曰某雖薄有貲產而身迹塵賤難近清貴慕師
交游盡館殿名士或游奉有闕無怪示及演因是携
謁之曼卿便令致宮醪十擔爲贄列醞於庭演爲傳
刺曼卿愕然問曰何人演曰前所謂酒主人者不得
已因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
其生粗亦詳雅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

久不一登其生離席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乞預
寵諭下處正與閣對容具之家蔬在閣迎候石因諾之
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生如期果陳具于閣
器皿餽核冠於都下石演立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
醉喜曰此游可紀以盆漬墨壘濡巨筆以題云石延年
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其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
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石雖大醉猶握筆沈慮
無其策以拒之遂日演演醉舞佯聲諷之曰大武生
捧硯用事可也竟不免題云牛某捧硯永叔後以詩
戲曰捧硯得金牛見湘山野錄

三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樂之聲其
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

爲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
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
嘗接士大夫也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
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
曼卿曼卿即衫帽往見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
者頭巾繫勒帛都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
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
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
九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各令擇五品
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粧服人
品皆艷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
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
盤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

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懵然愚駭殆不分
菽粟而奉養如此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
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
人往還雖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張乖崖

張乖崖少時任俠擊劍心隘六合將遺世仙去始與
逸人傅霖者同學霖隱不仕公中第日光顯散遣親
密四方求霖同學者三十年不可得嘗作憶霖詩寄
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歲罷成都轉寄
守宛上詔訟簡稀一日卧鈴閣有被褐騎蹇驢氣兒
高勝者叩門大呼曰尚書青州傅霖來闡史異之走
白公聞驚且喜倒屣出迎召吏責曰傅先生天下賢
士乃守尚不得友汝何人敢姓名乎霖即從容笑曰

別子一卅尚爾童心是豈知卅間有我耶公道舊且
問何昔隱今出霖日子將去矣來報子爾曰詠亦自
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而去後一月公薨于鎮云
乖崖事蹟滿卅咸謂公弄九霞酌天醴出入清都者
久矣及得傅霖事然後知其爲真仙無疑余謂若子
房於黃石公武侯於龐德公李藥師於虬鬚客顏魯
公於張志和李太白於賀知章少陵於司馬子微文
章跨古今功業蓋後卅者未嘗不遇寰宇外士摩發
激厲而後光華烜赫懍動千古者又豈特乖崖而已
卅不尚師友而聞道者鮮矣

西清詩話

邢惇

邢惇雍上人以學術稱於鄉曲家居不仕 真宗末
以布衣召對問以治道惇不對上問其故惇曰陛下

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 上悅除試四門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人乃見其勅與廢帝同束置屋梁間陳水記聞

張俞

康定間益州書生張俞嘗獻書 天子由是朝廷知其名然不喜仕宦常隱於青城山白雲溪時樞密使田況守成都日與詩曰深慙蜀太守不及採芝人又謂僚佐言曰斯人用之便作正言司諫不用之則嵩谷之病叟耳有文三十卷行於世 見雲齋新記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二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三

仙釋僧道

申國長公主

太宗第七女申國大長公主生不茹葷端拱初幸延聖寺對佛願捨爲尼 真宗即位遂乞削髮 上曰朕之諸妹皆厚賜邑築外館以尚天姻酬先帝之愛也汝獨願出家可乎申國曰此先帝之願也堅乞之遂允之進封吳國賜名清裕號報慈正覺大師建寺都城之西額曰崇真藩國近戚及掖庭嬪御願出家者若密恭懿王女萬年縣主曹恭惠王女惠安縣主九三十餘人皆隨出家詔普度天下僧尼申國俗壽止三十八尼夏十有六入滅

見湘山野錄

又

初申國長公主爲尼掖庭嬪御隨出家者二十餘人
詔兩禁送於寺賜齋饌傳宣各令作詩送惟文僖公
彭年詩尚有記者云盡出花鈿散寶津雲鬟初剪向
殘春因驚風燭難留世遂作池蓮不染身貝葉乍翻
疑軸錦梵聲纔舉誤梁塵從茲艷質歸空後湘浦應
無解佩人或云作詩之說恐非都下好事者能於鸛
鳩天曲聲歌之

呂先生

宿州天慶觀有神仙題詩二絕于五星門扉之上俗
傳云呂先生神篆其詩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
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
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內卷經鶴觀古壇槐影
裏悄無人跡戶長扃後爲人刮去墨迹猶存乃知非

常人書也

又

潭州士人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州乃於興化寺取齋曆視之果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頃年滕宗亮謫守巴陵郡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神氣清邁滕知其異人口占一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聞之撫然大笑而莫知所之

又

呂洞賓者多遊人間頗有見之者丁謂通判饒州日洞賓往見之語謂曰君狀兒頗似李德裕它日富貴皆如之謂咸平初與予言其事謂今已執政張洎家

居忽外有一隱士通謁乃洞賓名姓泊倒屣見之洞
賓自言呂渭之後渭四子溫恭儉讓讓終海州刺史
洞賓係出海州房讓所任官唐書不載索紙筆八分
書七言四韻詞一章留與泊頗言將佐鼎席之意其
末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爲二八泊年
六十四卒乃其讖也洞賓詩什人間多傳寫有自諫
云朝辭百越暮三吳袖有青蛇膽氣麓三入岳陽人
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又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
苻子鬼難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內煮山川之
句大率詞意多竒恠類此世所傳者百餘篇人多誦
之見楊文公談苑

養素先生

尚書郎李觀自言爲進士時往遊南岳道過潭州聖

亭買酒忽有一人荷竹奩持釘校之具徑至問觀曰
聞君將之南岳頗識養素先生蓋方否觀曰固將往
見之其人曰奉煩寄聲曰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
胎如何出得言訖徑出不顧觀至南岳訪方具道其
語方怒然驚異因問曰其人眉間得無有白誌乎觀
曰然方大驚嘆曰吾不遇此命也所謂劉海蟾者也
吾養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
吾道今聲聞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觀急回
訪於潭州已亡所在是年方卒

見東軒筆錄

劉道

晉公舊有園在保康門外園內有仙遊亭仙遊洞景
趣瀟灑有道士劉道相往來道作仙遊亭詩贈公云
屢上遊仙亭上醉遊仙洞裏杳無人他時鶴駕遊滄

海同看蓬萊島上春公莫曉其詩公南遷遁往見公於崖公方思其詩乃知道異人也與之泛舟海上而飲公曰今日之遊成子之詩意也見名賢詩話

華陰隱人

華山南有川廣袤數百里連山洞不知其極人有登蓮華峯絕頂俯瞰人煙舍屋相望四時常有花木疑靈仙之窟宅又云秦人避難者居此其後裔也開寶中有數人衣服異制出華陰市中人詰之曰我居華陰川因採藥迷路至此何所也後不知所詣或疑其地仙見楊文公談苑

峨眉山

太平興國七年嘉州通判王衮奏往峨眉山提點白水寺忽見光相寺西面瓦屋山上皆變金色有丈六

金身次日午間有羅漢二尊空中行坐入紫色雲中
見玉壺清話

曇穎機辯

錢子高明遠始中大科知潤州值上元於因勝寺法
堂設戲幄庭下方以花博遍髮嚴雅始新子高飭役
徒掘磚埋柱時長老達觀師曇穎者法辯迅敏度其
氣驕難諷但佯其語曰可惜打破八花磚錢猷之謹
不敢動

契嵩師

吾友契嵩師熙寧四年沒於餘杭靈隱山翠微堂火
葬訖不壞五物睛舌鼻耳毫數珠時恐厚誣以烈火
重煨煨之愈堅嵩之文僅參韓柳間治平中以所著
書曰輔教編携詣闕下大學者若今首揆王相歐陽

諸巨公皆低簪以禮焉王仲儀公素爲京尹特上殿
以其編進呈許附教藏賜號明教大師嵩童體完潔
至死無犯火訖張器不壞此節可高天下之士余昔
怪其累夕講談音若清磬未嘗少嘎及終方得其驗
嵩字仲靈藤州人詩類老杜楊公濟蟾收全集公濟
深伏其才荅嵩詩有千年猶可照吳邦之句在集

無名高僧

成都無名高僧者誦法華經有功雖王均李順兩亂
於蜀亦不敢害一旦忽一山僕至寺言先生來晨請
誦經在藥市奉候至則已在引入溪嶺數重煙嵐中
有一跨溪山閣所居也僕傳其語曰先生請師誦經
老病起晚誦至寶塔品願見報欲一聽至此品報之
果出野服藜杖兩眉垂肩但嘿揖焚香側聽聽罷遂

入不復出將齋以藤盤竹箸秫飯一盃杞菊數甌不
調鹽酪若羨甘露食訖僕持襯一鍤敬施之曰先生
寄語上人遠到山舍不及攀送遣僕送出路口因中
途問僕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於僧掌中書
思邈二字僧因大駭欲再往僕遽失之九山中尋三
日竟迷舊路歸視襯資皆良金也中五六金一半尚
鐵由茲一膳身輕無疾天禧中已一百五十歲長遊
都市後隱不見

羅真人

太平興國四年綿州羅江縣羅公山真人羅公遠舊
廬有人乘車往來山中石上有新轍迹深三尺餘盡
五色知州种士衡緣轍迹至洞口聞鷄犬聲見湘山

野錄

胡僧法調

西晉時有胡僧法調至洛陽見晉家宮闕嘆曰此正似堯率天宮但生死之力營建非道力所成耳將終與徒衆別謂之曰山河天下皆變滅而況人身而得久長但能專心清淨屏除三毒形數雖乖其會必同言訖而卒

佛經

佛經之入中國自竺法蘭摩騰二師以後漢明帝時暨至白馬寺首譯四十二章經歷晉及十六國南北朝暨唐皆有梵僧自五天竺來及華人之善竺音者迭相翻譯訖開元錄九大小乘經律論聖賢集共五千四十八卷至正元又別錄新經二百餘卷元和之後譯經遂廢 太宗太平興國初有梵僧法賢法天

施護三人自西域來雅善華音 太宗宿受佛記遂
建譯經院於太平興國寺訪得鳳翔釋清照深識西
竺文字因盡取國庫新貯西來梵夾首令三梵僧詮
擇未經翻者各譯一卷集兩街義學僧評議論難鋒
起三梵僧以梵經華言對席讀衆僧無以屈譯事遂
與後募童子五十人令習梵學獨得惟淨者乃江南
李王之子惠悟絕異盡能通天竺文字 今上即位
初陳恕建議以爲費國家供億願罷之 上以先朝
所留意不許訖今所譯新經論學凡五百餘卷自至
道以後多惟淨所翻也大中祥符四年譯衆上言請
如元正造錄詔令潤文官參知政事趙安仁與翰林
學士楊億同編修凡爲二十卷乃降賜 太宗所作
釋門文字令編其名題入錄安仁等及釋衆再上表

請御製釋門文章許之六年三月賜御製法音前集
七卷共論次其文理以附於先皇之次而冠於東土
聖賢集之首譯經院置潤文官嘗以南北省官學士
充中使一人監院事譯經常以梵僧後令惟淨同譯
經梵學筆受二人譯綴文二人評議二人皆選名德
有義學僧爲之

喻浩造塔

錢鏐曰釋迦真身舍利塔見於明州鄞縣即阿育王
所造八萬四千而此震旦得十九之一也鏐造南塔
以奉安俶在國天火屢作延燒此塔一僧奮身穿烈
焰登第三級持之而下衣裳膚體多被燒灼太平興
國初俶獻其地 太宗命取塔禁中度開寶寺西北
闕地造浮圖十一級下作天宮以葬舍利葬日上肩

鼻微行自安置之有白光由塔一角而出上兩涕其
外都人萬衆皆灑泣燃指焚香於臂掌者無數內侍
數十人願出家掃洒塔下悉度爲僧上謂近臣曰我
曩世嘗親佛座但未通宿命不能了了見之耳初造
塔得浙東匠人喻浩浩不食葷茹性絕巧先作塔式
以獻每建一級外設帷帟但聞椎鑿之聲凡一月而
一級成其有梁柱齷齪未安者浩浩周旋視之持槌撞
擊數十即皆牢整自云此可七百年無傾動人或問
其北面稍高浩浩曰京城多北風而此數十步乃五大
河潤氣津浹經一百年則北隅微墊而塔正矣塔成
而浩浩求度爲僧數月死世頗疑其異

見楊文公談苑

吳長文

吳長文博學通古今尤不喜釋氏其父卒不召僧不

作佛事居常閭巷細民與其父相往來者人贈二縑
子華爲長文作墓銘都不及之蓋子華信奉釋氏韓
魏公亦曰此事親之際尤爲難也

死後出家

熙寧中年王禹玉丞相奏亡妻慶國夫人鄭氏臨終
遺言乞度爲女真勅特許披戴賜名希真仍賜紫衣
號冲靜大師見倦遊雜錄

建寺

太平興國寺舊龍興寺也世宗廢爲龍興舍國初寺
主僧屢擊登聞鼓求復爲寺 上遣中使持劔以詰
之曰此寺前朝所廢爲倉教以貯軍糧汝何故煩瀆
帝庭朝命令斷取汝首仍戒之曰儻偃蹇怖畏即斬
之或臨刑無懼即未可行刑既訊其僧神色自若引

頸就戮中使以聞 上大感嘆復以爲寺官爲營葺
極於宏壯又修舊封禪寺爲開寶寺前臨官街北鎮
五丈河屋數千間連數坊之地極於鉅麗

西域僧覺稱

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覺稱來館於傳法院其僧通
四十餘本經論年始四十餘歲丁謂延見之嘉其敏
惠遣人送至予處與譯同來設茶果問之譯云入此
國見屠殺猪羊縣肉市肆甚不忍觀見此方人心頗
惡彼西土或一國人全不食肉予問能留此土否覺
稱云願至五臺謁文殊即還乃心思戀本國不樂居
此因索帑以竹筆作梵書橫行數十字請淨公譯云
誓首摧伏諸魔力我智者 本名 覺稱出家至今十九
臘渠臆偈句義能說後復作聖德頌以上文理甚富

上問其所欲但求金襴袈裟歸置金剛坐而已詔尚
方造以給之覺稱自言酤蘭左國人刹帝利性善畫
於譯堂北壁畫釋迦面與此方絕異

雲豁入定

吉州西峰寶龍院僧雲豁常入定歲餘一出大中祥
符三年 上遣中使趙履信取至闕下宣於北御園
舍中扁鐻之月餘始出定苦告求歸厚賜以遣之見
揚文公談苑

王中正

汀州王捷少商江淮間咸平初遇一人於南康逆旅
衣道士服儀狀甚偉後屢見之授其黃金術仍付以
神劍且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後佯狂叫呼上
饒市中配流嶺南逃歸京師檣登聞鼓自陳 上召

與語悅之命之官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劉承珪家承
珪上言數聞中正與人語聲如童子云我司命真君
也中正丞遷神武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常以藥金銀
獻上以助國費卒贈嶺南節度使謂之燒金王先生
建祠元寧院西至今御府猶有中正所獻金及鑪鉶
殘藥見圃水燕談

方士謁鍾弱翁

鍾弱翁

傳

帥平涼戎事有間延賓客一日有方士偕

衆道通謁幅巾衣白紵短不掩胷氣局廣深進退從
容中度從牧童牽黃犢立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
道人頗能賦此乎笑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牧童乃
擎牋放筆大書曰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
聲歸來飽飮黃昏後不脫蓑衣臥月明既去郡人皆

見方士擔兩大瓮長歌出郭迹之不見章質夫聞曰
瓮乃二口豈呂洞賓耶

見西清詩話

王參政

王參政伯庸得疾既委頓是夕有靈鶴十餘隻空中
嘹唳八月二十日夜三更月甚明時其弟純臣差知
亳州公人來迎候者皆以爲怪訝須臾聞宅中慟哭
群鶴遂散時人以謂伯庸當作仙官爾

日本僧

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
之僧不通華言善書札命以牘對云住天台山延歷
寺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王年二十
五大臣十六七人郡僚百許人每歲春秋二時集貢
士所試或賦或詩凡及第者常三四十人國中專奉

神道多祠廡伊州有大神或託三五歲童子降言禍
福事山州有賀茂明神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
經論語孝經爾雅醉鄉日月御覽玉篇蔣勣歌老列
子神仙傳朝野僉載白集六帖初學記本國有國史
秘府略日本記文館詞林混元錄等書釋氏論及疏
抄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數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
華言國中多習王右軍書寂照頗得其筆法 上召
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復館於上寺寂照
願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三司使丁謂見寂照甚
悅之謂姑蘇人爲言其山水竒見寂照心愛因留止
吳門寺其徒不願住者遣數人歸本國以黑金水瓶
寄謂并詩曰提携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并斟殘月
春爐釋夜澌都銀難免侈萊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

寄君應可知謂分月俸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持戒
律精至通內外學三具道俗以歸向寂照東遊予遺
以印本圓覺經并詩送之後寄書舉予詩中兩句云
身隨客槎遠心與海鷗親不可忘也圓覺固日不暫
舍云後南海商人舩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寂照書
稱野人若愚書末云嗟乎絕域殊方雲濤萬里昔日
芝蘭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歸雲不報心懷非便風
不傳音問人生之限何以過之後題寬弘四年九月
又老大臣藤原道長書略云商客至通書誰謂宋遠
用慰馳結先巡禮天台更可攀五臺之遊旣果本願
甚悅甚悅懷土之心如何再會胡馬猶向北風上人
莫忘東日後題寬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源從英書
略云所諮唐曆以後史籍及他內外經書未來本國

者因寄便風爲望商人重利惟載輕貨而來上國之風絕而無聞學者之恨在此一事末云分手之後相見無期生爲兩鄉之身死會一佛之土書中報寂照俗家及墳墓事甚詳悉後題寬弘五年九月九三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及紙墨尤精左大臣乃國之上相治部九卿之列

見楊文公談苑

郭忠恕

郭忠恕字恕先以字行能屬文善史書周廣順中累爲周易博士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復仕多遊岐雍宋洛間縱酒逢人無貴賤常口稱貓遇山水佳處絕糧數日不食盛夏暴於日中體不沾汗窮冬大寒鑿河冰而浴溶傍冰澌皆釋太宗召授國子監主簿

縱酒自肆謗讟時政 太宗怒決杖配登州行至齊
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拮地窟才容面而卒
遂藁葬於道左後數日有取其尸改葬視之空空若
蟬蛻然

許旌陽家田夫

洪州西山有異人于大夫婦出入山中相傳許旌陽
家田夫也旌陽使出取米及歸拔宅昇仙矣遂止爲
地仙于大有詩云自從明府升仙後出入塵寰直至
今不是藏名渾時俗賣柴沽酒貴安心妻寄于大詩
曰昨日因行過翠微醮壇風冷杏花稀碧桃爲我傳
消息何事人間去不歸至今有見之者

朱池寺僧

余往歲侍親睦州壽昌縣朱池寺寺僧卒方數日其

弟子出卒前一日手寫一頌云孤燈寂寂夜堂深寒
雨瀟瀟響竹林大底浮生只如此不須哀怨動悲音
字甚端謹斯亦異矣

見李希声詩話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三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四

仙釋僧道

趙自然

趙自然太平州人夢一人綸巾素袍鬚髮班白自云
姓陰引之登山曰汝有道氣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
栢枝令啗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又夢老人教以篆
書數百字寤記之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天篆也
乃道家符籙耳 太宗召賜道服後因病食穀如故

神仙二事

神仙之說傳聞固多予之目覩者二事供奉官陳允
任衢州監酒稅日允已老髮禿齒脫有客候之稱孫
希齡衣服甚縑縷贈允藥一刀圭令揩齒允不甚信
之暇日因取揩上齒數揩而良久歸家家人見之皆

笑曰何爲以墨染鬚允驚以鑑照之上鬚墨如漆矣
急去巾視童首之髮已長數寸脫齒已隱然有生者
予見允時年七十餘上髯及髮盡黑而下髯如雪又
正郎蕭渤白波輦運至京師有黥卒姓石能以瓦石
沙土手按之悉成銀渤厚禮之問其法石曰此真氣
所化未可遽傳若服丹藥可呵而變也遂授渤丹數
粒渤餌之取瓦石呵之皆成銀渤乃丞相荆公姻家
是時丞相當國予爲宰士目覩此事都下士人求見
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纔去渤之術遂無驗
石齊人也時曾子固守齊聞之亦使人訪其家了不
知石所在渤旣服其丹亦宜有補年壽然不數年間
渤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佛牙

熙寧中余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余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乃齋潔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墮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着牀榻摘然有聲復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予到京師盛傳于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迹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吳僧文捷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竒迹甚多能知宿命然罕與人言予群從爲知制誥知杭州禮爲上客遇嘗學誦揭帝呪都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呪何故闕一句旣而思其所誦果少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

一日齋心往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爲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爲地下職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楊樂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當衣裘經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曾夢楊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爲學士而丁母喪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文捷忽使人與予言此時文通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文捷驚曰公大期此日何用更來宜即速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徧別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文捷與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捷常持如意輪呪靈變尤多瓶中水呪之則湧立畜一舍利晝夜常轉於琉璃瓶中捷行道遶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士人卽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以舍利捷遂與之

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瓶耳忠厚齋戒延文捷
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蟲也
試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予愛之持以
見歸予家至今嚴奉蓋神物也

金剛題誌

郢州漁人擲網於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
長尺餘圓直如斷豚細視之乃羣小蛤鱗次相比綢
繆鞏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
造金剛題誌甚詳字法竒古其末云醫博士聶比陽
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
尾略無露漬爲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
其書蛤筒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視之孝源
因感經像之聖異施家財萬餘緡寫佛經一藏于郢

州興陽寺特爲嚴麗

鴈蕩山老人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號通照大師爲秀州副僧正
因遊温州鴈蕩山自大龍湫回欲至瑞鹿院見一人
衣布襦行澗邊身輕若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
疑其異人乃下澗中揖之遂相與坐於石上問其氏
族間里年齒皆不荅鬚髮皓白面色如少謂道親曰
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
天子此藥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責宜善保守乃探
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親曰龍壽
丹也欲去又謂道親曰明年歲當大疫吳越尤甚汝
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勉修善業當免此患探囊中
取一栢葉與之道親即時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

吾藥至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去南方大疫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親殊無恙至元豐六年夏夢老人趣之曰時至矣何不速詣闕獻藥夢中爲雷霆駭逐惶懼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謁假入京詣尚書省獻之執政親問以爲狂人不受其獻明日因對奏知上急使人追尋付內侍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幹當御藥院梁從政持御香賜裝錢百千同道親乘驛詣鴈蕩山求訪老人不復見乃於所遇處焚香而還先帝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但預示服藥兆耳聞其藥至今在彰善閣當時不曾進御

廬山錢文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

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建一舍令門人陳若拙董作發地忽得一甌封鑄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惟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爲異至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真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召本觀主首推詰其詳審其無僞乃以其錢付廖維表獻之

見筆談

趙抱一

秦州趙抱一者初嘗牧牛田間一夕有人叩門召之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抱一駭莫能測會巡檢過其下聞樂聲以爲羣盜懼集令呼民梯山而上至則無

所覩唯抱一獨在援以下之自是不食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卅角詔賜名爲道士

見談苑

賀蘭捷真

賀蘭捷真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自言百餘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徃徃不食或時縱酒游市屢啖腐肉數斤後召至闕下 真宗賜之以詩

出范蜀公蒙求

禮法師

明州天台教主禮法師高僧也聚徒四百衆以徃生淨土訣勸衆修行晚結十僧修三年懺燒身爲約楊大年慕其道三以書留之云億聞我師比修千日之懺特捨四大之軀結淨社之十僧生樂邦之九品竊曾具懇冀徇羣情乞住世以爲期廣傳道以興利願希垂諾冀獲瞻風後禮師終不諾又詒書杭州天竺

式懺主託渡江留之億再拜昨爲明州禮教主宏發
願心精脩懺法結十人之淨侶約千日之近期決取
樂國之往生並付火光之正受再懷景重切欲勸留
誠以天台大教宗師海國羣倫之歸嚮傳演秘詮之
學增延慧命之期冀期住世之悠長廣作有情之饒
益遂形懇請罄叙誠言得其報音確乎不奪慮喪人
天之眼目孰爲象季之津梁懺主大師同稟哲師並
化本國可願涉錢塘之巨浪造鄞水之淨居善說無
窮宜伸於理奪真機相契須仗於神交是年誕節懇
永興寇相國薦紫服留之馬副樞知節請大年撰其
父全又神道碑潤筆一物不受止求薦一師號馬樞
奏臣以楊某爲先臣撰碑况辭臣潤筆國之常規乞
降聖旨俾受臣所贈 真宗召大年問之因得以其

事言

真宗深加嘆重謂大年曰但傳朕意留之住世若師
號朕與之潤筆卿宜無讓遂賜號法智大師住世七
年方入滅錢希白碑其異於塔

光梵大師

譯經鴻臚少卿光梵大師惟淨江南李王從謙子也
通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慶曆中朝廷百度例務
減省惟淨知言者必廢譯館不若預奏乞罷之臣聞
在國之初大建譯園逐年聖節西域進經合今新舊
何啻萬軸盈函溢屋佛語多矣又况鴻臚之設虛費
祿廩恩錫用給率養尸素欲乞罷廢 仁宗曰三聖
崇奉朕焉敢罷且又驟貢所籍名件皆異域文字非
鴻臚安辨因不允未幾孔中丞道輔果乞廢罷上因

出惟淨疏示之方已景祐中景靈宮鋸傭解木木既分中有虫鏤紋數十字如梵字傍行之狀因進呈

仁宗遣都知羅崇勳譯經潤文使夏英公疎詣傳法

院特詔開堂導譯凡聖節譯經即謂之開堂冀得祥

異之語以識國獨淨焚天香導譯踰刻方曰五竺無此字不通辯譯左璫恚曰諸大師且領聖意若稍成文譯館恩例不淺而英公亦以此意諷之淨曰某等幸若蠹紋稍可箋辨誠教門之殊光恐異日彰謬妄之迹雖萬死何補二官竟不能屈遂寫奏稱非字惟淨皇祐三年入滅碑其塔者此二節特不書惜哉見

湘山野錄

趙山人

趙山人景趙昂學士親弟愚熟識之善導引煉藥向

為東陽簿弄官歸似有所遇年八十餘落魄在塵中
未嘗騎馬遠近携一拄杖而去皇祐初至虞城旅邸
翹一足坐于床倚杖而終其屍不壞于今在虞城尼
寺中安厝

謝仙火

歐陽永叔侍郎說永州有一亭為火所燒獨存一柱
柱根下倒刻三字云謝仙火好事者問何仙姑何姑
永州之異人也仙姑曰此雷部中有姓名夫婦二人

所長纔三尺潔白如玉其名謝仙主行火者見趙康
靖公見聞錄

行火真君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游殿既而大內火
遂遷於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火遷於洞真洞真

又火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遂又遷於
景靈而官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輒火景
靈必不免願遷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
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黃覺

黃覺善詩梅昌言出鎮并州覺贈詩曰五馬雍容出
鎮時都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朝
受聖知帳下軍容森劔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籠古
戍黃榆暗雪滿長郊白草衰出去暫閑貔虎幕歸來
須占鳳凰池鬚間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不遲梅
雅自修飾容狀偉如得詩大喜之覺仕宦不遂嘗送
客都門外至則客已遠不及旅舍中見一羽士在側
因取所携酒炙呼道士共飲食之既罷道士舉盃搯

水寫呂字覺始悟其爲呂洞賓也道士又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道士出懷中大錢七其次十又三小錢曰數不可益也予藥可數寸許告曰歲旦以酒且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以是歲終

見劉貢父詩話

許昌齡

潁陽石唐山一峯特峙勢雄秀獨岐遙通絕頂有石室邢和璞筭心處也治平中許昌齡者安世諸父蚤得神仙術杖策來居天下傾焉後遊太清宮時歐陽文忠公守亳社公生平不肯信老佛聞之邀致州舍與語豁然有悟贈之詩曰綠髮青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齋坐覺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公集

中許道人石唐山隱者皆昌齡也一日公問道許告以公屋宅已壞難復語此但明了前境猶庶幾焉且道公昔遊嵩山見神清洞事公默有所契語秘不傳後公歸汝陰臨薨以詩寄之石唐仙室紫雲深潁陽真人此筭心真人已去升寥廓歲歲岩花自開落昔公曾爲洛陽客偶向岩前坐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絕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公又嘗手書昌齡詩南莊相對北莊居更入深山十里餘幽路每尋樵徑上真心還與世情踈雲中犬吠流星過天外鷄鳴曉日初昨日有人相問訊旋將落葉寫回書讀此想見其人矣神清洞世固詳其事而昌齡尤瑰異信公真神仙中人也

西清詩話

僧無夢

有僧法名無夢自云鄱州人多教化村落間手持一木牌上書詩二首一云身為車兮心為軛車動軛隨何計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荆與棘二云身為客兮心為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康寧精神管定隨君去後至封丘縣富固村曰此一片地可以寄吾身乃坐化去

名賢詩話

黑殺將軍

開寶中有神降於終南道士張守真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殺將軍與玄武天蓬等列為天之三大將言禍福多驗每守真齋戒請之神必降室中風肅肅然聲如嬰兒獨守真能曉之 太祖不豫驛召守真至闕下館于建隆觀令下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鎖開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復降 太祖以其妖將加誅

會晏駕 太宗即位築宮於山陰將塑像請於神神
曰我人形怒目被髮騎龍按劍前指一星如其言造
之六年宮成封神爲翊聖將軍每歲春秋遣中使祈
醮立碑記其事守真時來京師得召見至道三年春
太宗弗豫召守真至令爲下神守真屢請神不降
歸纔至而卒後數日宮車晏駕此事異也 楊文公談
苑

正覺禪師

僧本逸俗姓彭氏福州閩人也幼不茹葷九歲出家
年十五辭普度恩不受後四年以試經中游方至廬
山依開元寺暹禪師一日入室舉達磨傳法偈於此
頓悟住饒州薦福院凡十五年學徒寢盛至元豐六
年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賜以紫衣號正覺禪師

自王公至士庶皆敬慕之於紹聖三年六月中升堂
舉手示衆曰撒手那邊千聖外迴頭堪作火中牛衆
莫之測翌日沐浴更衣升坐集衆而逝衆乃號呼曰
師慈爲人今日何不留一言而去須臾師復開目伸
手索筆作頌曰七十四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線
鐵牛勃跳過新羅撞破虛空七八片遂擲筆於地復
儼然而逝方暑經三日體色不變都人敬禮者雲集
衆乃葬師於東郊之塔

張乖崖

乖崖公在蜀設厨割羊及百口具毛角召行人估賣
納錢送一僧院令與羊子轉經有一學禪僧得錢來
謝公與之坐且曰微僧自來不轉經昨日亦爲羊子
轉經兩卷公厲聲曰和尚轉則便轉和尚如了得便

莫轉爲甚恰爲羊子轉呵起之公動不容佞皆若此類

二

非崖公言未及第時至鄭州有一山人氣貌甚古同宿旅中與之語皆塵外之事問不言姓氏自稱神和子而已質明爲別語吾云異日相會于西川吾稍異之昨因患頭瘡未損蒙 聖恩差入內侍省高班羅自賓到川奉傳 聖旨撫問鄉治郡不易頭上瘡子痊否某感 君父至恩遂於龍興觀設醮乞保殘軀畢期報國是夕吾坐寐中夢疇昔神和子謂吾曰頭上瘡公勿疑不是死病及覺語與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鄭韶州處士贈神和子歌索而閱之益異其事乃建大閣上下十四間號曰仙遊閣吾故曰

神仙旣便於西遊士庶不妨於登覽其歌先在觀內
五靈院刻石存焉

三

乖崖公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
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
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
顧詳欵似有欽歎之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
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
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
此且居某之上座邪兼濟云無它長惟每歲遇禾麥
熟時以錢三萬緡收余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
之際粟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
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

即索公裳令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嗚呼古先聖賢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霈然莫之能禦而公
以夢中所得屈已於一封部中人夫豈詐善以要譽
哉欲使人知神明有以勸察而不敢私耳然則公之
所積又當如何二公名字固在仙籍而黃君後裔繁
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建炎四年十一月一日
開封劉靖子直書於妙嚴院有樂道積善者爲我刻
板以廣其傳冀其聞黃氏之風而悅之者推賞善救
物之心膺天道好還之德神明共喜福壽無量豈曰
小補之哉

見忠定公語錄

風和尚

邢州開元寺僧法明落魄不檢嗜酒好博每飲至大
醉惟唱柳永詞由是鄉人莫不侮之或有召齋者則

不赴有召飲者則欣然而從酒酣乃謳柳詞數闕而後已日以爲常如是者十餘年里巷小兒皆目爲風和尚一日忽謂寺衆曰吾明日當逝汝等無出觀吾往焉衆僧笑曰豈有是哉翌日晨起法明乃攝衣就坐遽呼衆曰吾往矣當留一頌而去衆僧驚愕急起以聽法明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揚柳岸曉風殘月言訖跣趺而逝衆嘆異之因以厚葬焉

僧惠圓

僧惠圓俗姓干氏開封酸棗人也本田家子幼出家於本邑建福寺禮德光爲師性椎魯寡語言衆以奴隸畜之然執勤不懈久之主僧乃爲出錘鬻度牒俾爲僧居數歲乃辭師出遊師初不許已而諾之惠圓

幼依佛教未嘗知有禪宗故聞南方禪刹甚盛乃詣
江州東林欲學其道既至而惠圓舉止山野辭語鄙
俚貌極不揚衆莫不指以爲笑一日乘間問其衆曰
如何是禪衆見其愚戇戲謂之曰樹間鳴者乃禪也
惠圓不悟其旨已遂面壁深思至於骨立後數月出
行殿庭間忽足顛而仆起乃釋然有悟乃謂一行者
曰吾不習筆硯欲以一頌汝能書乎爲我題之壁間
行者笑而許之其辭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
合消頭上笠腰下包一輪明月杖頭挑翌日徑離東
林後長老法總因過惠圓留題之所驚謂左右曰誰
作此頌一人前白曰向一村僧題之於此法總曰又
被這漢打了一竅乃迹其所往莫能知之後紹聖間
有鄉人見之於餘杭視其容貌無驚人處真得道之

士也見雲齋新說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四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五

休祥夢兆

苗訓

苗訓仕周爲殿前散負學星術於王處訥訓從

太祖北征處訥預語訓曰庚申歲初太陽躔亢在亢於德剛其默乃龍恐與太陽並駕若果然則聖人利見之期也至庚申歲旦太陽之上復有一日衆皆謂目眩以油盆俯窺果有兩日相磨盪即 太祖陳橋起聖之時也初夢持鏡照天列宿滿中割腹納之遂通星緯之學 太祖即位樞密使王朴建隆二年辛酉歲撰金雞曆以獻上嘉納之改名曰應天曆御製曆序處訥謂所知曰此曆更二十年方見其差亦有知之者吾不得預焉興國六年辛巳吳昭素直司天

監果上言應天曆大差 太宗詔修之 太宗善望
氣一歲春晚幸金明回蹕至州北合歡拱聖營兩大
下時有司供擬無雨仗因駐蹕轅門以避之謂左右
曰此營他日當出節度使兩人蓋二夏昆仲守恩守
贊在營方卅後侍 真廟於藩邸當龍飛二公俱崇
高後守恩爲節度使守贊知樞密院事終於宣徽南
北院使

周克明

景德三年有巨星見於天氏之西光芒如金丸無有
識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周
伯語曰其色金黃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而昌又
按元命包此星一曰德星不時而出時方朝野多歡
六合平定鑾輿澶淵凱旋萬域富足賦歛無橫宜此

星之見也克明本進士獻文於朝召試中書賜及第

畢文簡

真宗尹京畢士安爲府判沉毅忠厚中書將有簽除
太宗令輔臣歷選不稱旨而李沆必欲用寇公上曰
準少年進用才銳氣浮爲朕選河朔有重德稀姓者
處其中而鎮之近臣少喻上意方以畢公進之上果
喜遂用參大政時利用爲樞相寇曹二人者一時酒
後徃徃凌詬於席公處其間嘗溫容以平之不踰月
與寇俱平章事歲餘果負重望 太宗謂李沆曰朕
固欲相士安者頃夢數神人擁一紫綬者令拜朕曰
非久當相陛下夢中熟視之乃士安也

見玉壺清話

鞏彥輔

長沙北禪經室中懸觀音印像一軸下有文乃故待

制王元澤撰鏤板者乃邵倅關蔚宗其文曰都官鞏
彥輔郎中嘗厲云初夢兩緋衣召入一大府嚴甚有
紫衣當按者曰此王也置廡下授以沙盆剔囚目使
研之餘斷腕截耳不可數或恐懼失便溺少頃一官
至呵鞏解衣鞏以有官無罪官怒曰此治殺生獄豈
問官耶鞏窘呼觀音囚者皆和而殘者完繫者釋俱
出鞏亦出乃蘇余友吳居易與鞏同官開封府言鞏
性朴直不局於獄以故或忤在勢者云

朱正基

寶元元年朱正基駕部知峽州即江陵內翰昂之子
一夕夢一吏自云城隍神遣某督修夷陵縣廨宇願
速葺不宜後時朱不甚爲意連三夕夢之方少異焉
因語同僚亦盡異之然亦未加修葺明日報至歐陽

永叔謫授夷陵報吏云已及荆門朱感其夢待之特異將入境率僚屬遠郊迓之歐公臨邑亦以遷謫自處益事謙謹稟白皆斂板於庭州將長伺之俟入門先抱笏降于階至滿仕不改前容歐公親語其事於其孫集賢朱初平學士焉

見玉壺清話

張乖崖

乖崖公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筆陣成功賦蓋 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成卧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夫何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選胡旦爲狀元公憤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搏趨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鑑一見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譬猶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

三朝卷四十五
三
火起坐客無柰惟賴子滅之然祿在後年此地非棲
憇之所乖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學道
果後二年及第於蘇易簡榜中希夷以詩遺之曰征
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
却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兩入蜀定王均李
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妖蠱之叛至則
平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閑地朝廷終不允因
腦邊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二

張乖崖成都召還臨行封一紙付僧文鑑大師者上
題云請於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後至祥符八年
當是歲也時凌侍郎知成都文鑑至是日特見凌公
曰先尚書向此以囑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乞公

開之洎開乃所畫野服携筇黃短褐一小真也凌公
竒之於大慈寺閣龕以祠焉蓋公祥符七年甲寅五
月二十一日薨開真之日當小祥也公以劔外鐵緡
輜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一界換之始祥
符辛亥今熙寧丙辰六十一載計已二十二界矣雖
極智者不可改

王慶之

僕射相國王公至道丙申歲爲譙幕因按逃困飢而
流亡者數千戶力謀安集疏奏乞貸種粒牛糧懇訴
甚苦朝廷悉可之一夕次蒙城驛舍夢中有人召公
出拜空中紫綬象簡者兒度凝重如牧守赴上之儀
遣一綠衣卅童謂公曰以汝有憂民心上帝嘉之賜
此童爲宰相子受訖即寤殆曉慙食於楚靈王廟作

詩誌於壁是夕夫人亦有祥兆而娠焉後果生一子
即慶之是也器格清粹天與文性未十歲公已貴蔭
爲奉禮郎耻門調止稱進士或號棲神子惟談紫府
丹臺間事有古木詩不逢星漢使誰識是靈槎祥符
壬子歲謂所親曰上元夫人命我爲玉童只爲吾父
未受相印受則吾去矣不數日公正拜慶之已疾公
憶丙申之夢默不敢言不踰月慶之卒年十七 真
宗聞其才矜恤特甚命尚官就宅加贈祿詔賜進士
及第焚誥於室

張密學

張密學 秉 知冀州日一巨盜劫民之財復亂其女賊
敗得贓將就戮其被盜父母以不幸之甚泣訴於公
公忿極俾設架釘其門凡三日醢之議者頗快焉後

旬年忽感痼疾一日方午劇發夢中使至宅急宣公力疾促轡至禁門中人引至便殿垂箔立軒陛久之隔箔厲聲曰爭得非法殺人公認其聲乃真宗也不知其端不敢奏辨斯須又曰張秉爭得非法殺人公方奏曰臣束髮入仕遵謹憲章豈止丹筆書極典雖一笞扑亦覆覈精審上曰卿自與本人對辨引於殿西南隅啓一獄扉囚繫萬狀始悟非人世也引一鐵鉞罪人血肉淋漓肢節星散泣訴於公曰汝用非法殺我支體零散奈何永無受托之所公方認冀賊也詎之曰汝所犯豈止一死耶糜萬軀亦不足塞其父母之耻敢將更有訴乎旁有一胥容服謹嚴視之乃秉從事河陽日一幕典遇公甚勤低容曰五刑自有常典亦不得憾其訴公曰其將奈何吏曰幸公之

筭未盡暫經誤至此爾但遣俾之託生可却還公怖
且窘叩其遣之之術於吏曰吾念與子有河陽之舊
吏曰功力之大無如法華經焉但志誠許之公遂許
歸日召僧誦百部以至添及千部囚亦不捨公愈怖
吏又曰不必多爲其持誦之法但貴長久日請一僧
誦一部許終其身乃可遣公如其說許之果沒不見
殆三日神方還觀始覺乃日召一僧誦一部至薨未
常一日廢闕

錢惟冶

錢惟冶字和世初鎮四明嘗夢神人披金甲自稱西
岳神謂曰公面有政文即擁土培之後領華州節鉞
二十年

王處訥

太宗欲知古高僧事贊宣撰僧史略十卷進呈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天監王處訥推其命孤薄不佳如三命星禽略祿壬遁俱無壽貴之處謂宣曰師生時所異者止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土俟王在戶否宣曰母氏長謂某曰汝生時方卧草錢文穆王元華往臨安縣拜坐至門雨作避於茅簷甚久始浣浴襁籍徘徊方去見湘山野錄

二

王處訥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其家煮洛河石爲麪以食之又嘗夢人持巨鑑衆星燦然滿中剖其腹納之後遂通星曆之學特臻其妙依漢祖於太原開國爲尚書博士判司天監事周祖素與處訥厚善舉兵向闕以物色求之得之甚喜因言及劉氏柝短事處

訥曰漢氏歷數悠遠蓋即位之後專以復讎殺人及夷人之族結怨天下所以社稷不得長久周祖蹶然嘆息適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待旦加戮遽命置之逢吉已自縊死但誅銖餘悉全活國初歷司農少卿直拜司天監有子熙元今爲司天少監

見楊文公談苑

陳洪進

陳洪進與張漢恩爲劉從効左右將有沙門行雲者若狂人自福州來洪進供僧有禮行雲語洪進曰汝當爲此山河主不出此歲我且歸長樂秋後至此時建隆二年也是春從効卒子紹錡典留務至秋洪進經紹錡將召越人執送金陵漢恩爲留後自爲副使漢恩老且懦洪進實專郡政行雲果來謂洪進曰凡世報前定但人有千錢之祿不可以圖之况將相

之位豈能力取今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王者不死豈能害君哉當須坦然任運他日善終牖下子孫蕃盛苟懷疑殺人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後廢漢恩幽于別墅諸子屢勸除之終不許漢恩竟以壽終行雲禿首而不衣僧服嘗服紫皂揆袂束帶懸銀魚爲飾館於州廨十餘年忽謂人曰陳氏當有五侯之象去此五年後有戎馬千萬衆前歌後舞入此城喜而不怒未知何故也懇求出舍外宅洪進次子文顯收漳州將歸宣行雲曰吾不及見矣遂沐浴右脇而逝語館人曰過三日乃得棺歛明日文顯至亟哭之行雲遽起坐執手談至暮乃入滅泉人疑所管二州何以容五侯當克取汀建以自益耳後洪進來朝獻其地改鎮徐州文顯通州團練使文顯文顯